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6nB185

浮石禪師語錄

明 通賢說　行浚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史大成敘
    - 譚貞默序
    - 錢謙益序
  - 跋
  - 目次
  - 嘉興府平湖縣青蓮禪寺語錄
  - 蘇州府吳江報恩禪寺語錄
  - 揚州府海門廣慧禪寺語錄
  - 寧波府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 秀州棲真寺語錄
  - 常州府宜興善權寺語錄
  - 蘇州府嘗熟福城禪寺語錄
  - 小參
  - 入室
  - 問荅機緣
  - 勘辨垂代
  - 代古
    - 代古
    - 續語四則
  - 拈古
  - 頌古
  - 法語
    - 天植駱居士五十懸弧之辰作佛事薦其先嚴請說
    - 示鈍斧禪人
    - 金沙眾居士以念佛米供齋求法語
    - 徹空上人持卷乞法語
    - 示監收
    - 示潤芳
    - 回山示眾
    - 示新戒
    - 解期示眾

- 偈贊
  - 古林寺募糧
  - 十二時
  - 山中四威儀
  - 示鑒可禪人
  - 觀音大士
  - 達磨
  - 壽亭侯
  - 天童密和尚像贊
  - 邵先生遺真
  - 冶堂孫居士小像
  - 一空禪師小像
  - 湘南居士乞題行樂
  - 明湛法師像
  - 俞秋來小像
  - 白齋律師像
  - 先老和尚贊
  - 巖芝師小像
  - 護法鎮府楊公像贊
  - 侍者純素為師祖洞然請題像贊
  - 雲停耿居士像
  - 見月律師像
  - 雲山居士像贊
- 自贊
  - 孤卓首座請
  - 範圍首座請
  - 無奇西堂請
  - 均實監院請
  - 拳石都監請
  - 山衣書記請
  - 古余書記請
  - 祖田知客請
  - 碧岑禪人請
  - 玉田知客請
  - 雪屏知客請
  - 白菴維那請
  - 楚雲西堂請
  - 孤巖副寺請

- 古天知藏請
- 松源書記請
- 蠱門書記請
- 白嶠西堂請
- 育焉知客請
- 佛階書記請
- 雪岑書記請
- 法喜長老請
- 演教退長老請
- 鈍斧禪人請
- 雪衣知客請
- 靈常書記請
- 五空侍者請
- 大圓書記請
- 了幻知客請
- 法音侍者請
- 寄菴首座請
- 佛杲後堂請
- 其生書記請
- 梵點知藏請
- 慎獨監院請
- 竺堂後堂請
- 石丰維那請
- 大育知事請
- 履冰知客請
- 用中知客請
- 文瑞侍者請
- 曉宗侍者請
- 陳羽翀居士法名行岑請
- 疊山西堂請
- 頑衲知藏請
- 純素教授請
- 蹈先侍者請
- 慧曉知藏請
- 周公魯居士請
- 若雷知藏請
- 梵音禪人請
- 默化禪人請

        - 天籟禪人請
        - 恒悟禪人請
        - 雪苔副寺請
        - 石門維那請
    - 佛事
    - 雜著
        - 報恩齋單引
        - 禪智齋單引
        - 題十八羅漢圖
        - 題成岵吟尊慈王宜人節孝
        - 題錢聖月所居[、/(、*、)]厂
        - 題崔曰可家藏東洲先生墨蹟
        - 和勝因禪師拄杖子
        - 牧牛
        - 善權寺齋單
        - 掛鐘板
    - 行實
    - 詩偈(共計一百六十二首)
        - 五言四句(計十三首)
            - 龍池十景
                - 禹門橋
                - 娑羅樹
                - 中龍池
                - 分賓嶺
                - 白雲巖
                - 避暑窟
                - 試心石
                - 憑虛閣
                - 伏虎石
                - 玉昜臺(玉陽本名預昜以日出先炤得名因字音相似遂誤為玉)
            - 丁堰往如皋
            - 大林五旬
            - 送白巖
        - 五言八句(計十三首)
            - 賦莖蘧庵
            - 次荅藍田叔(用古韻)
            - 留別松陵眾居士

- 侍師過虎溪
- 宿雲岫庵遇雪
- 過祇園庵
- 過青螺庵
- 送鼓峰之徑山
- 師住三仙眾以詩賀次韻酬之
- 賦得有約不來過夜半
- 寄族兄
- 次詹叔臧居士
- 秋雨赴請

- 七言四句(計七十三首)
  - 山居
  - 夏日送雪竇和尚還山
  - 次佛慈禪師蜜蜂五韻
  - 贈既明禪人
  - 贈慧幢禪人
  - 送德合省親
  - 落梅
  - 登煙雨樓
  - 登軍山
  - 贈雪爐
  - 贈百峰
  - 天台老僧乞偈
  - 體素乞偈壽乃師圓朗五旬
  - 示慈音
  - 送聚之遊黃山
  - 送一拙歸徑山
  - 送初弟之吳門
  - 送林野和尚赴請
  - 送僧
  - 荅偶僧居士戲題蝴蝶入窗
  - 扇語
  - 示熙凡居士
  - 示永侯居士
  - 詠萱花
  - 示本源居士
  - 贈勇蓮老禪師
  - 示習之顧居士

- 示玄穎朱居士
- 七言八句(計六十二首)
  - 日中食
  - 樹下宿
  - 糞掃衣
  - 腐爛藥
  - 參金粟本師密老和尚
  - 隨師入閩赴黃檗山次葉臺山太師韻
  - 天童十二景
    - 太白峰
    - 龍隱潭
    - 萬松關
    - 玲瓏巖
    - 活眼泉
    - 獅子柏
    - 萬工池
    - 清關橋
    - 缽盂峰
    - 鎖翠亭
    - 祖印崖
    - 問水石
  - 即事
  - 友人過訪
  - 客舟夜雨
  - 送僧之越
  - 送僧入山
  - 送雲藏住山
  - 送等杲住徑山
  - 寄講師
  - 荅可參座主
  - 過尹山禮永隆禪師塔追次皇明太祖韻
  - 西園赴約
  - 偶僧居士以詩章見惠書此荅之
  - 贈明巖大師
  - 示講主
  - 次韻荅叔鼎沈居士
  - 輓夾山林皋和尚
  - 輓福嚴費和尚

        - 輓永泰模公法侄
        - 張公洞
        - 玉女潭
        - 仲春大雪
        - 荅太平庵同塵禪人
        - 荅聖月錢居士送入天童之作即次原韻
        - 過芙蓉莊訪錢牧齋太師
        - 贈劉啟明居士
        - 贈髻珠嚴公
        - 寄湛淵耆德
        - 贈醫士
        - 山居
        - 除夕
        - 遊善卷洞
        - 善權寺志感(有序)
        - 題古仙庵
        - 贈楊總戎
        - 荅南廣和尚遣候次來韻
        - 壽人六十
        - 壽人七十
        - 題眼鏡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浮石和尚語錄敘

昔張文定謂：三代以下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英靈漢子盡歸釋氏，舉馬祖、坦然、丹霞輩以實之。張無盡賞為名言。然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諸方說禪浩浩，徒以組章織句為工，其去經生家掇拾餖飣詫為洙泗淵源者，何殊燕乙也？

夫五宗之盛，莫如臨濟，自應菴華、密菴傑諸老而降，一條白棒直接人天，大用大機、實心實行，舍密雲老漢外，寥寥不少。概見近則首服膺報恩浮老和尚，蓋其天懷日朗、道氣風疏，早歲餐糲蘸鹽，神枯形瘠，發甘死禪席之願，入定終日如寸香頃，脫白未幾，固已人法雙忘矣。後從七女尸陀林有省，旋於殿角薰風公案打失鼻孔，得大休歇、得大解脫，覺從前陳爛葛藤看破都只尋常。密老人猶未輕相印可，復取靈苗、根本二語俾作義理禪論，直至表裏洞然、手口無礙，始有「隨處開堂，代余為眾」之記莂。其間啐啄同時、鍼芥相取，真不啻古人拽倒繩床、輾車直過矣。從此全提正令，八坐道場，用賞用罰，劈面惡鉗，魔來、佛來驀頭生按。海內有是父是子之目，今全錄具在，掀翻窠臼、洞揭真源、斫伐稠林，都無死句，詎承虛接響一流所能彷彿哉？蓋如玅峰親見德雲，莖艸能操殺活，宜乎虞山老毘耶以善財南詢、文殊採藥為斯編譬喻說法也。

夫曹谿之後分為二枝，而臨濟獨盛。臨濟之後分為二枝，而楊岐尤盛。可見委曲垂手不如直截提持者之於今為烈矣。

試讀師諸錄，如百尺孤桐，無枝可蔭；如懸崖萬仞，迥絕攀緣。雖不離文字，而依然不立文字之綱宗。彼監寺受記於慈明，廝兒受記於黃檗，一則謂異日兒孫遍天下，一則謂吾宗到汝大興於世，或者與師後先合轍乎？築土應占，分燈現瑞，黃園五色金蓮之徵，庵村浮來石佛之讖，彰彰若彼，豈偶然已哉？

予才讓髯蘇，莫殫參寥之蘊；悟慚無垢，寧窺妙喜之藏。因師法嗣拳石沃公之請，謬弁數言於首，他日名載傳燈，偕垂不朽，澹泊儒門藉以生色矣。

四明弟子史大成立菴父薰沐敬題

浮石禪師諸會語錄序

浮石禪師刻福城語錄竟，請余為之序，既而檇李、松陵、廣陵諸會語錄次第刻成，復以全錄序為請。余之序福城錄也，舉善財南詢因緣，謂師於妙峰頂上親見德雲，了畢大事。再舉文殊採藥因緣，拈出師一片老婆心，與四海禪宗點眼，此中是草？是藥？能殺人？能

活人？明眼人試一著眼，如數家珍、如觀掌果，福城一會如是，檇李、松陵、廣陵諸會語錄亦復如是；即由此陞座說法，坐盡此世界微塵剎數道場亦一一如是。故知師雖坐福城，不起於座，而歷檇李、松陵、廣陵諸會；師雖現說福城語錄，不動舌本而遍說檇李、松陵、廣陵諸會語錄。何處不是草？何處不是藥？何一味不能殺人？不能活人？東澗老人自笑舌頭短，為此老作福城語錄序如是，乃至作諸會語錄序亦復如是。若於此處會得，正不妨一莖草上定綱宗也。老人說是言已，有人笑曰：「文殊師利勸善財南行，於妙峰山頂求見德雲，善財至德峰經七日已，迺見德雲比丘於別山經行自在，公于福城諸會見浮石和尚，安知和尚在德峰住地耶？在別山經行耶？佛不云乎：「如人持尺量虛空。」復有人隨計其數：「公將持尺量虛空乎？抑亦將隨後而計其數乎？」余聞之大笑，并書之以為敘。

歲在壬寅五月朔日，虞山蒙叟錢謙益撰

浮石禪師語錄序

不慧憶從丙子初夏，走四明天童覿面密老人。迨己卯初秋，復晤於吾里黃闇翁素園中，值余匆遽赴召，時聞之闇翁云：「適夜夢園池雙開五色金蓮，恰得浮石、林野兩和上為老人同日囑付的的莫大因緣。」余歡喜讚歎云：「此真祇樹給孤獨園也。」

嗣後滄桑幻化、蹤蹟越寥，丁亥冬日，余從雍廂假還晤林和上於東塔方丈，始知東塔為浮和上舊道場。迨壬辰秋日復假還，聞牧和上繼林天童之席，浮和上復繼牧席，始知天童為浮和上新道場矣。

既得從東谷堅法嗣通一番天童消息，莊誦五會餘錄，始知自當湖青蓮、而松陵報恩、而海門廣慧、而嘉禾福城、而入主天童祖庭，說法浩浩，早已傾溟渤而倒須彌矣。

迨丁酉春日，吾檇李諸檀信虔從報恩延主棲真雲谷和上道場，不慧特放遠棹，竟日落草，盤桓矜式，孤峻高標，祖風丕振，未幾而還主報恩矣。

話到威音那畔，直是竿頭進步，徹底掀翻，薑桂天性，到老逾辣，入泥入水，無非為人，九鼎在法門，千秋所希有也。

即有善頌者對蜜說甜，徒作合頭誑語，庶幾據實敘事，聊當晏坐麈談云爾。

康熙改元嘉平，月望國子司業兼掌祭酒事前，戊辰二甲進士虞衡郎、副廷尉冏少卿、曹溪憨祖親侍弟子福徵譚貞默槃談譔，時年七十有三。

浮石和尚語錄跋

浮石和尚語錄跋

禪可語乎無舌說法有聲若雷語可也若乃剜肉作痛點眼成屑何語爲語可錄乎毒鼓一時鐸振萬禩錄可也若乃喪劍刻舟按指索月何錄爲今天下禪盡語也不如其無禪也語盡錄也不如其無語也而非所蠡測吾浮石老和尚和尚爲先密老嫡骨真傳三登九到密印潛提不知幾歷寒暑從前礙膺始獲渙然冰釋於是受老人隨處開堂之嗚八坐道場莫不鱗宗麕集川赴雲臻所至蔚爲僧海今試乎其全錄揚眉瞬目總屬玄機拔楔抽釘都無實法如攬泰華之層雲破滄溟之百浪令人一身白汗始明下載清風因思多寀拈起布毛龍潭吹滅紙條具許機用語無所語不語亦語學人於斯薦得有語可無語亦可從語入可從無語入亦可咳唾俱靈縱遇瘖聾可接筌蹏盡化還令稗販知羞何

必讀師全錄何必不讀師全錄哉請質之
海內具眼
鄭山弟子通秀錢光孺聖月氏盤譚
謹跋

浮石禪師語錄目次

卷一
住嘉興府平湖青蓮禪寺語錄
蘇州府吳江報恩禪寺語錄
卷二
蘇州府吳江報恩禪寺語錄
卷三
揚州府海門三仙廣慧禪寺語錄
嘉興府東塔禪寺語錄
卷四
寧波府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秀州棲真寺語錄
常州府宜興善權寺語錄
卷五
蘇州府常熟福城禪寺語錄
卷六
小參
卷七
入室
問荅機緣
勘辨垂代
代古
卷八
拈古
頌古
法語
卷九
偈贊
佛事
雜著
行實
卷十
詩偈

浮石禪師語錄目次(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一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嘉興府平湖縣青蓮禪寺語錄

師於崇禎己卯歲十二月十七日入寺。
山門。「門門門出入，無過只這重，今日山僧來把斷，管教凡聖不相通。為甚不相通？水歸巨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
佛殿。「城東老母不欲見，調達比丘長怒嗔，且道佛有什麼過？」展坐具，云：「當初只道茅長短，到此方知地不平。」
伽藍。「伽藍神，護法主。」拈起香，云：「此是法，作麼生護？躡足進前須急急，執鞭當鞅莫遲遲。」
祖師。「六耳不同謀，三人已話墮，不肖兒孫到來，盡情都捉破。且道捉破在什麼處？」呈臥具，云：「聾。」
據室。拈拄杖，云：「據新條，行新令，天下衲僧齊乞命，一條白棒盡打惺。」卓一卓。
指法座，云：「從空放下，就地升高，不向須彌燈王借來，惟用當人己力，有眼者見。」遂陞拈香，云：「這瓣香高而無上，仰不可及，爇向鑪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欽願福基永固，地久天長，惠澤溥施，兆民樂業。這瓣香內毓三綱、外涵五德，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勳臣、本府本縣各位尊官，伏願民戴無私之治，童謠良牧之年。這瓣香多生自昧，半世辛勤，今日一回拈出，耑為現住明州天童景德堂上傳曹溪正脈三十四世本師密雲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問荅畢，乃云：「當陽顯露，更不囊藏。就體知歸，和聲揭示。黃鶴樓中吹玉笛，不墮宮商；江城五月落梅花，豈同春色？到恁麼地，知歸有分。若向青蓮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既用不著，且道用箇什麼？」拈拄杖，云：「滴水興波，滔天作用。若能恁麼，便是撒手懸崖，洞明大法的漢。已過關者，不妨撩起便行；未過關者，且聽新青蓮為汝道破。」良久，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禹門殿裡上堂，大唐國裡打鼓，今日單提正令，和尚如何為人？」師劈頭一棒。問：「萌芽未發，老梅早已知春。如何是知春消息？」師云：「杖頭指出花無數。」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師云：「雲散家家月。」「如何是地得一以寧？」師云：「春來樹樹花。」「如何是君王得一以治平？」師云：「位臨南面。」進云：「和尚得一又如何？」師云：「倒著袈裟閒拍掌。」進云：「未審年朝祝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進云：「恁麼則金枝永茂三千界，玉葉常敷萬古春。」師云：「且喜闍黎得話會。」乃云：「舊年離未遠，新歲恰三朝，新舊不相參，世相得常住。所以道：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花根本豔，虎體原斑，雖然不改舊時顏，未免人人添一歲。大眾！新舊且置，如何

是世相得常住？」卓拄杖，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施主請上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不審低聲，無非了義。因機有異，法有差殊，半滿偏圓，悉皆平等。故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是以維摩大士以一缽飽三萬二千菩薩。只如甘贄行者設粥南泉，打破粥鍋，且道是繁興大用？不是繁興大用？」豎拂，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西林菴，上堂。「夏日初臨四月天，村庄那個得安閒？衲僧分上無餘事，秖要知歸便放參。莫有知歸者麼？」良久，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接濟菴，上堂。「遶菴溪水深千尺，四裏村庄得萬家，饑餐渴飲前朝事，亙古流香掛齒牙。」復云：「昨日正法來，今朝留接濟，菴寺雖有殊，主人原不異。要明不異主，春風吹柳絮，於此豁雙眸，洞明第一義。還知第一義麼？日高花影重，風暖鳥聲碎。」
上堂。「佛佛授手無別授，祖祖相傳無別傳，炎蒸六月如臨火，誰不通身汗似泉？說到行不到，鐘中無鼓響；行到說不到，鼓中無鐘聲；行說俱到，鐘鼓得交參。句句無先後，行說俱不到，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且道離卻四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上堂。「無相謂法身，無見謂法眼。以無相故，隨機現形；以無見故，隨照鑑物。了無造作，不假安排，亦名天真。佛性向上，玄機於中，聖凡不立，人我本空。世法、佛法，融成一片；情與無情，混作一團。自然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便能一為無量、無量為一，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且道是什麼人得恁麼地？還委悉麼？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蘇州府吳江報恩禪寺語錄

佛殿。「先覺非先，後覺非後，先後一如，彼此成就。且道成就箇什麼？」展具，云：「撒開坐具大家看。」
方丈。「老維摩於此杜口，妙吉祥於此納敗，山僧於此據令而行，凡聖到來總教喫棒。為甚如此？報恩門下，令不虛行。」卓拄杖便據坐。
指法座，云：「當陽顯露，達者方知，從地昇高，阿誰無分？正恁麼時，便乃掀翻寶座、喝散大眾，豈不俊哉？其或未然，也怪山僧不得。」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沙界，葉覆大千，端為今上皇帝祝嚴聖壽，惟願鎔劍戟為農器、歸汗馬於桃林，四方歸化，八表稱臣。」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闔國采僚、蘇州府

縣、諸位高官，伏願乃忠乃孝，惟德惟仁。」又拈香，云：「此瓣香，丹青描不出，千聖覓無蹤，二回拈出，供養天童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

就座。「懶住深山與市廛，村居鬧靜兩無關，分明拈出先師案，誰是知音得解參？今朝重整舊魚竿，垂絲意不在深潭，箇中如有衝波鯉，好向竿頭[跳-兆+孛]跳看。」僧問：「古時大義即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拈棒，云：「看取令行時。」進云：「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汝眼在什麼處？」進云：「如何是個個學無為？」師云：「你在什麼處用心？」進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速退。」乃云：「假使頂戴百千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豎拂，云：「報恩今日傳法也，大眾一齊擔荷。」擲拂子，下座。

臘八，上堂。「堪笑釋迦文，長年摸壁行，雪山今夕午，方得睹明星。自累還自可，那堪又累人？」乃云：「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是窺籓不入、據鼎不嘗的，向未有生佛已前轉身，於今時大官路上闊步，終不向葛藤窠裡頭出頭沒。眾中還有如是漢子麼？如無，報恩只得據款結案，為汝諸人指出一條大路。敢問諸人：除卻妄想執著，如何是智慧德相？」舉拂子，云：「會麼？莫待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歲旦，上堂。僧問：「吳中石佛浮來瑞，靈鷲花香詣報恩，二途即今俱不問，新年佛法若為論？」師云：「東家打鑼，西家放炮。」進云：「恁麼則高提祖印光寰宇，大闡洪音唱楚歌。」師云：「迅雷不及掩耳。」乃云：「今日新年頭，昨日舊年尾，新年與舊年，年年只如此。所以道：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于此見得，便知佛祖之道本是平夷，大解脫門原無關鑰；於此不見，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般若光中迷雲蔽日。」拈拄杖，云：「幸有者箇木上座，迷悟聖凡俱坐斷，新年舊歲總無拘，輕輕撥轉無為化，萬姓謳歌樂有餘。」下座。

童文芝薦母，請上堂。僧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正恁麼時，姚氏淑人在什麼處？」師豎拂，云：「在山僧拂子頭上。」進云：「老梅枝上含春象，百草頭邊露月輪。」師云：「了沒交涉。」進云：「末後牢關親覷破，縱橫無處不風光。」師云：「轉見不堪。」乃云：「數點吳山髻未撒，一溪同水鏡忘收，頭頭盡是閨中物，法法從今不用求。傾蓋如故，白頭如新，本無延促，那落死生？如水投水、似空合空，遍界了無痕跡，毫端普現色身。」舉起拂子，云：「正恁麼時，姚氏淑人在山僧拂子頭上成等正覺，現大人相、放大光明，口唱偈云：『百骸潰散雜塵泥，一物長靈復是誰？不得此時通線路，髑髏著地幾人知？』現前大眾還有和得者

麼？」良久，云：「陽春雪曲非凡調，不是知音和不齊。」擊拂子，下座。

結夏，上堂。師至法座前，以拄杖畫云：「畫斷千聖路頭，直踏毘盧頂上，任你須彌燈王，也只退身有分。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喝一喝，遂陞，拈香畢，乃云：「四月十五日以前，春寒愁雨水；四月十五日以後，夏熱愛薰風。正當四月十五日，報恩寺裏禪和子也不寒、也不熱，灑灑落落，饑則有飯、渴則有茶，遊戲圓覺，伽藍安居，平等性智。敢問大眾：因什麼到者般田地？還會麼？不因刖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

上堂。「今朝五月一，那事分明極，擬意欲承當，料掉沒交涉。有交涉，八面兵戈一齊出。且道：正當恁麼時，報恩還在裡許也無？」良久，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舉：「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三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此二尊宿，一箇遇文王施禮樂、一箇逢桀紂動干戈，雖則兩得其宜，未免各分疆界。報恩則不然，有時逢人則出，出則便為人；有時逢人則不出，出則不為人。還知報恩落處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轉風流。」

上堂。舉：「德山和尚一日因飯遲，托缽下堂，雪峰見云：『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什麼處去？』看孔著楔。山低頭歸方丈，猶是驗知音。峰舉似巖頭，將謂是同儔，頭云：『者老漢未會末後句在。』熱涎當面唾。山聞，令侍者喚頭：『汝不肯老僧那？』千聞不如一見。頭密啟其意，始信不訛傳。山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疑殺天下人。頭撫掌呵呵大笑，云：『且喜老漢會得末後句也。』『天下人無奈此老何。』堆上更添土。『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活。』極力讚歎。山果三年而逝。誰肯恁麼承當？看他德山父子一箇箇如師子遊行、象王縱步，旋機活脫，大用現前，報恩雖則鼠尾續貂，秖要諸人啟目。」驀卓拄杖，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摧？」

上堂。「六月熱，五穀結，目下輸他汗似漿，秋來贏得倉廩實。報恩寺裡雖種田，不比他家兢得失，七尺單眠露地牛，八功德水濟枯竭。雖然自利利他，未是衲僧巴鼻。如何是衲僧巴鼻？一湖同水當門鏡，數點吳山入案青。」

解夏，上堂。僧問：「古人道：『若論此事，三賢未達、十聖難知。』今日報恩解夏，未審有何方便？」師云：「看腳下。」乃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今此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舍利弗云：『我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方乃得成菩提。』以見世間法、出世間法，無有一法不從辛苦中得。」拈拄杖，云：「惟有這條拄杖子，不屬世間法、不屬出世間

法，亙古亙今，撐天拄地，不涉功勳、不假修證。且道：即今解夏一句作麼生道？鶴有九皋方展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大眾見麼？靈山話、曹溪指、寒山比，惟有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炤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復豎拂，云：「鑒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放下拂，云：「瞎！還知報恩落處麼？果也知得，不妨拗折拄杖，高挂缽囊，隨緣散誕，任意逍遙；脫或未然，報恩為伊更通一線。」以拂作弓絃勢，云：「盈虧總在雙絃內，隱顯還歸一炤中。」

結制，上堂。「報恩本無制可結，秖為諸人情未瞥，隨例攀他從上條，龜毛繩子縛跛鱉。」以拄杖〇，云：「若能箇裡翻身出，脫體無依大事畢，了得無依、無不依，倒用橫拈盡軌則。所以道：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要在那邊擔荷？者裏行持？」驀拈拄杖，云：「且道是擔荷耶？是行持耶？」卓一卓，云：「會麼？吾家自有通霄路，不向前人行處行。」

上堂。「結制來經一七日，那事明明無間隔，霜風剪得樹頭光，遠近樓臺俱露脊。秖如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沙云：『汝聞偃溪水聲麼？』僧云：『聞。』沙云：『向者裏入。』且道與報恩相去幾何？」擊拂一下，云：「萬派千溪皆渤海，七金五嶽總須彌。」

上堂。「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現前火把子，落在報恩手中。拈起也，萬象不能藏覆；放下也，千聖無以等階。正恁麼時，有不被其轉變者，出來道箇出格句，報恩便分半院與伊。何則？不見道：『不逢別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其或未能，布袋裏老鴉雖活猶死也，怪報恩不得。」便下座。

上堂。「霜風凜凜，金剛王劍劈面揮來；凍日洋洋，大圓鏡智平空輥出。正恁麼時，森羅萬象咸為古佛家風，碧落青霄全是道人活計。打開自家庫藏，運出自己資財，與佛與祖同心、同行，同德、同誠，同境、同機，同炤、同用，並無他事。還委悉麼？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臘八，上堂。「一年一度臘月八，天上明星夜朗然，釋迦一睹便已悟，諸人睹之何不然？星是一般星，眼是一般眼，燒了方知地不平，未燒竟道茅長短。」以拂子打圓相，云：「明星現也，大眾還見麼？」擲下，云：「若將眼見終難會，耳處看來方始知。」

立監寺，上堂。僧問：「烹金琢玉須還作者鉗鎚，闡教扶宗必假股肱任運。如何是高低普應句？」師云：「月印千江。」進云：「若然，則草偃風行得自由。」師云：「更須著力。」進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表丈夫心。」師云：「可知禮也。」乃云：「水因風而生紋，火就薪而發焰。以大千界為一招提不以為寬，以恒沙

佛同一舍那不以為眾，直得文殊、普賢交光相待，觀音、勢至彈指贊襄，泥豬癩狗悉歸從，白牯狸奴咸稽首，方好演無生曲、唱太平歌。正恁麼時，不退轉一句作麼生道？佛殿階前石獅子，大洋海底鐵崑崙。」

上堂。「雪後連朝雨，天寒括地風，箇中無所取，獨抱冷冰冰。大眾且道：是什麼人境界？還知麼？九年面壁無人識，五葉花開遍界香。」

春日，上堂。僧問：「三陽開泰，鳳曆重頒，如何是斬新條令底句？」師云：「石筍抽條。」進云：「如是，則堂前露柱翻筋斗，壁角燈籠笑滿腮。」師云：「木人重撫掌。」進云：「無根樹上消殘雪，沒底潭中解凍流。」師云：「石女又梳頭。」乃云：「今年四季今日盡，明年四季今日起，時人若不了今日，隨世遷移無定止。若能當下了今日，洞山麻三觔、雲門乾屎橛、趙州柏樹子、臺山驀直去，一了一切了，更不煩心力。只如傅大士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敲冰來煮茶。』又作麼生了？還會麼？梅吐玉英香馥馥，柳藏金線冷沉沉。」

歲旦，上堂。僧問：「如何是新年頭底佛法？」師云：「拄杖頭增白。」問：「年新月新日又新，誰識頭頭是舊人？舊新即不問，如何是祝聖酬恩一句？」師舉拂，云：「但將者點真消息，用保吾王百億春。」進云：「三腳泥牛耕陸地，大家齊唱太平歌。」師云：「醉後添杯。」乃云：「道在人明，非人無以明道；法由智了，捨智無以了法。道、法不二，人、智奚雙，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庭前盧橘正芬菲，江上寒梅早漏洩。無一法不彰般若、無一物不露真常，古今不異，凡聖同途。於此明得了得，便知年年是好年、月月是好月、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上祝一人之壽、下祈萬姓之安，四恩不報而自報、三有不資而自資。回歲旦於今朝，挽豐年於此日，正當恁麼時，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舉拂，云：「拈起一枝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復擊一擊，下座。

沈煥一居士請上堂。僧問：「春到人間處處花，不知何處是春家？請師拈出分明示，休使群生汩浪沙。」師舉拂，云：「還見麼？」進云：「昨夜梅花開殿角，風搖素影入簾寒。」師云：「清白眼中重著屑。」問：「大海波深，絲綸難下，透網金鱗如何收取？」師打云：「一釣便上。」進云：「攪亂千江成一派，尾巴搖動震乾坤。」師云：「盡在竿頭。」乃云：「老梅枝上露全機，曾無識者；嫩草頭邊橫利刃，那敢當鋒？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十地尚乃糢糊，三賢豈能洞達？人境不到處，特地全彰；炤用既立後，杳無消息。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徒言相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枉自猜詳。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

形，如猿捉影。且道什麼人方堪擔荷？」以杖架肩，云：「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座。
清明上堂。「報恩本無法可說，執事請我應時節，夜來曾作一篇詩，拈出今朝去塞責。」乃云：「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大好一篇詩。』咄！報恩口裡道，誰敢道不好？」
佛誕，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只因我佛太欲速，纔出娘胎便[口*忉][口*怛]。毘藍園裡少知音，黃金擲卻無顏色，獨有雲門跛足師，道見一棒定打殺。盡道知恩解報恩，將此深心奉塵剎，報恩若見又不然。」拈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端陽，歸院，上堂。「仲冬出，孟夏回，俄經半載；通海雲，淞陵雨，同共一天。所以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佛法本現成，何必強安排？且道如何是現成底法？年年五月五，艾虎懸當戶。」
祈晴，上堂。僧問：「昔年相見禮三拜，今日重來復再參，超越古今一句子，請師拈出大家看。」師云：「未啟口時明歷歷。」進云：「禪堂佛殿門相對，瑞像階前花藥欄。」師云：「墮也，墮也。」進云：「恁麼則庵溪流出同里水，月上東山玉一團。」師云：「蝦跳不出斗。」乃云：「梅雨經旬水沒田，桔槔聲吼叫蒼天，為僧若解為農苦，淡飯黃薤也愧餐。古人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眾中還有透得者麼？」良久，云：「如無，報恩未免逐句下箇註腳。『有句無句』，陰晴有異。『如藤倚樹』，泥裡洗塊。『樹倒藤枯』，赤腳波斯入大唐。『句歸何處』，生鐵秤錘被虫蛀。若是銕眼銅睛，當陽覷破，便乃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向他語言裡作窠窟、機境上受羅籠，直下如大香象擺脫枷鎖，了無羈絆；如師子王遊行，不求伴侶，得大自在。到恁麼地，須是恁麼人始得。且道：如何是恁麼人？趙州勘破處，驗盡天下衲僧；玄沙蹉過處，揀辨諸方作者。魯祖一生面壁，俱胝祇豎一指，從上諸老如生鐵鑄就，撼搖他半點不得。何則？祇為他悟處真實、見處透脫、履踐處綿密故也。透與不透則且置，即今應時一句作麼生道？」卓杖，云：「水退禾苗長，雲開雨腳收。」
上堂。舉：「無著往臺山，文殊問云：『上座何來？』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世比丘少持戒律。』殊云：『多少眾？』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文殊：『此間佛法如何主持？』殊云：『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著云：『多少眾？』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妙喜云：『我當時若在，即向他道：「和尚如此主持，甚是不易。」』」師云：「不易且置，即如前三三與後三三，畢竟是多少？」良久，云：「雲門道底。」

上堂。僧問：「明不犯之令，還許他悟也無？」師云：「猶落第二。」進云：「恁麼則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師云：「自領出去。」乃云：「子月一卉木，叢林咸失色，只為霜風快似刀，纔入青林成敗葉。時人盡被境緣奪，換卻烏珠也不識。若要識，何待當來問彌勒？阿呵呵！瞥不瞥？黃鸝上樹一枝花，白鷺下田千點雪。」

冬至，上堂。「從是金風入洞房，鴛鴦日繡不成雙，今朝仍理前針黹，始覺新添一線長。恁麼時，可謂全機獨露，正眼宏開，就手拈來了無餘事，林下人正好休心歇意，直下坐斷報化佛頭，饑餐、渴飲、閒坐、倦眠，一切時中得大自在。當陽有句不可重宣，趨避無門直須漏洩。大眾還會麼？天上月團圞，人間冬至節。」

臘八，上堂。「自捨皇宮入雪山，六年冷坐絕追攀，誰知今夜蒲團上，紺目無端發眚斑？山僧恁麼告報，秖要諸人拈卻炙脂帽子，脫下鶻臭布衫，便見古釋迦不先、今彌勒非後，一切時中不倚一物，淨裸裸上無攀仰、赤灑灑下絕己躬，千聖不能知，萬靈安可測？一切坐斷，不漏絲毫，雖然在報恩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以如此？不見道：『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

上堂。僧問：「坐斷千差，孤峰獨露，覿面相呈，乞師一接。」師打云：「一棒一條痕。」乃云：「臘月半庭際，臘梅花已綻。寒雀知人不自惺，假意相爭遞相喚，聞者渾如在夢中，幾箇知歸能顧盼？惟有林間抱道翁，年頭年尾自惺惺，雖無奇異驚人世，自有清香散四鄰。大眾還聞麼？不向此中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

上堂。「諸佛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識得最親者，是為真報恩。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識得最道者，是為真報恩。誰知真報恩？原無恩可報，秖在日用中，不昧於自心。所以祖師云：『汝能於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能與道合，諸佛心即是。』臨濟大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空而無實有。若真辦道人親證不惑，念念心無間斷，是為真報恩者。達磨大師特特西來，秖覓個不受人惑的；山僧因明巖師及眾護法相延至此，更無他事，亦秖覓個不受人惑的。眾中如有不受惑者，趁此人天眾前略露風規，以滋法化。有麼？有麼？如無，山僧自露去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客歲秋收薄，荒涼禪院深，眉頭終日鎖，忽到賞心人。大眾還知賞心意旨麼？」喝一喝，云：「萬丈冷門庭，仗此橫開豎闢。」

又喝一喝，云：「一條大官路，出他邪徑迷流。」復喝一喝，肩拄杖，下座。

上堂。「時值溫和三月天，一輪明月正逢圓，祖翁田地都迷卻，誰識青黃間目前？大眾還有識者麼？若乃識得，大千震動，花雨繽

紛，萬象點頭，虛空粉碎，能使天上五衰不現、人間八苦停煎，有求皆遂、無願不從；其或未能，山僧更為諸人通箇消息。」豎拂，云：「蛇生繩上還因識，旛動竿頭不是風。」

浮石禪師語錄卷一(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二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蘇州府吳江報恩禪寺語錄

元旦，上堂。「昨日舊年，今朝新歲。凍筍抽尖，寒香遠遞，秖因不變舊時顏，正合人間添一歲。處處兒騎竹馬，家家門換桃符，鄉村野老放酣歌，林下道人靜無語。所以，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聖人不言，垂衣拱手，萬國來王；衲子不言，坐斷溪山，包羅風月。且正恁麼時，如何是裕國祐民一句？」驀拈拄杖，云：「杖頭撥轉無為化，闔國謳歌樂太平。」

上堂。「『有句無句』，朝為田舍郎。『如藤倚樹』，暮登天子堂。『樹倒藤枯』，將相本無種。『句歸何處』，男兒獨自強。向此四句中見得徹去，便知向上宗乘、具超方眼目，千聖羅籠無處、萬法繫綴無由，直下坐斷塵情意想，不落見聞覺知，自然機用雙行，十虛通透。其或未然，不免向他語言上卜 度、機境上摶量，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何則？不見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且道：二俱不涉又作麼生？了取平常心是道，四威儀內坦堂堂。」

結夏，上堂。僧問：「承師有言：『無禪可參，無法可聽。』未審今日結制又作麼生？」師云：「事不重科。」進云：「恁麼則掀倒禪床去也？」師云：「還有轉身處麼？」僧喝，師云：「也是泥中洗塊。」問：「天地未判、朕兆未分，未審向什麼處結制？」師打，云：「正合其宜。」進云：「何得錦上添花？」師又打，云：「為要闍黎著眼。」進云：「黃金自有黃金價，誰肯和沙賣與人？」師云：「也須驗過。」問：「古人云：『盡大地都是覓作佛的，要尋個無心道人了不可得。』未審如何是無心道人？」師云：「問從何來？」進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師云：「過得也未？」乃云：「三春已過，九夏方臨，了則便了，何用勞神？只要九十日內莫動一步，十二時中莫生一念。一念不生，安居平等性智；一步不動，遊戲圓覺伽藍。如斯履踐，自然箇箇常光現前、各各壁立萬仞，不與諸塵作對、不與千聖同途。是以廣額屠兒日宰千羊，放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雲門大師見釋迦老子，便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二俱不受則且置，如何是衲僧正眼？」良久，云：「纔逢立夏後，是處綠陰多。」

復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事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恐某甲不實那？』州云：『拄杖

不在，笞帚柄聊與三十。』」師云：「不是師子，定然逐塊。若是報恩，待他道：『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便合掌進前云：『高揖彌勒，不拜釋迦，又如何？』待擬開口，拂袖便出，非但笞帚柄短，縱使拄杖子長也打不著。還有為睦州出氣者麼？縱然出得，也是同坑無異土。」

上堂。「時逢五月，芒種時節，東家插秧，西家刈麥。賓頭盧尊者剔起眉毛，達磨大師剛言不識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檀那遠供亦可消得。眾中還有恁麼人麼？有，則出來道看；若無，山僧自道去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西堂白嶠請上堂。「六月熱，五穀結，大有之年驗在今日，將謂世俗之談，未具衲僧眼目。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報恩到者裡不敢望空啟告，節外生枝。是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末後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于此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達磨大師見梁武帝，帝問：『朕自即位以來，造塔度僧，有何功德？』磨云：『著相外求非真功德。』『如何是真功德？』磨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有般漢聞恁麼舉，強作主宰，總不恁麼，大棒打不回頭、千般羅籠不住，大似十字街頭石敢當，秖成得箇頑漢。若真丈夫，眼裏有觔、皮下有血，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時時如是、日日如是、月月如是、年年如是，單單只守箇閒閒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寒則向火、熱則乘涼，上無諸聖可慕、下無眾生可度，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忽然撞著明眼道流，輕輕拶著，直得山頭浪起、海底塵生，且道據箇甚麼道理便乃如是？」舉拂，云：「會麼？自從踏著生前路，便向威音那畔行。」

上堂。僧問：「昨日迅雷鳴，涼風到處生，我師登寶座，賓主歷然分。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此去西天十萬程。」「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龍袖拂開全體現。」「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象王行處絕狐蹤。」「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歸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日午打三更。」進云：「恁麼則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師云：「如何是敵勝處？」僧便喝，師便打。僧禮退，師云：「更與一頓。」乃拈拄杖，云：「一回拈出一回新，一度用來一度快。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芭蕉老漢但能繼富，不能周貧，致使後代兒孫節目上更生節目。報恩則不然，有也不與、無也不奪。」驀拈杖，云：「吽！一種平懷，有誰能及？」

解夏，上堂。「休夏九旬，功圓三月。」以杖敲空，云：「打開方便門，俱從者裏出，乍見陰疏嫩柳，俄聞蟬噪秋條，節令推遷，陰陽反覆，無生曲調不越宮商，智體如如離聲絕色，從來未嘗覆蓋，今日豈有遮攔？秖要一念不落情塵，頓證自家境界，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有佛處羅籠不住、無佛處呼喚不回。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打開布袋無餘事，秖要勤看水牯牛。」

香山濟長老至，上堂。「昨夜燈花爆，今朝喜鵲噪，將謂有客來，恰是門人到。到後事如何？慇懃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香。」

回山，上堂。「春去秋來事若何？寒江釣興偏多，不將香餌輕相誘，要獲竿頭稱意魚。既不將香餌，稱意魚作麼生獲？鶴有九皋方展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開爐，上堂。「年年小春月，望日復開爐，近水不近山，柴炭兩俱無。那容諸衲子僵臥起為甦？只要當下了，觸處自溫和，溫以自利、和以利他。自利故，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利他故，上合十方諸佛同一道力、下合六道眾生同一悲仰。自利、利他則且置，即今作麼生了？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

上堂。僧問：「三條椽下則不問，七尺單前事若何？」師云：「急須領話。」進云：「恁麼則掀倒禪床去也。」師云：「腳跟痛與一頓。」乃云：「三世諸佛說不到處、歷代祖師提不起處、一大藏教詮註不及處，無大得大，一段光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把住，則四聖六凡莫辨；放行，則狸奴白牯瞻依。且道：不把住、不放行又作麼生？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

接待寺，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丹青描不出。」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千聖覓無蹤。」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胭脂落漢家，胡女無顏色。」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進云：「今古應無墮，分明絕覆藏。」師云：「切莫詐明頭。」乃云：「未到接待，早已令人疑著；既到接待，果然門開八字、殿閣精嚴，諸上善人咸集於此，一箇箇文殊普賢、一箇箇釋迦彌勒。晝開香積，飯似雪山；夜滿參堂，十方雲水。山河大地發歡喜心，蠢動含靈咸霑厚德，一切無漏勝善俱從這裏流出，有佛處敲枷打鎖、無佛處痛下針錐，且總不恁麼時又作麼生了達？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費英仲送法衣，請上堂。「千梭織就，萬縷合成，不假苦工，焉成世用？有為之法尚爾，無為之道亦然。故云：『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入無思，性相平等。』所以三世諸佛也恁麼、歷代祖師也恁麼、天下老和尚莫不恁麼，惟有山僧不恁麼。且道：恁

麼、不恁麼，還有優劣也無？」提起衣云：「大庾嶺頭藏不得，如今也要大家知。」
禪智寺，上堂。「未有常行而不住，昨日在報恩；未有常住而不行，今朝來禪智。報恩、禪智雖有殊，行、住從來沒兩箇。既沒兩箇，行時即是住時，目下不離報恩；住時即是行時，向已早來禪智。行無所行、住無所住，行、住兩忘，報、禪不二。所以云：『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象於去來？』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域中日月縱橫掛，一亙晴空萬古閒。」
上堂。僧問：「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不落棒喝語默，請師直截指示。」師云：「高著眼。」進云：「若然，則超今越古。」師云：「拈卻今古又作麼生？」僧喝，師便打。問：「止持作犯即不問，本元心地事如何？」師云：「腦後著眼。」進云：「恁麼則鳳羽沖霄漢，神龍便解飛。」師云：「更須進步始得。」問：「坐斷須彌頂，掀翻海底天，木人擎日月，未透衲僧關，如何方得透關？」師云：「竹溪水秀。」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料掉沒交涉。」乃云：「臘月天寒，霜花滿目，袖手當胸，了無思箄。無思箄，誠思箄，衲僧分上渾無事，冷坐蒲團著眼看。大眾！既然無事，看個什麼？」擲下杖，云：「切莫瞌睡。」
上堂。「靈光不昧，萬古徽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所以遇緣即赴、隨處立宗，有時向孤峰頂上嘯月披雲、有時向十字街頭拋沙撒土，卷舒在我，縱奪臨機，把住，則乾坤黯黑；放行，則日月爭光。正當恁麼時，把住是？放行是？」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上堂。「最初機，末後句，亙古亙今，覆天載地，了即便了，會終難會。恁麼說話，已悟者聞之，如水投水、似空合空；未悟者聞之，如熱見重裘、寒遇絺綌。且道：不落迷悟又作麼生？」以拂打圓相，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不饑不渴者，飲食自無心。大眾且道：誰是不饑不渴者？」拈杖，云：「上大人，丘乙己，尒小生，可知禮也。」
歸院，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
豎拂，云：「大眾看看，誌公和尚來也，即今在山僧拂子頭上橫說豎說，汝等諸人還聞麼？若道聞，且道他說箇什麼？若道不聞，汝等諸人豈無耳耶？向這裏轉得身、吐得氣，許汝少分相應；其或未能，山僧未免聊通一線：前月十七去，今月十三回，當此何時候，臘梅滿樹開。」喝一喝，擲拂子，下座。

歲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年新、月新、日新、時新，纖洪長短莫不皆新。」拈杖，云：「且道：者條拄杖子還有新舊也無？諸方盡道本無新舊，也是布袋裡老鴉。山僧即不然，閑時倚壁渾如舊，拈出當陽宛似新。」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制有結、有解，法無古、無今，有無之義雖殊，水月空花俱幻。天下東西十三省，南北有兩京，中間一條大官路，盡在諸人腳下行。踏著、踏不著置之不論，前程忽有人問：『從甚處來？』切莫道：『報恩來。』因甚如此？不將平實對，秖要使他疑。」

佛誕，結制，上堂。「瞿曇為眾不尋常，纔出娘胎便舉揚，千古相傳無別事，鄉村四月正農忙。眾中如有為眾竭力者，不妨出眾互相激揚，以啟後昆，豈不為妙？如或未能，且聽山僧新令。今日報恩結制，開出三條新例：第一、肚饑須向齋堂裏噇飯，第二、內逼須向東廁頭屙屎，更有一條不說破也，要諸仁各自知。」復舉：「芙蓉太毓禪師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云：『生心受供，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毓云：『豈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卻。』毓便下食，士云：『不消一句。』」師云：「太毓因行掉臂，用力不多；居士相孔著楔，甚得其便。二俱作家置之勿論，只如末後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良久，云：「信心檀越一餐齋，薄供應消四兩福。」

普淨庵，上堂。「二十年來離此菴，秖因箇事詰諸山，而今老大歸何得？灑水成冰大伏天。大眾！見即見，覓還難，捕風捉影莫追攀，無孔鐵錘當面擲，金剛寶劍逼人寒，猿抱子歸青嶂外，鳥銜花落碧巖前，分明披露者消息，秖為時人不解參。正當恁麼時，歸家穩坐則且置，為物興慈又若何？」良久，云：「會麼？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上堂。僧問：「二十年來喜復旋，眉毛鼻孔尚依然，錦衣故里人爭望，盡道吾師得正傳。一句正傳則不問，即今相見事如何？」師云：「戶外秦峰秀。」進云：「恁麼則猿抱子歸青嶂外，鳥銜花落碧巖前。」師云：「是什麼意旨？」進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師云：「大有人未肯在。」乃云：「饑者食，渴者飲，不饑不渴者，請進雲水堂，上單好安寢，不安寢，普淨檀林飯似山，飽上加餐終作疹，不作疹，惟有通方過量人，非但吸盡東海水，猶把秦山一口吞。且道：東海水作麼生吸？秦駐山作麼生吞？大眾還會麼？鶴飛千丈雪，龍起一潭冰。」

上堂。「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人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卓拄杖，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

馬鳴菴，上堂。「本是無形，咸曰神靈；本是無聲，咸曰馬鳴。風來則草偃，水到則渠成，不假半點安排，寧許絲毫湊泊。伶俐漢領在言前、薦於機外，便知長安自鬧，我國晏然；脫或未能，山僧未免為現前四眾別開一路。」豎拂，云：「大眾看看：三教聖人盡在山僧拂子頭上，牽枝引蔓，說妙談玄，言有千殊，理無二致。仲尼云：『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瞿曇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三教聖人雖則把手共行、同鼻出氣，在我衲僧分上又且不然。何故？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喝一喝。

範維那請上堂。僧問：「不屬陰陽界，無形本寂寥，今日和尚高陞寶座所為何事？」師云：「秖為你者瞎漢。」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不打自招。」進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師云：「痴人說夢。」進云：「蒼天，蒼天。」師云：「叫屈作麼？」乃云：「客棹泛秋波，芙蓉兩岸敷，眾公能了達，何異老頭陀？便知佛佛授手無別授、祖祖相傳無別傳，無授、無傳明底事，了無奇特惑人間。蒸砂不成飯，掘地難覓天，鈍鳥逆風飛，蝦跳不出斗。所以雲門大師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斯皆直下發明世尊拈花之的旨，豈逞奇特哉？既然無授無傳，箇事阿誰了得？」豎拂，云：「會麼？報恩堂上曾分付，除卻知音更有誰？」擊拂子，下座。

松陵護法留住報恩寺，請上堂。居士問：「棒頭落處，點鐵成金；喝下知歸，轉凡成聖。更有出一頭地的人來，如何接待？」師良久。進云：「如斯荅話，已沐深恩，格外之機，更求垂示。」師云：「頂門更著錐。」士禮拜。乃云：「迷則一切迷、悟則一切悟，迷時迷悟底，悟時悟迷底，迷悟、悟迷，水中鹹味、色裏膠青。所以當時黃山谷一日訪晦堂求示，時值月落金莖，香飄丹桂，晦堂曰：『聞木樨香乎？』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黃山谷即便打失鼻孔。今日松陵護法得得造山設供，請山僧上堂，為留久住。眾居士若向晦堂提攜處了得，不枉崇意而來；如或未會，山僧更為通箇消息：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

歸院，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吳江城裏諸信士趁水和泥，庵村鎮上眾檀那設供羅齋，只為報恩堂上石佛一味清清淡淡、朴朴實實，毀之不嗔、譽之不喜，八風吹不動，端坐若須彌。大眾且道：作何行業得到這般田地？還會麼？三條椽下忘寒暑，七尺單前著意參。」

孝子行淑為父從心請對靈，陞座。「青靄靄，碧叢叢，根盤沙界，葉覆乾坤，中心樹子無多子，十界眾生隱現中，劃然諦信其中旨，

汝生之號不虛稱。歸家穩坐，切勿問程，生也在其中、死也在其中，迷也在其中、悟也在其中，凡也在其中、聖也在其中，其中本自恒清淨，眚眼看來便不同。故永嘉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正恁麼時，還識中心樹子麼？若也識得，入魔、入佛原無二，人間、天上總清涼；其或未然，山僧今日為汝點破。」豎拂，云：「還會麼？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沈孝則居士請上堂。「禪智回山已八旬，雲堂法鼓未經聞，今朝打著鼕鼕響，不是英靈孰善聞？不見香嚴老人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達道即不問，如何是上上機？」喝一喝，云：「須知鼓響鐘鳴後，一一旋歸眾妙門。」

上堂。「十月應小春，籬邊菊尚新，若將時境會，塵夢幾能醒？眾中還有不作境會者麼？」良久，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豎拂，云：「者箇是法，喚甚麼作心？」擊拂，云：「者箇是心，喚甚麼作法？如是，則住法無心、住心無法，心法不住，是名大覺。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若能了得，自然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一道孤光貫通今古，咸令一切有情有求皆遂、無願不從。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紅蓼汀邊棲鷺穩，白楊堤畔臥雲深。」

開爐，上堂。「報恩堂上復開爐，銅銕金銀一火鎔，等閒伸出分金手，倒用橫拈事莫窮。大眾！如何是莫窮之旨？還會麼？指鹿為馬，喚鐘作甕。」

上堂。「箇事明明絕覆藏，錯肩行李扣諸方，昔年看去多奇特，今日觀來甚坦然。所以道：三十年前，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三十年後，山即是山、水即是水、僧即是僧、俗即是俗。箇中有箇漢出來，問：『今昔融和，作麼生見？』報恩向他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問：『不涉今昔又作麼生見？』」喝一喝，云：「鶴飛千丈雪，龍起一潭冰。」

臘八，上堂。「煉得身形似鶴形，柴然枯坐悟明星，人誰不似瞿曇老？只欠依他樣子行。所以道：『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由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可見言中有響，句裏無私。且道：除卻妄想執著，作麼生證得智慧德相？」豎拂，云：「會麼？太平原是將軍致，那許將軍見太平？」

新正解制，上堂。「纔拴意馬不多時，頃刻隆冬又過之，耳畔只聞鑼鼓鬧，聲聲敲入鬢成絲。大眾還有不隨聲色轉變者麼？喚甚麼作聲色？既不喚作聲色，畢竟喚作甚麼？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到恁麼地，可謂知歸。報恩門下未肯點首在。何也？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高郵萬居士祈壽，請上堂。「德布人間世，仁敷天地間，欲明無量壽，須透祖師關。大眾且道：如何是祖師關？」擊拂，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云：『夫為禪客，須是出陣大將軍相似。你拈得一片雲門餬餅來，我者裏與你半座須彌山；若拈不出，焉敢稱禪客？』」師云：「五祖恁麼說話，雖是激發後昆急於進道，大似倚富欺貧、壓良為賤。何則？人人有血、樹樹有皮，那箇男兒不丈夫？定要拈他雲門的餬餅？敢問大眾：如何是你自家的餬餅？」良久，云：「信手拈來無不是，秖因擬議隔千山。」

臘八，結制，上堂。「雪山放參，報恩結制，兩彩一賽，終始不二。且道如何是一賽之旨？張郎衫袖大，李老帽簷高。」舉世尊在雪山睹明星話畢，乃云：「世尊可謂以已推人，理無二致。檢點將來，不無望空啟告、捏目生花。」

驀豎拂，云：「且道者箇是智慧德相耶？妄想執著耶？現前大眾試定當看。」

師六旬壽誕，洪衍上座請上堂。「春日融和景色新，嫩紅嬌綠鳥添聲，老僧不用安排力，六十年來任變更。」以拂子擊香几，下座。

脫粘禪人請上堂。僧問：「奮佛祖爪牙，三尺龜毛剛似銕；剖人天肺腑，一條拄杖利如錐。者段家風還是師翁處得來？還是本分中流出？」師良久，云：「汝剖析看。」進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也是湊泊來。」進云：「越嶺抽條吳地秀，天童果熟報恩香。」師云：「猶帶累老僧。」乃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圓悟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妙喜聞之，豁然大悟。南石云：『雲門、圓悟恁麼提持，正是鄭州出曹門。妙喜恁麼悟去，真州望長蘆。』南石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諸佛出身處，更不假思惟，早晨喫白粥，如今肚又饑。」師云：「山僧早年亦從此悟入，有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且道與南石見處是同？是別？若道是同，三十棒；若道是別，亦三十棒。為甚如此？要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解制，上堂。「百日安居限已圓，四威儀外別無禪，春風三月河堤上，楊柳依依盡帶煙。且出門一句如何道？」良久，云：「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上堂。「莫訝山僧結制遲，懶將三限縛同居，但教脫體無依去，便是孤光絕待時。故經云：『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明元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修證則且置，如何是元明覺？」豎拂，云：「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元旦，上堂。祝聖拈香畢，師云：「茲歲維新，輪行甲午，四方交泰，萬彙昭蘇。非厭故以趨新，第無往而不復，如旋火輪無有休息。正恁麼時，且道是誰使令？不見道：『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了與不了則且置，如何是新年頭底佛法？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新正八日，上堂。「東篩鑼，西擊鼓，節拍成令，村歌社舞，此是新年頭底佛法，如何是舊年尾底佛法？還委悉麼？霜風剪得樹頭光，遠近樓臺俱露脊，只將此旨報檀那，檀那所願皆如意。」擊拂子，下座。

上堂。「冷坐孤村經九冬，較前面壁意還濃，尋常落草求知己，贏得人間斷臂翁。昔日陸亙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眾！此便是尋常落草邊事。還知南泉指處麼？若也知得，趁此人天眾前吐露消息，老僧為汝證明；其或未能，且看老僧舊有一頌：『纔見花顏識肇顏，花顏怎比肇顏鮮？肇顏不在花顏上，萬紫千紅盡失顏。』」

蔡居士請上堂。「數載頻徵三日聾，橫開地面使人通，多時不見相酬者，將謂今朝有蔡公。所以傾蓋如故、白頭似新，兩鏡相炤，不隔纖塵。」豎拂，云：「還隔著者箇麼？」喝一喝，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上堂。「春風蕩蕩，春雨霏霏，桃英雖未綻，梅玉已飄香。頭頭吐露真機，為甚時人不薦？」良久，云：「為視尋常景，偏教蹉過多。」

師誕，上堂。「六十餘年一剎那，剎那之內事堪呵？為僧不作離塵行，無奈多生熟習魔。故經云：『一者、刳其正性，二者、除其助因，三者、違其現業。』欲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震威一喝，云：「當時黃面老子下得者一喝，則不見有我人眾生，喚甚麼作現前殘質？果到恁麼田地，如來禪許汝少分相應，祖師禪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祖師禪？還會麼？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解制，上堂。「擦褲摩裙又一番，可曾於此透重關？頂門有眼如還合，解制虛消信施難。何也？不見道：『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人不了道，披毛戴角還。』了則且置，將何為道？」左右顧視，云：「還委悉麼？春天不問路，雨過便行程。」

佛誕，上堂。舉：「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世尊創業垂統，道化萬方，那慮後人之顛覆？雲門鳳曆新頒，肅清宇宙，輒

翻上祖之遺規，雖則光先裕後，有祖有孫，簡點將來不無自累。畢竟如何得恰好去？」遂頌曰：「天然習氣最難忘，纔出頭時燄熾張，將謂無人能抗拒，誰知後代有韶陽？」

上堂。「水旱連年供米稀，法堂鐘鼓面生灰，掃盡客塵頻打盹，世間、出世總無知。庭前桃李還仍舊，人老精神異昔時，有可見兮無可見，不遷移內恰遷移，天然一種難思法，千聖從來獨自知。且道如何是獨自知底事？會麼？鶯囀上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下座。

中元，上堂。「喜逢自恣日，處處建蘭盆，孝哉目犍連，遺規使後遵。自孝令人孝，度親度眾親，彼此忘岐見，親疏一坦平。建會諸仁者，功勛豈易論？大眾！還有不假追修親自生天者麼？」良久，云：「拽杖寧虛往，因過覓此人。」卓拄杖，下座。

居士送法衣法被至，上堂。「十載良緣住報恩，一山清澹可超群，僧堂未及容千指，佛殿無能乞四鄰。荒田數頃勤耕種，為供林間抱道僧。錦上鋪花早已見，雪中送炭晚纔逢，我今年耄知休去，遺與當來接上根。大眾且道：上根作麼生接？」喝一喝，下座。

浮石禪師語錄卷二(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三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揚州府海門廣慧禪寺語錄

山門。「豎高三際，橫闊十方，從上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俱從這裏入。」拽拄杖便進。
佛殿。「城東老母與佛俱生，生不面佛；新廣慧與佛俱生，生不背佛。大眾且道：不面底是？不背底是？又喚什麼作佛？」以坐具拂，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伽藍。「虛而靈，寂而炤，事無巨細，一切管到。」拈香，云：「凡有施為，盡出公道。」
祖師。「心相印，氣相求，不用陳年爛葛藤。」舉香，云：「拈起分明便知有。」
禮准海祖師。「昔日聞名，今朝覿面。且道如何是覿面底事？不說不知，不識廉恥。」
據方丈。「從上諸大老盡向這裏龜背上拔毛、馬頭上截角，且道新廣慧到來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有條攀條。」
指法座，云：「人天寶座，三次親登，要坐便坐、要行便行。」遂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從尸陀林裏得來，向千聖出身處決了，不敢囊藏，對眾第三回拈出，供養天童堂上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僧問：「海門獅子吼，龍象總來參，如何是接物利生句？」師云：「瞎。」進云：「一片定光輝宇宙，直教四眾盡沾恩。」師云：「誰是知恩者？」進云：「學人有賴去也。」師云：「別日再驗。」問：「德山棒、臨濟喝，除此二途，有何指示？」師打云：「喚作棒喝，入地獄如箭。」僧喝，師又打。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良久，僧罔措，師打云：「鈍置阿師。」乃云：「收拾吳綸到海門，垂鉤秖為釣鯤鯨，直饒戴角獰龍至，且向竿頭聽處分。所以古人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有則偏與，無則反奪，得失、是非，誰能辨別？欲得梅花香撲鼻，定要一番寒徹骨。然雖如是，忽有箇不受煆煉底到來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云：「美玉不雕難作器，旃檀受刻始成形。」
上堂。「法身無相，般若無知。無相故，隨類現形；無知故，遇緣即炤。三元山高不過十餘丈，日日煙雲靄靄；福山渡闊不過百餘里，時時波浪滔滔。海門與寺門貼對，潮音共梵音齊響。旭日炤高樓，衲僧得暖；朔風吹古柏，幽鳥添寒。」豎拂，云：「大眾看

看：者箇是拂子，那箇是法身？」指香爐，云：「者箇是香爐，那箇是般若？直繞道得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拄杖子未肯點頭在。何也？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上堂。「年初三，好事不相瞞。平常心是道，何用更加參？門裡出身易，身裡出門難。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屎天。且道是出身句？出門句？」驀豎拂，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復舉：「鵝湖問諸碩德曰：『四威儀中畢竟以何為道？』有者曰：『知者是。』鵝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何謂知者是？』或曰：『無分別者是。』鵝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何謂無分別者是？』或曰：『四禪八定是。』鵝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何謂四禪八定是？』眾皆杜口。妙喜云：『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天寧曰：『僧投寺裡宿，賊打不防家。』」師云：「廣慧又不然，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上堂。舉：「六祖大師因僧問：『曹溪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祖還得否？』祖云：『不得。』僧云：『為甚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妙喜云：『還見祖師麼？若還不見，為汝指出。』乃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好似東京大相國寺裡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師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指示，指示在什麼處？若道無指示，妙喜老人豈是妄言？」良久，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心無自性，假境而彰。」舉拂，云：「喚作拂子則觸，物無自體，因心而現；不喚作拂子則背，心境俱泯，性體亦忘。畢竟喚作什麼？」搖拂，云：「還會麼？若也不會，更通一線。」良久，云：「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宮裏撒珍珠。」復舉：「于頔相公訪紫玉禪師，問：『如何是佛？』玉召于，頔公應諾，玉云：『更莫別求。』公不契。藥山聞云：『于家箇漢可惜，埋卻紫玉山中。』公聞之，竟造求決，依前問：『如何是？』佛山亦呼，于頔公應諾，山云：『是什麼？』公于是有省。」師云：「藥山秖知紫玉埋卻于頔，殊不知于頔埋卻紫玉。于頔但知向藥山處求救，而不知反被藥山埋卻。何也？不見道：『向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

解制，上堂。僧問：「九旬禁足魚投網、三月安居鳥入籠，如何是出格為人一句？」師便打。僧云：「白拈手段憑師顯，更整綱宗利有情。」師云：「將謂別有麼？」僧云：「頭頭垂示處，仔細好生觀。」師云：「元來，元來。」僧云：「一等擎天手，當機各有奇。」師云：「猶是詐明頭。」乃云：「剔起少林燈，誰不生歡悅？吹殺暗中行，各要知時節。奮佛祖鉗錘、提衲僧巴鼻，咸謂頂

門眼正、肘後符靈，不肯深培厚蓄，急欲播弄唇皮，大似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欲趨霄漢何期？正當解制，一句作麼生道？春色滿園關不住，任他紅杏出墻窺。更有一偈舉似大眾：腳下草鞋肩上包，輕鬆那怕路途遙？轉身換步無多子，試看春風度柳梢。」

彌勒院，請上堂。「二月二，瓜菜荳茄齊落地，來朝受用在今朝，今朝不辦來朝悔。世法、佛法沒兩般，唯有禪家不等閒，赤體挨開無縫塔，常把南辰向北看。更有一般奇特處，寒時向火熱乘涼，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長老！既是向火、乘涼，有什麼奇特？』只向他道：『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知歸到此間？』」復舉：「甘贊行者往南泉和尚處設齋，黃檗為首座，者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者舁錢便出。須臾復入，云：『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者即行嘲。妙喜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卻較些子。』」師云：「且道雲居羅漢即今在什麼處？大家指出看。」良久，云：「如無，廣慧自指出也。彌勒院裏也不識。」

師誕日，上堂。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禮拜。祖歸方丈，士隨入，云：『適來弄巧成拙。』妙喜云：『馬祖上覷下覷則不無，爭奈昧卻本來人？龐公作禮也是囫圇吞箇棗。祖歸方丈，士隨入，云：「適來弄巧成拙。」也救得一半。』天寧云：『說什麼救得一半？他日換手槌胸去在。』」師云：「龐居士高高峰頂立，馬大師深深海底行，妙喜老漢眼空四海、傍若無人，不料被天寧覷破。且道覷破意作麼生？三級浪高魚化龍，痴人猶戽夜塘水。」

上堂。「一春三箇月，二月多風雨，此月不同前，芳菲遍桃李。桃豈自能紅？李豈自能白？紅白分明不在花，在花卻被他埋沒。不埋沒，從茲透露真消息，非但覷破古靈雲，亦乃覷破老迦葉。所以陸亙問南泉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意旨如何？』泉指庭前牡丹，云：『太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南泉點醒陸亙，廣慧點醒諸人。且道：廣慧點處與南泉點處，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未具參學眼在；若道是別，亦未具參學眼在。畢竟如何？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上堂。「今朝三月半，春月光繚亂，穿花過柳落前溪，是處澄潭無不現。所謂：相元虛，恒泯一，體性雖實，常在萬緣。且道如何是萬緣底性？」以拂子打圓相，云：「本無偏炤處，剛有不明時。」

上堂。「三春已過，九夏初臨，聚玄徒與林間，扇真風於世外，篆不雕之心印，提出格之宗乘。且道出格宗乘作麼生提？還有道得者

麼？」良久，云：「麥子頭垂春熟好，荳花口吐莢前心。」
送法被莊嚴至，上堂。「清淡廣慧寺，莊嚴半點無，通州季菴主成就，化檀那供養三寶尊，得福非小可，為眾請說法，度人還自度，此是大乘因，定獲大乘果。山僧無法為人說，陞座無非告真實，鵲噪鴉鳴代舉揚，柳綠桃紅呈妙訣。箇事從來不覆藏，臨濟德山徒棒喝，輸他鼻祖自知羞，獨坐少林唯面壁，此是人間大丈夫，令余千載常相憶。常相憶，內外身心如鐵石。大眾！身心既如鐵石，為甚又常相憶？」良久，云：「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到虎丘，上堂。僧問：「針芥相投，師資契合，隆祖家風，重為克振。」師云：「綠樹陰濃夏日長。」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也是依他做就。」問：「潑天門戶，龍象奇逢，舊國新王即不問，子承父業事如何？」師便打。進云：「擊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師云：「勞而何用？」進云：「秖如坐致太平又作麼生？」師云：「月明簾外轉身難。」進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師云：「許汝一半。」進云：「這老作家猶在。」師云：「累及老僧不少。」士問：「法王法令今日重新，睡虎遺風乞師垂示。」師豎拂子，云：「還見隆祖麼？」進云：「法窟窟中獅子子，一聲哮吼萬人驚。」師云：「低聲，低聲。」進云：「恁麼則水秀山明，地靈人傑去也。」師云：「猶是兩重公案。」乃云：「纔入空門慕此山，到來果爾不尋常，石頭塊塊生公列，綠樹條條露祖顏。先聖時時陞紺座，梵天日日繞華筵，眾中莫道無聞見，剎說何曾有間然？所以道：諸佛道不及處，人人開口道著；諸佛行不到處，人人舉步踏著。既然道著又能踏著，因甚問著？十箇有五雙不知落處，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清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賓主相逢即不問，願聞法要請師宣。」師便打。僧便喝，師又打，僧又喝。師云：「三喝後又如何？」僧禮拜，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云：「果然。」乃云：「挈杖沿場事不凡，豈貪香供入人間？一條白棒求知己，果是英靈出眾看。」拈拄杖，卓一卓，云：「不向此時親決了，空教兩鬢著霜寒。」
上堂。「前宵愁夜雨，今日喜天晴，了達其中旨，高低一坦平。所以道：藏身須是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塵塵盡是毘盧佛，色色無非觀世音，海中有月毋撈捉，腳下無舟努力撐。既是無舟，撐箇甚麼？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開爐，上堂。「廣慧寺裏復開爐，出礦精金會也無？直下不生顛倒見，管教凡聖兩情枯。所以古人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

不二，即如如佛。』且道佛在甚麼處？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

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欲隱彌露，擬晦全彰。是以釋迦掩室于摩竭，無剎不現；淨名杜口于毘耶，聲震大千。無舌人方能解語、無手人正好行拳，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正是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得恁麼人，自然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面南看北斗，低首望青天，拈起時纖塵不立，放下時萬彙齊彰。且道不拈不放又作麼生？當陽皎潔無回互，一道孤光朗太虛。」

上堂。「海門何可羨？所羨是諸山，屢捐清淨貲，作供到三仙。三仙無所長，何德報諸山？」呈拄杖，云：「只將這條棒，棒棒棒諸山，棒下忽翻身，所酬非可量。不是涅槃心，亦非正法眼，千聖不能名，萬靈徒渴仰，獨有過量人，到此絕伎倆。大眾！既是過量人，為甚卻絕伎倆？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

歲朝，上堂。舉：「香嚴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真淨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只有一領黑漆布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鳳林云：『香嚴貧未是貧，奈何猶有箇渾身？真淨富未是富，家私未免俱呈露。鳳林這裏不說富、不說貧，隨家豐儉沒疏親。』豎拂，云：『收來兔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九斤。』」師云：「可謂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廣慧鼠尾續貂，也要出一頭地。也說富、也說貧，客來管待驗疏親。」豎拂，云：「時逢瓠子彎彎曲，纔遇冬瓜儱侗伸。」

解制，上堂。「舊冬結制遲，今春解制速，只要己事明，毋論期延促。筆描菩薩火中行，泥捏金剛水底宿，不作奇特商量，已得見超佛祖。阿呵呵！會也麼？解開布袋口，放出甕中鵝。」

海安廣慧寺，上堂。「纔過新春與上元，臘梅開了白梅開，柳眼纔青桃萼綻，莫教錯過好生看。眾中還有善看者麼？不妨出眾與拄杖子相見，無則山僧別行一路去也。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未嘗道著一字，雖然不道一字，函函翰墨淋漓。祖師十萬餘程西來，未嘗接得一人，雖然不接一人，箇箇頂天立地。權實雙行，性相不二，縱奪自由，主賓互換。所以天龍秖豎一指、秘魔一味擎叉，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斯皆藏身須是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如能諦信無疑，管取一生了辦。」復舉：「白雲端和尚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卻。』山僧今日拈卻一莖草，且道瓊樓玉殿在甚麼

處？」拈拄杖，云：「還會麼？海門到此二百二，更加二百到揚州。」

上堂。「春風習習，春雨霏霏，陣陣示古佛家風，點點演今時妙義。法無異相，即色全彰；時無異緣，和聲吐露。上根利智一聞千悟，獲大總持，撒手懸崖更無餘事。且應時一句作麼生道？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

上堂。「目前無法，正體昭然，所以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人不是人、物不是物；萬象歷然，神機廓爾，所以山即是山、水即是水、人即是人、物即是物。提起金剛王，斬斷有無見，向名言未立、文彩未彰已前一時坐斷，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等虛空之寬廣、同日月之恒明，一切處無不圓滿、一切處無不周遍，淨裸裸了無得失、赤灑灑併絕見聞，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化，向威音那畔藏身，卻在聲色門頭吐氣，等閒現出三頭六臂，橫拈倒用，逆行順化，隨機赴感，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一微塵轉大法輪。正與麼時，且道如何指示？一言難啟口，千古意分明。」

啟建龍華大會，眾居士請上堂。師云：「法無定體，遇緣即宗，祖意全提，十方坐斷。從上佛祖有口只堪挂壁，眾中有超佛越祖者麼？出來道看。」僧問：「世尊靈山會上說法、慈氏龍華會上說法，是同？是別？」師云：「分身兩處聽。」進云：「聽後又如何？」師云：「便能獅子吼。」進云：「獅子作麼生吼？」師豎拂子，云：「聞麼？」進云：「某甲不聞。」師云：「正是有耳不聞華藏語。」乃云：「昔投嘉會已堪誇，此日還過喜更多，建設重重勤接引，現生同遇入龍華。現前大眾既與老僧同入此會，當與老僧同見同聞，龍華教主三會說法，度無量百千億眾，即今在山僧拂子頭上現大人相、放大光明，初會說法，大眾還聞麼？若也聞得，且道說甚麼法？若道不聞，是為有耳不聞華藏語。既不能聞則不能見，是為有眼不睹遮那身。既然不聞不睹，雖入而不入、雖遇而不遇，便成空過，有何益哉？已過關者，不在其數。未過關者，若是眼裏有筋、皮下有血，聞恁麼話便能奮起新鮮志氣，咬緊牙根，捏緊拳頭，豎起脊梁，晝三夜三，定要討箇分曉。討來討去，忽然討著，便見身心本空，見聞莫及，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便與龍華教主把手共行，非為分外。到恁麼地，始不負入此大會，使建會眾姓各獲無量不可思議之福，是則名為福田僧也。敢問大眾：討來討去，忽然討著底事作麼生？還會麼？屋上直排三道麴，門前低叫一聲糕。」卓杖，下座。

海門眾居士請上堂。師云：「百年難遇歲朝春，生世罕逢龍華會。歲朝春不遇，於我何損益？龍華會不逢，福因無處植。是以諸位善信來入三仙，發此莫大之勝心，協力建此龍華大會，成就一切宰

官、長者、善男信女，種此莫大之善因，可謂萬善同歸、六度齊修，自利、利他之佛事皆悉圓滿矣。何也？欲引一切成就檀波羅蜜故，建此龍華道場；欲引一切成就毘梨耶波羅蜜故，建此戒堂；欲引一切成就忍辱波羅蜜故，建此般若堂；欲引一切成就精進波羅蜜故，建此大悲堂；欲引一切成就禪波羅蜜故，建此觀堂；欲引一切成就智慧波羅蜜故，建此華嚴堂。雖然，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不見梁武帝問達磨祖師：『朕自即位以來，造塔建寺、供佛齋僧，有何功德？』磨云：『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非真功德。』帝云：『如何是真功德？』磨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今有一頌舉似大眾：鷓鴣啼處百花香，信步閒行踏帝鄉，寄語途中未歸客，休將此語錯商量。」下座。

上堂。「龍華教主無我執，故得分身千百億，百億世界坐道場，百億世界莊嚴具，百億世界化群迷，百億世界修供養，身放百億大悲光，六道眾生皆解脫。何故噁？獄道眾生遇此光，轉苦趣為樂土；鬼道眾生遇此光，轉饑虛為飽滿；畜道眾生遇此光，轉愚癡為智慧；人道眾生遇此光，轉十惡為十善；羅道眾生遇此光，轉嗔心為慈悲；天道眾生遇此光，舍快樂而修菩提。」師驀豎拂子，云：「即今彌勒世尊又放一光了也，大眾還見麼？若也見得，便與彌勒齊肩；脫或未然，龍華大會難遭遇，報本酬恩在目今。」下座。

上堂。「龍華會啟，慈雲彌覆於娑婆；水陸堂開，法雨普滋於震旦。一毫頭上現寶王剎，莊嚴別是一乾坤；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梵唄永歌於晝夜。還有騎聲蓋色者麼？」良久，云：「不見道：『心如法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據龐居士，如來禪則可，祖師禪未在。且道如何是祖師禪？陣雲橫海上。」豎拂，云：「拔劍攪龍門。」擊拂下座。

上堂。僧問：「龍樹枝頭光赫奕，全彰箇段真消息，果能直下便知歸，何待當來問彌勒？直下知歸則且置，如何是箇段消息？」師豎拂云：「會麼？」進云：「恁麼則四方八面活潑潑，縱橫沙界露堂堂。」便拜，師云：「未是這箇消息。」乃云：「昔年去，去實不去，土山嶺上多柏樹；今歲來，來實不來，山門依舊向南開。不去不來成底事，大家出手建龍華。所以昔日龐婆入鹿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回向，婆子拈梳子插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頌曰：『牙梳反插鬢雲斜，文綵分明莫點加，堪羨老婆多伎倆，能將公道驗龍蛇。』大眾且道：如何是龐婆底公道？」豎拂，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下座。

上堂。「纔過初一，又逢月半，流光易邁，幻境非堅。大家好整歸鞭，莫待手忙腳亂，販夫灶婦懇切瞻依、外道魔人誠心歸命，庶免閻老子打算飯錢；其或不然，打鬼屙臀有日在。敢問大眾：歸鞭作麼生整？不見古人道：『百骸俱潰散，一物鎮常靈。』百骸潰散終歸土，一物常靈何處安？頌曰：『一物常靈何處安？白雲散盡見青巒，排空聳翠磨今古，剔起眉毛仔細看。』如其不會，正好加參。」

上堂。「言言見諦，八角磨盤空裏轉；句句超宗，三腳驢子弄蹄行。不落離微一句作麼生道？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復舉：「昔時法華和尚終日誦《法華》，一日誦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豁然大悟，添後兩語：『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據老僧檢點將來，是則也是、是則未是。何也？只為冬行春令。老僧亦續二語：『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十月天漸寒，綿衣及早辦。』不敢與古人鬥巧，只要應箇時節。」下座。

浮石禪師語錄卷三(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四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寧波府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師在華山同葉，受天童眾護法請上堂。「報恩擔子纔交卸，已入西山養病軀，閉戶不聞塵俗事，開門接見大檀書。細揣力微難荷重，追思祖席豈容虛？目昏齒落誠無用，自有金湯永護持。大眾且道：如何是護持的事？山門鎮靜燈無盡，祖道重揚葉有光。」

到山，上堂。至座前拈疏，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乾坤既爾，人理亦然。公正分明，再煩維那宣過。」宣畢，陞座，拈香祝聖畢，復拈香云：「此一瓣香第四回拈出，奉供本山先師密老和尚，用酬法乳。」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時海眾沸騰，遂止問話，乃云：「遞代相承，古今不易，法門重荷，貴在有力大人。山僧年當衰邁，時值秋晚，已甘退居同葉，忽蒙檀護見招，因念先人法席，扶病入山，賴有遠近檀那、合山大眾協力相扶，使法輪與食輪共轉，福性與慧性同修；其或不然，未免旁觀者哂。此事且置，到山一句作麼生道？」豎拂子，云：「月愛谿聲流不去，雲懷山色復飛來。」上首復白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師至南翔萬壽寺，請上堂。「自忘衰朽赴天童，匍匐諸山興轉濃，賴有法嗣咸出手，大家扶起破沙盆。祖翁叢席非輕視，浙省名藍第一山，天上卿雲生泰嶽，人間福水長滄溟。正恁麼時，一句又作麼生？」豎拂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開爐，上堂。僧問：「祖庭創闢萬山巔，七十餘燈續後先，此日爐開烹佛祖，沙盆意旨請師宣。」師云：「日輪正當午。」進云：「一句歸宗萬國朝，虛空合掌森羅拜。」師云：「如何是拜的事？」僧呈坐具，云：「和尚也須著眼始得。」師云：「你是箇瞎漢。」問：「清光匝地，簇錦攢花，風雲際會且置，如何是天童境？」師卓拄杖，云：「失卻你眼。」進云：「和尚也須著眼看。」師打云：「還見麼？」進云：「日輪正當午，白雲覆青山。」師打云：「總是眼花。」乃云：「天童主法已頻更，今臘開爐屬老僧，一眾同參須努力，大家扶起破沙盆。沙盆扶起不尋常，八面玲瓏盡放光，四聖六凡無可避，大千沙界箇中藏。大眾！藏即且置，為什麼無可避？還會麼？天上五衰相現，人間八苦交煎。」

上堂。僧問：「海眾雲臻即不問，擊鼓陞堂事若何？」師打云：「要你薦取。」進云：「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師云：「仲冬

猶寒。」乃云：「老僧出世至於今，化主相煩數百僧，惟有迴然真出類，到頭不昧始初心。六年苦行緣方就，萬里關山覓施人，自利利他辦箇事，總教當下契無生。大眾！如何是無生之旨？」良久，云：「玲瓏巖上石，飛去復飛來。」

元旦，上堂。僧問：「一元來復，百福俱臻，慶時納祐一句如何道？」師云：「歲朝東北，五禾大熟。」進云：「恁麼則人安物阜，海晏河清去也。」師云：「時清休唱太平歌。」乃云：「元旦一，萬事吉，衲僧不用加參，管取通身眼徹。因甚如此？不羨銕牛耕陸地，慣能井底種林檎。」

解制，上堂。僧問：「繩頭把住，滴水冰生；布袋解開，珠迴玉轉。妙手僧繇描不就，請師點出大家看。」師便打。進云：「謝師一棒當陽妙，覿面還他作者知，祇如解制一句又作麼生？」師復打。進云：「恁麼則一條拄杖子，隨處立乾坤。」師云：「如何是你拄杖子？」進云：「孟春猶寒，伏惟珍重。」便禮拜，師云：「好與三十棒。」問：「三月安居今已滿，解制一句乞師宣。」師云：「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進云：「踏得故鄉田地穩，何須向外去馳求？」師云：「如何是你故鄉田地？」進云：「無影樹頭花爛熳，春光不與四時同。」師云：「如何是你不同處？」進云：「一句迴超千聖路，萬靈何處謝無私？」問：「渡頭喜得水聲息，古國梅花香滿林，布袋解開雲水去，清關橋翠鎖何人？」師豎拄杖，云：「見麼？」進云：「和尚則恁麼，學人又不然。」師云：「又作麼生？」僧頓足，師便打。進云：「拄杖點開新日月，芒鞋一任破青山。」師云：「切莫亂走。」乃云：「獨釣寒潭過一冬，竿頭稱意幾回逢？從今且聽隨流去，等待風雲自受擒。眾中還有不受擒者麼？」良久，云：「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堂。「太白峰頭，煙雲靄靄；清關橋下，澗水潺潺。潺潺非聲，靄靄非色，非色非聲，誰能薦得？若也薦得，便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可與靈雲、香嚴二大老把手共行，同門出入。到恁麼地，只可自利，未得利人。若要利人，須知更有向上事在。且如何是向上事？」豎拂，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本是沒量人，一切難描摹，從出母胎來，將錯而認錯。」合掌，云：「大眾會麼？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本來是佛。」

佛誕，上堂。「大患莫重於迷為病，良劑莫善於悟為藥，直教脫體輕安，藥病一齊拈卻。所以經云：『破有法王出現於世，隨眾生欲而為說法。』只如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週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且道：隨眾生欲？不隨

眾生欲？若人道得貼體句，天童拄杖子即今兩手分付；其或未能，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箇事明明不覆藏，青山疊疊正當陽，衲僧具有超方眼，蓋色騎聲脫體彰。所以陸亙告南泉云：『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諸人還知南泉指醒大夫處麼？若知南泉指醒大夫處，便知老僧指醒諸人處；若知老僧指醒諸人處，便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處。脫或未能，不免老僧再為諸人下箇註腳：若將眼見終難會，耳處看來方始知。」

開爐，上堂。僧問：「法幢高豎，利物利生；爐鞴重開，烹佛烹祖。向上鉗錘知玅密，當機不讓且如何？」師云：「好與三十棒。」進云：「一喝分賓主，炤用一齊行，如何是炤用齊行底事？」師打云：「還識得者箇麼？」進云：「恁麼則百戰場中誇獨勝，萬人叢裏奪高標。」師云：「未許汝在。」進云：「怎奈龍吟大海、虎嘯高原去也？」師云：「正好喫棒。」僧禮拜，云：「沾恩有分。」師乃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萬古長空渾不動，一朝風月任安排，眾中還有出手者麼？」良久，云：「如無，老僧獨弄去也。朔日開爐謂結冬，無端掘窖陷諸人，如能箇裏翻身轉，便是林間出世僧。大眾還知翻身底意麼？不見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既明白已，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則譬若牛過窗櫺，頭角四蹄俱已過，還有尾巴過不得在。過得、過不得則且置，如何是即日開爐底意？百爐鞴鉗錘全不用，不加火力自相鎔。」

臘八，上堂。「我佛世尊四月八日降生，臘月八日成道。降生時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成道時乃云：『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由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世尊初生時早已揭露人天眾前，臨末稍頭復言：『成道者何也？』正見世尊乃是古佛再來，度生為急務，故纔出胎時便乃全體揭露獨尊之旨，欲使一切天人悉皆領悟。怎奈根器未純，聞如不聞、見如不見，世尊只得隱聖同凡，捨四海之富、萬乘之尊，辭恩割愛，離皇宮、入雪山，隳肢體、黜聰明，六年勤苦，於臘八夜睹明星方云成道。此道非我一人獨有，乃人人本具，具而不能證者，只為汝等二六時中不思善便思惡、不思善惡便落無記，一切有為之法如夢幻泡影，頭頭執著、事事認真，所以不能證得。更見世尊慈悲之至、婆心之切，為汝諸人猶未悟去，即今在此討箇甚麼？」以拄杖一時旋風打散，歸方丈。

上堂。「急景凋年候，朔風凍雨天，雪中來送炭，千里不辭艱。為甚肯如是？只為閉門造車，開門合轍。憶昔南院顒和尚上堂，云：

『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未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云：『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顯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未是某甲問處。』顯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顯便打，僧不肯。」師云：「南院可謂孤高，者僧亦為希遇。雖然，仔細檢點將來，二俱未在。何也？不見道：『有諸己然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即今有傍不甘者出，理前問，老僧向他道：『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且道老僧與南院還有優劣也無？如有緇素得明，即今分半座與伊；其或未能，莫將無事為無事，往往事生無事中。」下座。

解制，上堂。「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解制在歲終，方木逗圓孔。如能句下翻身，不枉摩裙擦褲。果乃見得透、信得及、擔荷得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逆順縱橫，隨緣自在；其或未能，他日閻老子算飯錢，打鬼胐臀有日在。此事且置，即今解制一句作麼生道？蚯蚓驀過東海，泥鰍倒上須彌。」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古余維那請上堂。那問：「爪牙久伏在深林，未肯輕將露與人，今至法王獅子窟，當陽聊且一嚬呻。」遂一喝，師云：「好喝。」那作圓相，師便打。那云：「棒頭有眼，須辨龍蛇。」師云：「瞞他不得。」那又喝，師云：「再喝看。」那云：「不勞再驗。」師便休去，乃云：「本自無生慶有生，有生方得契無生，有無坐斷非為妙，有有無無建本宗。所以紙衣道者參曹山，山問：『如何是紙衣體？』衣云：『寸絲不挂。』山云：『如何是紙衣用？』衣便脫去。山以手拍肩，云：『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衣便來問，山云：『一靈真性。』『不假胞胎事如何？』山云：『未是妙。』衣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大眾！還知不借借麼？不見《華嚴》云：『相原虛，恒泯一，體性雖實，常在萬緣。』敢問大眾：如何是萬緣底性？如有道得，恰好老僧拄杖子兩手分付；脫或未能，老僧自道去也。」豎拂子，云：「會麼？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一，箇事紛紛俱漏泄，柳陰深處噪新蟬，池上荷香襲幽室，嘶風木馬空成夢，喘月泥牛醉未知。所以當年缺齒翁曾對梁王道：『不識佛心，天子雖聰敏，至此茫然如面壁。』何以？不見經云：『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且道如何是佛智？笑裏一毛無間斷，毫端十字路縱橫。」

天童退院，上堂。師云：「昔夢先師喚老僧，老僧出接，見先人手持雨傘，忙撐起，頻喚：『來來與共撐。』是故，聞呼予即至，果遭此地兩無秋，冥中猶仗先師力，不覺怡然二載周。自揣暮年難獨荷，敢邀碩德繼先猷，遙請木兄承己諾，殘棋一局適將收。敢辭大眾出山去，莫訝相逢未有期，須知無去無來者，千里何曾間一絲？

大眾！既千里之遙，為何不間一絲？」豎拂，云：「會麼？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卓杖，下座。

秀州棲真寺語錄

上堂。拈疏云：「好事不瞞人，對眾親拈出。」復呈云：「大眾會麼？恐有不會，再煩維那宣過。」指法座，云：「峭巍巍壁立萬仞，孤迥迥突露當陽，和盤托出無人會，曲糸重登再舉揚。」喝一喝便陞，拈香畢，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乃云：「纔入西山又出山，天緣於此孰能攀？去住不生留別念，一道孤光萬境含。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是本無迷悟，要了箇甚麼？」豎拂，云：「還會麼？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嬴來方始休。」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僧問：「太白破沙盆舊話，棲真今日又重圓，破沙盆話即不問，棲真新令請師宣。」師云：「門前一對金剛。」進云：「蒙師指出新條令，普使群英盡飽餐。」師云：「如何是你飽餐底事？」進云：「百戰場中誇獨勝，萬人叢裏凱歌回。」師云：「未許你在。」進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便打。進云：「杖頭點出摩醯眼，爍破晴空亙古今。」師云：「今日且放過。」進云：「大眾證明去也。」乃云：「捏不成團裂不開，孤光耿耿絕塵埃，丈夫如未超方便，徒使瞿曇空歎哉。是以，浮談萬卷，不如至理片言；腐藥千箱，豈若還丹一粒？還丹一粒，點銕成金；至理片言，轉凡作聖。秖如目前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作麼生轉？撒開一切浮名目，著著拈來不是塵。」卓拄杖，下座。

浴佛，上堂。僧問：「海天浩渺，法界無邊，未審瞿曇又在何處降生？」師云：「腳跟下薦取。」進云：「赤體風前烏律律，放光動地豈緜人？」師云：「莫眼花。」進云：「恁麼則旃檀林裏香風發，錦上鋪花三兩層。」師云：「轉見不堪。」僧喝，師便打，乃云：「一番拈起一番新，今日瞿曇得降生，此事明明無間隔，頻燒香水浴金身。眾中有知恩者，貼體道將一句來。」良久，云：「如無，山僧自道去也。指天指地令人會，七步周行示獨尊。」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綠樹陰濃夏日長，子規聲裏好商量，臨濟三玄來啟問，請師一一為宣揚。」師云：「風吹不響鈴兒草，雨打無聲鼓子花。」進云：「三玄三要承師指，末後一句事如何？」師打。僧喝，師又打。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

云：「退後著。」乃云：「青悠悠蘆葦四遶，白茫茫秀水一灣，庭前古柏參差，閣後新篁直豎，即此便是棲真境，擬問棲真成自昧。問既成昧、不問不知，正恁麼時如何即得？」舉起拂，云：「會麼？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上堂。「荷葉團團擎翠蓋，蓮華灼灼鬥紅粧，馨香越格無人薦，又逐薰風過埜塘。可謂婆心太切，迷子何知？是以，世尊退兜率而降王宮，脫珍御而著弊垢。達磨西來折葦渡江、面壁九載，已見慈悲之極，損己而益人，如母念子，靡所不至。故經云：『達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香嚴擊竹、靈雲見桃、長慶捲簾、百丈扭鼻，斯皆達法自性者也。雖然，只如傅大士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敲冰來煮茶。』且道明甚麼邊事？」豎拂，云：「還會麼？陳年骨董無人問，拈出當陽也怖人。」擊拂子，下座。

龍池掃塔，眾請上堂。僧問：「象駕入山，林木盡皆失色；正法眼藏，一眾仰望匡扶。報德酬恩則且止，祖禰不了事如何？」師云：「不勞上座擔憂。」進云：「秖如三聖推他保壽出頭，為甚瞎卻鎮州人眼？」師云：「秖為流通。」進云：「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倒一說。」進云：「謝師荅話。」師云：「今日老僧失利。」問：「春雨如膏新點黛，和風樹老正垂陰，蓋覆乾坤則不問，歸源一句請師宣。」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古塔喬松迎瑞靄，生機獨露杖頭尖。」師云：「非汝境界。」進云：「與麼則龍池一脈源流遠，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遠之遠矣。」進云：「一雨三根皆普潤，大千無處不霑恩。」師云：「知音者少。」僧禮拜，歸眾，乃云：「遞代相承古至今，法音三世布寰中，禹門堂上師親印，太白峰前兄繼燈。惟有老僧緣甚尠，半生清淡寄松陵，戊春為作翁兄奠，努力登山惜暮齡。茲因古帆侄同合山勤舊禮請老僧陞於此座，老僧素不知道何法可說，但盡偷心，洞然明白，是以釋迦為此掩室於摩竭、淨名為此杜口於毘耶、鼻祖為此對梁武道箇不識。且道老僧見處與古人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常州府宜興善權寺語錄

上堂。至法座，云：「法無定相，遇緣即宗；事無一向，有請則赴。」呈疏，云：「大眾既已洞明，何煩維那再讀？」以拄杖指法座，云：「從空疊就，平地敷陳，祖令既行，當仁不讓。」

遂陞座，拈香畢，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多生種植，半世辛勤，今當第五回拈出，供養天童堂上明故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法幢經偃已多年，眾手相扶豎不難，世、出世間功德聚，勸君莫作等閒看。眾中還有出手者麼？」僧問：「離墨峰高連太白，曹溪浪湧漲荊溪，把定封彊則且止，隨方導物事如何？」師云：「看孔著楔。」進云：「如是則一句無私今古共，清風匝地四簷生。」師云：「從來不敢擔當。」進云：「曾經白汗出，莖草現瓊樓。」師云：「說得不如行得。」進云：「今日親領和尚。」師云：「只恐孤負老僧。」乃云：「法幢境界絕思惟，碧眼黃頭竟莫窺，任是三賢并十聖，也應到此豎降旗。大眾且道：法幢境界有甚奇特？不見教中道：『法幢者，乃表根本大智。』此智為諸佛之師，即如來清淨法身，此身即釋迦如來本然自性，此性非獨如來有之，一切眾生皆已具足，只因一點無明當面覆卻，遂成迷昧。苟非大智光明炤了，何能轉凡成聖，永脫輪迴？是以諸佛如來由此大智光明力故，頓獲本妙明心，契同毘盧；法界諸大菩薩由此大智光明力故，廣修萬行，頓成滿足菩提；一切聲聞、緣覺由此大智光明力故，圓修四果，獨證單空；一切凡夫由此大智光明力故，炤空煩惱，徹悟自心；天下宗師由此大智光明力故，據坐猊床，弘揚祖道。是以從上佛佛祖祖莫不由此大智而發行，由行會理，證理成果。凡有動作施為，莫不由此大智而得成就，所謂『百億毛頭師子智，一莖艸上現全威』。茲因明如、商谷等自念：為僧不寓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是以發弘誓願，恢復久廢之古剎，恭同闔邑縉紳、文學、居士遠招老僧主法。自揣年邁無力擔荷，再三推委，推委不下，只得勉力詣山，陞於此座，證明如上之功德莫不皆從大智而發行，事成功倍，則證理成聖不難矣。凡為善權捐捨一椽、一柱、一磚、一瓦，所獲功德與眾上人功德無異。雖然，眾上人與眾施主還見得三輪體空，不住於相麼？」卓杖，云：「因該果海空心量，果徹因源報莫窮。」下座。

監院設齋，請上堂。僧問：「洞壑空山，無聲不應；洪鐘在架，有扣則鳴。學人擬興數問，請師一一為荅。」師云：「逐一問將來。」進云：「墀偃千年柏，碑題三世因，如何是善權景？」師云：「兩洞真仙界。」進云：「眉橫離墨翠，衣掛國山雲，如何是景中人？」師云：「遊人接踵來。」進云：「任他崖石爛，終古為誰通？如何是人中意？」師云：「到此方知。」「學人未問已前，一句又作麼生舉揚？」師云：「秋深黃葉落。」進云：「將謂春歸無覓處，依然轉入此中來。」師云：「不可妄通消息。」乃云：「進院以來經六日，長宜風俗毫無別，渴飲饑餐事事同，謙和到處

生歡悅，個事從來不覆藏，擬議低頭成自隔。不自隔，冷灰豆爆豁雙眸，天上人間無等匹。今日慈炤監院設齋供眾，禮請山僧陞座，要與大眾結般若緣。若有人問：『結緣且止，如何是般若？』向他道：『林空山露骨，風動水生紋。』」卓拄杖，下座。

浪木靜主領溧陽舊縣上興埠董、張、史三居士設齋，請上堂。師云：「子月一西來，祖意分明極，赤體條條不覆藏，玉容點點無遮隔。」舉拂，云：「信手拈來不是塵。」擊拂子，云：「從來撲落非他物，只要當人見得真，曠劫無明當下息。三世諸佛本同參，歷代祖師元氣合，聖見凡情一并消，涅槃生死空依號。到恁麼地，且道還假修證也無？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臘月，結制，上堂。師云：「善權臘月結制，不效諸方舊例，亦非特出一頭，秖要諸人共會。且道作麼生會？昔年迦葉為阿難，倒卻門前這剎竿，今日大家共扶起，做個兒孫不枉然。」卓拄杖，下座。

出山回，上堂。師云：「出山經月始回山，舊歲新年莫異看，胸次不存來往跡，超今越古事無難。所以古人道：『不執有相，弗住空寂，二邊不住，中道迥立，脫體無依，孤光絕待。』眾中還有到恁麼地者麼？」良久，云：「有無且置，如何是超今越古不難底事？」豎拂，云：「莫待夜深剛把火，即今當道與人看。」

解制，上堂。師云：「老僧無福又無能，人事攀緣念似冰，秖可杜門延暮景，那堪搖尾乞諸鄰？今朝放出英靈漢，散與諸方繼祖燈，他日有緣再相聚，親疏惟驗棒頭痕。大眾且道：有痕者親？無痕者親？有痕者疏？無痕者疏？試檢點看。」良久，云：「作麼生檢點？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卓拄杖，下座。

浮石禪師語錄卷四(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五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蘇州府嘗熟福城禪寺語錄

山門。云：「豁開戶牖，內外通徹；凡聖交參，龍蛇互入。」遂喝云：「須知香海寬洪，那比污池淺迮？」便入。
佛殿。云：「佛者，覺也。佛在者裏，覺在甚麼處？」呈臥具，云：「無相國中留不住，月華影裏覓還難。」
伽藍。云：「拈香禮拜，神明自知，昔受靈山囑，今當大護持。」
祖師。云：「隻履西歸後，兒孫滿大唐，不肖忝於斯，慚拈者瓣香。」
方丈。云：「據此室，行此令，驅耕奪食，拔楔抽釘，任他隱勝現劣、以劣作勝，明鏡高懸，妍醜自現。」
即日鎮臺楊護法設齋，請上堂。師指座，云：「只此華王座，人人盡可登，但能真悟徹，足下便升騰。且道悟箇甚麼？還見麼？」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惟願堯風清六合，佛日炤三千。」復拈云：「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乃至本府本縣各位尊官，咸作王家砥柱，永為佛法金湯。」復拈云：「此一瓣香，奉為護法、檀越、縉紳、孝廉、文學，人人獲堅固之身，各各悟毘盧之性。」復拈云：「此一瓣香，奉為本山肇建浮圖寶殿大功德主，現生五福，咸臻他報，二嚴克備。」復拈云：「此一瓣香，第七回拈出，奉供天童堂上明故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師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畢，僧問：「法雷大震，猊座高陞，虎驟龍驤即不問，入院風規事若何？」師舉拂，云：「看取令行時。」進云：「古虞山色千層秀，新塔風光七級高，如何是福城境？」師云：「親言出親口。」進云：「隨宜所說法如雨，太白源流一派長，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人上座萬人參。」進云：「意氣不從天地得，縱橫何處不風流？」師云：「切莫詐明頭。」進云：「解下虎鈴驚大地，象王鼻孔謾撩天。」師云：「料你也不識。」僧禮拜退，乃云：「昔年曾住福城寺，今日依然住福城，彼此處殊名不異，百千諸佛一燈明。故經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敢問大眾：如何是本光？」良久，云：「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喝一喝，下座(師昔曾住嘉禾福城)。
結制，毛德卿同眾居士請上堂。師拈香畢，乃云：「福城寺裏始開爐，七事元來一事無，衲子如能真辦道，三餐供給有檀那。故曰：

『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秖如道本天然，如何用功方為真辦？不見古人道：『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心不妄者，以見真參之力也。因真參力故，故心無妄。經不云乎：『諸妄消亡，不真何待？』」豎拂，云：「會麼？未明有說皆成謗，明了無言死水中。」擲拂，下座。

久隱禪人同童聖修、包祖瑞、陸志一、吳超惺、眾優婆夷請上堂。云：「一年四季已過三，惟剩隆冬又將去，衲衣下事豁然惺，拍掌呵呵成笑具。既已得惺，為甚反成笑具？只為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舉：「世尊昔日在靈山會上說《無量義經》，入無量義定，是時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世尊從眉間放白毫相光，炤見東方萬八千土。於是彌勒騰疑，文殊領荅，乃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即此本光人人本具、箇箇不無，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迷悟兩無干，方堪入廛垂手、接物利生。昨日夜叉頭、今朝菩薩面，逆順總成權，折攝皆方便。此猶是建化門庭邊事，畢竟歸根得旨一句作麼生道？」震威一喝，下座。

梁父王居士壽誕，請上堂。僧問：「福城初興一物無，般般應用仗檀那，今朝虔設雲廚供，慶讚因齋事若何？」師云：「風來草偃。」進云：「竺國西天增壽域，須彌頂上[祝/土]金隄。」師云：「水到渠成。」進云：「大家一缽和羅飯，鼓腹謳歌頌太平。」師云：「分明聽取。」僧禮拜退。問：「放行也，是處是慈氏；把住也，無門無善財。請問和尚：即今放行則是？把住則是？」師豎拂云：「汝道看。」進云：「恁麼則兩頭俱坐斷，八極起清風。」師云：「是把住？是放行？」進云：「和尚是何心行？」師云：「路遙知馬力。」進云：「學人禮拜去也。」師云：「日久見人心。」乃云：「朔風凜凜歲將周，新舊相交秖一旬，雪月霜花無限意，誰能於此悟天真？是以陸亙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夫無語。大夫無語則且止，南泉荅處大眾還知麼？若也不知，老僧為汝下箇註腳：不離花顏識肇顏，花顏怎比肇顏鮮？肇顏不在花顏上，萬紫千紅盡失顏。還知老僧見處麼？若知老僧見處，便知南泉荅處；若知南泉荅處，便知陸亙問處。如總不知，不可丟在無事甲裏。不見道：『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此事且置，今日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壽山增聳，福海添流。」

啟明劉居士薦義兄恃雲金居士三七之辰，設齋，請上堂。云：「從苗辯地，因語識人，極盡今時，方堪成立。眾中還有極盡今時者

麼？有，則不妨露箇消息。」良久，云：「無，則老僧自露去也。管鮑分金世所稀，名標青史貴無欺，男兒誰不應如是？獨讓金、劉二士為？只此一點無欺之正氣，充塞三界、包括二儀，萬聖千賢莫不從茲流出。故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此經者，即正氣之謂也。吾人眾生從無始來迷背此經，名曰無明，頓起三細六麤，造十習因、受六交報，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旋火輪，無有休息。故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金、劉二士生則重義，謂之君子；死得正氣，必為仁神。在人世中可謂出類拔萃者矣，較於出三界聖人便有霄壤之隔。何也？只為未盡輪迴，隨業流轉，但能回心向道，一念回光，頓破無明，二死永亡，五住究盡，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淨裸裸、赤灑灑。正恁麼時，如何通信？不見一法即如來，是則名為觀自在。」

解制，司理嘉生許護法同詹太夫人請上堂。云：「正月纔過二月臨，流陰半點不饒人，耳邊又覺添霜鬢，生死循環悟始停。眾中還有正悟者麼？」良久，云：「不見古人道：『悟則不無，怎奈落第二頭？』敢問大眾：如何是第一頭？」以杖駕肩，顧左右，云：「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季齊王居士請上堂。僧問：「說戒期逢二月初，端然依樣畫葫蘆，是凡是聖須分別，彼丈夫兮我丈夫。如何是丈夫底作用？」師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進云：「如何是聖賢底心行？」師云：「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進云：「戒光從口出，是何意旨？」師云：「蹉過不少。」進云：「如是，則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云：「又是從頭起。」問：「師將七十古來稀，妙旨當堂接上機，新塔善權同一體，分身兩處道巍巍。如何是道巍巍底句？」師云：「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進云：「桃花應節放，黃鳥遇春啼。」師云：「兩彩一賽。」問：「浮圖聳霄漢，萬象悉迴旋。如何是新塔境？」師云：「門對虞山添秀色。」進云：「皓然霜雪鬢，四海衲僧歸。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龍蛇混雜，凡聖交參。」進云：「人境蒙師指，真機又若何？」師便打。進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云：「低聲，低聲。」僧禮拜退，乃云：「頭頂天，腳履地，漢語胡言誰不會？觸境生情事事乖，言前領旨般般慧。阿呵呵！會也麼？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且道如何是實事？」良久，云：「暮春三月朔，桃蕊已將麤。」卓拄杖，下座。

信女超琪請上堂。僧問：「妙峰孤頂即不問，特地風生事若何？」師便打。進云：「一條界破青山色，今古長如白練飛。」師云：「承言者喪。」進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去也。」師云：「滯句者迷。」乃云：「老年晝寢覺身安，春雨頻頻興自闌，未得純修

無上慧，人間天上福為先。故經云：『修有為福，捨一而得萬報，況修無上慧耶？』且道如何是無上慧？不見道：『覿面相呈第一機，纔然眨眼便差違，擬心動作投坑阱，開口分疏落是非。有法尚猶縈見網，無疑未可脫情圍，捲簾袖手當軒坐，禪板蒲團為發揮。』且道發揮事作麼生？」震威一喝，云：「但看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下座。

信女吳門曹氏請上堂。云：「花期三月已輕過，立夏仍交四月初，識得薰風南面起，莫將冷熱較親疏。故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所以道：『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所以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頌曰：『曹源一滴有來因，荅處無如問處親，但見桃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且道如何是洞中春？」卓杖，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

明虛禪德同丁用卿、鮑玉泉居士請上堂。僧問：「千里迢迢送供來，忘勞為法世希哉，請師展演超方句，指點當人得意回。」師便打。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更風光。」師云：「被汝道著。」進云：「覿面無私一句子，令人千載骨毛寒。」師云：「負恩者多。」僧便喝，師亦打。乃云：「昨日曾將今日期，秖因檀信遠臨扉，須知箇事離言說，請說令余暗皺眉。所以僧問馬祖云：『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者裏卻不會。』僧復舉似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者僧問處，欲向白拈手裏分金，卻被馬家父子當面換卻雙睛，全然不曉。末後舉似馬祖，重納敗闕。只如祖云：『藏頭白，海頭黑。』意作麼生？」豎拂，云：「會麼？黑白口開成話墮，分明土上更添泥。」

啟建蘭盆勝會，鎮臺楊大宗請上堂。僧問：「中元節屆，一雨涼生，和尚高陞此座，畢竟將何舉揚？」師便打，云：「向者裏薦取。」進云：「恁麼則情與無情皆承此恩力也？」師云：「只恐說食不療饑。」問：「法幢高豎，四眾雲臨，普利一句，請師速道。」師云：「唵啞吽。」進云：「恁麼則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平地上死人。」進云：「謝師荅話。」師云：「放汝一頓。」乃云：「至孝無如目犍連，度親親到銕圍間，手持缽飯消饑火，業重徒將母手牽。白佛垂慈須仗眾，方堪釋汝母深愆，趁此良辰僧自恣，廣設蘭盆供眾賢。但得十方雲水至，消除母業頓生天，勝事留傳千古後，永為孝子度親緣。由是，鎮府楊公及眾護法遵依佛制，恭就新塔，福城禪寺建盂蘭盆會，福國裕民，廣孝報

恩，普利道場七晝夜。於中幢幡間列，衲子交參，演誦神章，歌揚梵唄，設香羞供養十方賢聖，然明燈煇煌七級浮屠，遍施摩伽斛食賑濟大地孤魂。正當人天普集，躬臨法筵，虔請山僧陞於此座，特為表揚作諸佛事所集功德，專申報薦揚府先遠宗親，乘斯法力速離幽冥，往生蓮界，面見彌陀，得蒙記莂。更冀在任為國交征殺戮官民等眾，各各解冤釋結，咸遂逍遙。伏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甘雨時調，民災永息，四方黎庶樂昇平，一國生靈歌至治。雖然，萬法最初無不善，一心才動有差殊，即今善惡俱拈卻，妙性空空體自如。大眾且道：如何是空空底妙性？」豎拂，云：「還會麼？聲前有語難容舌，惟許頭陀一笑傳。」下座。

結制，知浴勤修領居士許雲翼請上堂。云：「今朝重整沒弦琴，非水非山孰解聽？果有超群出格者，不妨假指助徽音。」僧出，問：「久仰琴川最上宗，特來千里得相逢，懇垂的旨超方眼，幸冀吾師一線通。」師打云：「便與你通者一線。」進云：「者猶是老漢陳年作用，拈向一邊；斬新條令合作麼生？」師復打，云：「且道者是新？是陳？」僧一喝，師連棒，云：「胡喝。」問：「鐘鼓鳴時集聖凡，潑天爐韛實非常，金毛不懼臨危事，便請當軒善舉揚。」師便打。進云：「棒頭擊開諸聖眼去也。」師云：「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僧一喝，師又打，僧禮拜，歸位。乃云：「九旬結制今朝起，寢息諸緣究本參，囫地一聲開頂目，超凡入聖剎那間。然雖具隻摩醯眼，腦後應須痛著鞭，為甚如此？不見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舉：「昔日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在。』壽便下座，歸方丈。可謂陷虎機深，擒龍手疾，雖則埋兵索戰，怎如箭定天山？正是棋逢敵手，琴遇知音。若在老僧分上又且不然，眾中忽有推出一僧，只向他道：『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恁麼為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一城人眼在。更向他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冬。』且道老僧與古人用處還有優劣也無？有，則不妨檢點看。」良久，云：「檢點且置，即今結制一句作麼生道？缽袋暫將高掛起，草鞋仍曬待春風。」卓拄杖，下座。

佛成道日，知浴領居士請上堂。僧問：「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世尊為甚卻降皇宮？」師云：「豈不聞普現一切群生前？」進云：「世尊未生，度人已畢，因甚雪山六年？」師云：「只為你者瞎驢。」僧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連棒云：「胡喝。」問：「世尊初生便道『惟我獨尊』，因甚麼睹星方悟？」師打云：「你還知世尊獨尊處麼？」進云：「恁麼則知恩方解報恩？」師又打，云：「如何是你知恩處？」進云：「覿面無回互，

當機任卷舒。」師云：「猶道得一半。」問：「悟道雪山成話柄，惟明生死絕淆訛，曾聞兜率三關語，還許即今請益麼？」師云：「一一問將來。」進云：「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和尚性在甚麼處？」師打云：「我也不識。」進云：「恁麼則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見性之人能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師云：「待汝眼光落地即向汝道。」進云：「恁麼則雲駛和月運，舟行連岸移。能脫生死，必知去處，四大分散時向甚麼處去？」師打云：「向者裡去。」進云：「恁麼則潮去還歸海，月落不離天。三關已蒙師指示，頓超生死句如何？」師打云：「退後看取。」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拈來恩大實難酬。」師云：「閒言語。」進云：「莫將鶴唳擬當鶯啼。」師不顧，乃云：「苦盡甜來孰不然？香糜麻麥豈輕餐？出世、世間底事業，雪山有志定方圓。彼既丈夫我亦尒，不應自卑生退屈。」豎拂，云：「大眾！明星現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徹去便乃光吞萬象，氣絕諸塵；其或未然，不免略通一線，當陽見定無毫髮，擬議尋思隔萬山。」卓杖，下座。

上元，解制，上堂。云：「天上月圓，人間月半，體用雙彰，理事一貫。相原虛，恒泯一體，千差攝入而無礙；性雖實，常在萬緣，一多緣起之，無邊花根本，麗虎體原斑，雖然不改舊時顏，未免人人添一歲。既添一歲，為甚不改舊時顏？任他日月縱橫掛，一亙晴空萬古閒。更有一頌舉似大眾：百日禪期幸爾圓，雲廚乏供事難全，七旬老矣應休去，此席從茲遜後賢。」

監院慎獨為和尚慶誕，領居士設齋，請上堂。師云：「上堂擔子已經辭，今又重挑為甚底？只為遠來檀信願，那容固必且隨宜。上與不上法元同，畢缽羅巖峙水中，玄辯樞機空蕩蕩，少林門下路方通。或謂單傳直指，全無委曲，今又說個隨宜，得非委曲耶？豈不聞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雖然覿體提持，直截分付，不知正是第一委曲也。故曰：『便是猶倍句，動目即差違，欲問曹溪旨，猶成第二機。』大眾！如何是第一機？」良久，云：「還會麼？任教滄海變，終不與伊通。」

公魯周居士設齋慶誕，請上堂。師云：「印心莫若楞伽妙，蕩相無如般若親，會得二經真的旨，千紅萬紫一般春。雖然，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且道如何是說底佛法？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

陳家市眾居士請上堂。師云：「投老年來事易忘，任他烏兔兩頭忙，飢餐渴飲隨時過，無力閒遊到別方。」舉：「昔日同安丕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同云：『金雞抱子離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云：『忽遇客來，將何管待？』同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同安老漢雖善荅問，在自己家風了沒

交涉。設有人問福城：『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向他道：『老年住箇破院子，有鼓無鐘響不全。』『忽遇客來如何管待？』『非惟盤內無蔬果，廚下無糧煮飯餐。』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試檢點看。」良久，云：「檢點且置，即今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七旬祝誕檀家福，一句伽陀佛種緣。」

信女葉氏法名寂廣請上堂。「千聖從來有一機，當陽見徹絕離微，試看倒用橫拈處，奮怒那吒亦失威。所以昔日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乾以拄杖畫，云：『在者裡。』僧至雲門復理前問，門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看他二尊宿，一人要伊覿面搆去、一人要伊暗中領悟，雖則各有為人處，檢點將來二俱未善。何故噇？一人辭簡，轉使信莫能及；一人辭繁，翻令摸索不著。若到福城門下總不恁麼，忽有人問：『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只向他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直下了達，只在目前。還識目前意旨麼？不見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僧云：『聞。』沙云：『向者裡入。』目前雲水浩浩，識得古人指點處麼？如未識得，更為頌出：東瓜直隴侗，瓠子曲灣灣，將來一鍋煮，普請大眾餐。」

上堂。「桃李春風錦萬機，遊人正是賞芳時，王孫不惜黃金彈，拈出林間打雀兒。試看王孫欲獲林間一雀，尚且不惜手中金彈，況我林下人圖出生死、悟明大道，豈反有所惜耶？是以神光問道于初祖，便乃斷臂；船子接人于洙涇，便乃覆舟。斯皆自利、利他不惜身命之樣子也。出類拔萃之英雄求道，豈王孫獲雀可比？雖然，老僧見處又且不然，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揮拂下座。

上堂。「空劫已前一段事，明明動植共宣揚，道人胸次機輪活，變腐為奇別有方。是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南泉斬貓、歸宗斷蛇、禾山打鼓、雪峰輥毬、趙州茶、雲門餅、曹山酒、金牛飯，斯皆變腐為奇者也。且道：老僧變腐為奇又作麼生？」良久，云：「更有一般難信處，腳尖踢出佛如麻。」

上堂。師云：「一念纔生一佛成，河沙煩惱總歸真，等閒唱箇還鄉曲，禪板蒲團子細聽。聽則且置，還鄉曲作麼唱？」良久，豎拂，云：「會麼？千山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堂。師云：「小玉聲中得路時，揭開藏海顯全提，須知琴水溪邊意，白鳥雙雙度柳枝。所以昔日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習麼驢年去？」』」師云：「魯祖若無南泉，但得其用；南泉若無魯

祖，但得其體。向魯祖處會得，活了死不得；向南泉處會得，死了活不得。如何方得體用一如、死活一貫去？」豎拂，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上堂。「烏飛兔走急如梭，明暗何曾昧得他？箇裡本來無可說，謂言無說已成多。」豎拂，云：「大眾且道：是有說？是無說？」擲拂，下座。

為五空徒起龕。師以杖擊龕三下，云：「三年冷坐如彈指，久屈方伸事易為，轉身爍破無明縠，入聖超凡趁此時。」

舉火，云：「五空！五空！五法既空，則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天上人間，惟吾獨尊。還知獨尊之旨麼？」以火炬打圓相，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浮石禪師語錄卷六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小參

結制，小參。僧問：「龍蛇混雜，凡聖同居，今日結制，如何辨的？」師打云：「者裏著眼。」進云：「如是，則棒頭薦取。」師云：「釘樁搖櫓漢。」進云：「煆煉須憑宗匠手，真金終不混泥沙。」師云：「瓦礫不勞拈出。」乃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四句語正是發明今日結制安禪的意旨。世間有為之法可學，出世無為之法又作麼生學？現前大眾可有心空者麼？若或未然，山僧不免為汝葛藤一上。世間之學純用見聞覺知，出世無為之學全截見聞覺知，然而有為與無為其體無二，秖因最初一念不覺，忽起見聞覺知，即將無為真體轉成有為妄法，復起憎愛取捨之情塵，遂感沉淪三界、汩沒四生，如旋火輪，無時休息。今日要在一念迴光截斷見聞覺知，即將有為妄法元歸無為真體，若得默契神會，則與諸緣無礙。故經云：『覺見即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今學無為欲截見聞覺知，只者箇欲截之念早墮於見聞覺知之中矣。是以古人別資一種善巧方便，將箇無義味話頭拋向學人面前，令其參究。學人但知參究話頭，則與見聞覺知不期截而自截，故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從上諸祖亦有不因看話頭起疑情，而於一言之下頓悟無生者，蓋其為生死大事之心真切，腳未跨門，早有一種莫可自決之念梗塞胸中，雖千里萬里撥草瞻風，孜孜只欲洞明己事，或十年、二十年不能自決此念，愈久愈堅，終不肯須臾忘卻。因有如是之志力，斯得於一言之下頓悟無生，故曰：『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道一言之下作麼生頓悟？」良久，云：「分明薦取。」除夜，小參。僧問：「日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生是不遷義？」師云：「自西自東。」進云：「與麼則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云：「好在什麼處？」僧喝，師便打。問：「歲朝即不問，正當臘月三十事如何？」師云：「滿堂添瑞燭。」進云：「恁麼則鼻孔撩天去也。」師云：「且莫草草。」乃云：「今古人如新舊年，去無歸所古何遷？須知結角羅紋處，盡在今宵爆竹邊。香嚴老人云：『淨潔打疊了，卻近前向我覓，我即與你一棒。我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我無一棒到你，你向甚處會？』雪竇云：『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向者裏會有者，商量道坐在淨潔處，急須打疊；向前覓的，喫棒有分。覓的是病，

棒即是藥，如此見解盡是義學之流、杜撰禪和，了沒干涉。殊不知二大老，一箇埋兵掉鬥、一箇偃武修文，各欲坐致太平，誰知反招怪笑？」卓拄杖，云：「爆竹豈圖催獵去？梅花無意挈春來。」

小參。舉：「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即展具禮拜，操下禪床，米就操位而坐，操即席地而坐。齋訖，米去，侍者云：『和尚受一切人欽仰，坐位卻被人奪去。』操云：『若三日後來，受救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師云：「金州失位，米胡遭賊，秤鉤打釘，剛是拽直。好箇伶俐侍者，惜其龍頭蛇尾。若是山僧見米和尚道：『前日遭賊。』便問：『和尚失卻什麼？』米若擬議，便與掌，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非但米和尚欽服，直使金州退身有分。大眾還知山僧落處麼？如或未知，更為頌出：陷虎機，拔山力，行無禮，必反爾。失火難教不及魚，覆巢須識無完卵。」

晚參。「古人道：『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報恩結制已來不覺又過三日，大眾還知三日後看取底意旨麼？知得底，不在此限；不知底，各各提起本參話頭，如撞著生冤家相似，生與之俱生、死與之俱死，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住也如是參、臥也如是參，參來參去，參到茶不知茶、飯不知飯，寤寐俱息，動靜兩忘，忽然囫地一聲，心花發現，方知古人早已為吾漏逗了也。今人不能妙悟者，只為人心不古，口說參禪，但欲讀熟幾則機緣以資談柄，做幾首詩偈干譽於人，初無一點真實為道之心、決志出生死之念，所以言語轉多、窠臼轉深、葛藤轉盛、生死轉熾，永無證悟之期。報恩不惜多言，為眾說破，莫墮時流，各須猛省。久立，珍重。」

晚參。「內外大眾精勤辦道，常住澹薄，無可供養，報恩將盡大地為麵、四海水為酵、太虛空為蒸籠，做箇饅首大如須彌，硬似頑鐵、熱若猛燄，供養大眾。且作麼生吞？若吞得，便可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寒則向火、熱則乘涼，水邊林下散誕逍遙，長養聖胎；如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晚參。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云：「兩頭俱坐斷。」「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八面起清風。」進云：「秖如溈山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打一拂子。乃云：「報恩昨晚將無大得大一箇饅首供養現前兄弟，不料現前兄弟客氣猶存，更不加餐，遂成虛設。今晚怪不得報恩翻轉面皮，反要與眾兄弟索取飯錢，以見報恩冤有頭、債有主。有麼？有麼？」良久，云：「且道：報恩是何心行？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趁此清宵明燭之下、人天大眾之前，不涉分毫思筭輕輕還出，便可以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婢

視聲聞、奴呼圓覺不為分外。倘或不能，更聽二偈：既然無麵為饅首，那要開囊出飯錢？叉手向前輕吐露，方堪撥轉上頭關。纔看結制已經旬，日後工夫要認真，囚地一聲非小可，人間天上獨稱尊。」

小參。「巍巍不是高，堂堂亦非露，坐斷路千岐，踏翻雲萬斛。大矣哉，不借二儀之覆載；明矣哉，不藉三光之炤燭。出類也，千聖難與同居；拔萃也，萬法安能為侶？淨裸裸，卷舒自在；赤條條，去住何拘？無可以名其名、無可以色其色、無可以知其知、無可以識其識，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到這裏作麼生稱謂？作麼生比擬？作麼生提攜？作麼生舉唱？縱然有口，秖堪挂壁。何以如此？只為他朕兆未形成露布，言詮纔立便乖張。雖然如是，亦不可盡法無民，向異方便中聊通一線。」驀豎拂子，云：「還見麼？諸佛以此出世、祖師以此西來，歷代宗師以此接物利生，天下老和尚以此鉗鎚衲子。拈起也，吒吒沙沙；放下也，平平貼貼。不拈、不放，又作麼生？吒呀卓朔能哮吼，便是金毛獅子兒。」

小參。「清寥寥，白滴滴，曾無障翳；靜悄悄，空豁豁，那有形聲？大悲千隻眼從者裏豁開，釋迦百億身從者裏分出，初無前後，一印而成。若是大根大器底，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呼喚不回、羅籠不住，直下不疑天下人舌頭，便可以籠罩古今、大方闊步。其或根器未純，尚留觀聽，猶滯皮膚，直須向己躬下一一透脫，步步腳踏實地，頭頭洞徹根源，金剛圈有什麼難跳？栗棘蓬有什麼難吞？自無諸聖可慕、無己靈可重、無見聞可落、無聲色可隨。淨裸裸，常光現前；赤灑灑，壁立萬仞。全體恁麼來、全體恁麼去，喚什麼作生死？喚什麼作涅槃？喚什麼作煩惱？喚什麼作菩提？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為甚如此？當體如如，不變不動。所以張拙云：『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推此以導四生、推此以資三有，正當恁麼時，利他一句作麼生道？」擊拂子，云：「不須他處覓，只此是家鄉。」

除夜，小參。「報恩今夜分歲，不效諸方舊例，也不烹露地白牛，也不裹鐵餕餡饅首，但將清水茶、白米飯和盤擎出，管教一箇箇飽齁齁地。倘有箇漢未諳本分，更向者裏索鹽索醬，秖向道：『演若只因曾炤鏡，無端疑失自家頭，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小參。「妙性沖虛，神機炳煥，非垢非淨，不變不遷，迥出斷常，全超今古，纖塵不立，遍界難藏，擬議思量，當面覆卻。若論當人分上者一著子，本來具足、覿體現成，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因

迷悟有殊，致聖凡有異。眾生因迷而昧，故曰生死；諸佛因悟而了，故曰菩提。菩提、生死，其性無二。無二之性量等太虛，包括二儀、含攝萬物，為群生之府、作沙界之依，窮始極終，無一法而不從此建立。若乃當下了悟，豈不慶快？其或未能，亦不可向別處尋討，只將一箇本參話頭頓在眼前，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生亦與之俱、死亦與之俱，時時參究、刻刻提撕，日久月深，確志勿移。如人行路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箇轉身的時節。那時，囫地一聲，始信我不相賺。故經云：『有能受持此一法，隨順菩提，正修行因，持一法功德故，速得成於無上道。』各宜珍重，毋勞久立。」

結夏，小參。「一春風雨阻歸期，久客他鄉獨抱悲，非是石頭偏路滑，便舟蹉過幾多時？還有不蹉過者麼？」良久，云：「待汝刻舟，劍去久矣，我輩衲子等是拋卻故鄉、捨離恩愛，擔囊負缽，度水穿雲，那邊經冬、這邊過夏，若不把自己腳跟下一件大事究教徹頭徹尾，也只是徒受辛苦、枉喫清淡，於己何益？報恩者裏初本無意結夏，但恐同居衲子空喪光陰、虛消信施，又念得人不在眾多，是以復為結制。已過關者不在此限，耑為未過關者設也。更有一種兄弟，坐在半青半白、似有似無，認得目前昭昭靈靈一些影子，自謂了辦，及乎被人把斷咽喉又去不得，此病最難。所以雲門大師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目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有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法身亦有兩般病：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放過即不可，仔細撿點將來，有甚氣息，亦是病。』雲門大師慈悲太煞，向人無插手處痛下一錐，秖要諸人自肯知非，急忙下手究竟窮極，方為諦當。不然，逗到臘月三十日，一點氣上、一點氣下，眼前墨黑，肚裏慚惶，當此之時，悔將何及？莫言不道，久立珍重。」

小參。舉：「古德云：『結夏來三七日，寒山子作麼生？』又有道：『結夏來三七日，水牯牛作麼生？』復有道：『結夏來三七日，燈籠露柱作麼生？』報恩即不然，結夏來三七日，己躬事作麼生？若識得己躬事，便識得燈籠露柱；若識得燈籠露柱，便識得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便識得寒山子。若是攢花簇錦、五色鮮妍，還他從上尊宿，報恩者裏一點也用不著。」

解夏，小參。「一夏九十日，四十五日病，因茲罷上堂，亦無請說者，諸人還覺空過麼？若覺空過，則不知有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烏待老僧鼓兩片皮然後為說法，諸人側雙耳然後為聽法？斯乃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須向老僧未入堂、諸人未雲集時若乃聞得會得，方可以縱橫宇宙，獨步大方；其或未能，本參公案急要翻身，胸次疑團直須打破，那時入此鞴中銛利，豈比今日？

便乃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鑒辨邪正、偏枯、賞罰、鉤錐、收放。古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復舉：「溈山問仰山：『一夏不上來作麼生？』仰云：『掘得一疄地，種得一籮粟。』溈云：『也不空過。』仰云：『和尚作麼生？』溈云：『午後一餐，晚後一宿。』仰云：『也不空過。』說了便乃吐舌，溈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師云：「溈山父子，雖則父作子述，盡善盡美，正眼觀來，大似父不慈、子不孝。報恩又不然，若道一夏空過，卻又終日生病；若道不空過，實無斯須所作。且道與古人相去幾何？」擲拂子，云：「空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除夕，小參。「一年一年又一年，人老何曾再少年？今日不知來日事，好花能得幾時鮮？大眾！臘月三十日，本分事作麼生？」良久，云：「了即便了，不用沉吟，者一條大路千聖共由，自古至今曾無二致。所以道：莫不從茲法界流，一一還歸此法界。不見昔日舜老夫好罵天衣懷和尚，秀圓通為之不平？一日舜老夫上堂，秀圓通出眾問云：『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老夫遽云：『大眾久立。』便下座，歸方丈。秀圓通云：『者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可謂隔墻見角便知是牛，臨機轉變如獅子遊行得大自在。諸人若善參詳，管取千了百當；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解制，小參。「結有終始，制有修短，迷悟同源，聖凡靡間，即在此時，無不了辦。久參宿學，舉著知歸，後進初機，卒難湊泊。只如威音那畔空劫已前生佛未分，還有結解也無？到者裏，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歷代祖師緘口結舌。那邊且置，秖如現前大眾坐立儼然，鑪中是火，盞內是茶，花開庭砌，燕語梁間，與威音那畔空劫已前是同？是別？但能者裏緇素分明，自然目前無法、胸內無心，外不見器界、內不見根身，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到者裏說箇結制、解制，長期、短期，不覺付之一笑。且道見何道理便乃如是？」豎拂，云：「會麼？乍噴石榴紅似火，新抽蒲草利如刀。」

小參。「廣慧寺裏初安眾，不比諸山事事全，淡飯麤茶聊款客，無床少帳地開單，蕭然輕脫無餘事，正是諸人入道緣。曠劫秖因耽厚享，祖師公案未嘗參，從今翻轉娘生面，反覆追尋仔細看。看到水窮山盡處，冷灰豈爆霎時間，忽有箇漢到這田地，便是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本來成現，何必多般山僧向他道？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復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又，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修云：『不壞。』僧云：『為什麼不壞？』修云：

『為同大千。』」師云：「相元虛，恒泯一，體性雖實，常在萬緣。大眾！恁麼會得如來禪，許你祖師禪未夢見在。要會麼？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歲夜，小參。「一年將盡夜，萬里有歸人，途路忘辛苦，風霜意不禁，祇謀今夕裏，事事得圓成。且圓成一句作麼生道？自攜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復舉：「五祖示眾云：『去年底，今年用不著；今年底，後年用不著。用不著，重遭撲，自古至於今，誰錯？誰不錯？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向他道：「錯。」』古林和尚云：『扶豎臨濟正宗，揭示楊岐奧旨，還他五祖始得。雖然，也是泥裏洗土塊。山僧即不然，去年底，今年用得著；今年底，後年用得著。用得著，重拈卻，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或有箇漢出來道：「長老恁麼說話，也是無孔鐵鎚。」向他道：「若是無孔鐵鎚，正好用得著。」』」師云：「二大老雖然各出手眼扶豎宗乘，撿點將來，不無擔板。廣慧又且不然，去年底、今年底、後年底，箇中無欠亦無餘，用著、用不著，冷暖自家知，饑餐渴飲吾生事，醉後添盃誰道癡？或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底說話大似水面葫蘆。』只向他道：『門前定不栽荊棘，免使人來沾著衣。』」合掌，云：「大眾萬福，承勞久立。」

小參。僧問：「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未審還許學人出一頭地麼？」師云：「你試出看。」進云：「金毛不距獅王窟，翻身直上絕羅籠。」師云：「猶未出在。」僧喝，師云：「正好喫棒。」進云：「學人知歸有地。」師云：「且放汝一著。」乃云：「廣慧未啟口，葛藤遍天下，若更之乎也，誰能透祖關？所以藥山問石頭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和尚慈悲，為我指示。』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佇思，頭云：『觀子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師，汝往彼去，應為汝說。』山禮辭，徑往江西。復理前問，馬祖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有省，便禮拜，祖云：『子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在石頭時，如蚊子叮鐵牛。』祖云：『子既如是，宜善護持。』妙喜云：『好箇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天寧云：『藥山秖知蚊子叮鐵牛，不知鐵牛叮蚊子，露柱親遭一口，燈籠無地藏身，嚇得馬大師變作老妙喜。我且問你：話端從何處說起？』」師云：「話端且止，秖如蚊子叮鐵牛、鐵牛叮蚊子，且道是什麼人語？是藥山語？是天寧語？要透祖關，未有日在。」擊拂子，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解制，小參。「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春天莫問路，雨過便行程。與麼？與麼，天共白雲曉。不與麼？不與麼，水和明月流。與麼中不與麼，不與麼中卻與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且道路頭在甚麼處？」震威一喝，云：「只此一喝，如大日輪昇於虛空，有眼者莫不睹其清淨光明，雖與空色同居而不與之和合，當恁麼時，還著得『結解』二字麼？還著得『參禪』二字麼？還著得『佛法』二字麼？還著得『世法』二字麼？還著得冬期、夏期，長期、短期數字麼？灼然著不得。不見道：『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又如塗毒鼓聲，聞之則喪身失命。』直饒佛佛祖祖競出頭來，顯大神通、作大佛事，橫說豎說，莫不在此清淨光明之中發現，於衲僧分上了沒交涉。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自主自賓還自僕，空菴空榻復空鐺。」

冬至，小參。「四序遷移，於中有不移之體；一陽來復，於中有不動之源。洞徹其源、了達其體者，則不見有遷移之四序，亦不見有來復之一陽，等閒懸明鏡于高堂、運神珠于掌上，萬象森然，舉無遺照，從此撥轉路頭，便可隨機赴感；脫或未徹其源、未了其體，未免隨波逐浪，循境漂流，一切時中無本可據。須省流陰瞬息時不待人，一失人身萬劫難復，真真痛念生死，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奮大疑情，不計寒暑，一往直前，忽爾冷灰豈爆，囚地一聲，方信肇公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週。』物既不遷，我何生死之畏哉？雖然到此，如人入海，愈入愈深。何也？不見古人道：『學道以悟之為難，悟之以養之為難，養之以利他為難。』故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皆漸除，因次第盡。』果真見道之後，須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消除舊習，候龍天推出，方可為人；如其不爾，秖可自了。大眾！各當記取，毋自遺忘，縱使千聖出來，必以吾言為則。珍重，珍重。」

除夕，小參。「兩冬除夕在廣慧，臘去春來總一般，惟有面皮成老色，始知世相本無遷。忽有箇漢出來道：『面皮豈非世相？既成老色，寧不變遷？』向他道：『今歲今朝盡，來年來日新。』」復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雪竇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佛果云：『雪竇隨摟搜，不能截斷淆訛。道林則不然，臘月燒山，特地無端，綿包特石，鐵裹泥團。』」師云：「這兩箇老漢，一箇醬中著鹽，珊瑚瀲灩十洲春；一箇雪裏送炭，蟾蜍映奪驪龍窟。然雖各得其宜，未能使人頓了。廣慧又且不然，臘月燒山，葛藤盡然，清涼片石，憑坐臥間。且道廣慧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云：「若將優劣較，錯過目前機。」

吳定之請小參。「一鉤橫似月，三點燦如星，不將心字會，方是契心人。心符居士還知山僧底落處麼？若知山僧底落處，便知歷代祖師底落處；知得祖師底落處，便知三世諸佛底落處；知得諸佛底落處，便知自家底落處。所謂：識得一，萬事畢。脫或未能，山僧未免為汝重添註腳：諸行無常，示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寂滅中，體若金剛、量同法界，同天之覆、同地之載、同日月之炤臨、同山川之秀麗，等萬象而不遺、齊古今而一致，流金爍石而不熱、折膠墮指而不寒，迥離蓋纏，超出言義。居士能向者裏一肩擔荷，洞徹無疑，便見即凡身而證法身、了世智而明真智，高超三界、永絕四流。然後，為人父者即以此教子，謂之至慈；為人子者即以此報親，謂之至孝；為人君者即以此撫民，謂之至仁；為人臣者即以此事君，謂之至忠。本無罪可懺，罪自冰消；本無福可修，福如川至。無恩不報、無冤不釋、無行不圓、無果不克，頭頭合轍、法法圓融，花中摘其優曇、寶中獲其如意，更無有過上者。故經云：『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且道因甚如斯？此法能超一切，一切不能超於此法。」卓拄杖，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除夕，小參。「去年除夕在三仙，今年除夕在報恩，去年除夕恁麼道，今年除夕道恁麼。伶俐漢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瞠開隻眼，洞鑒玄微，便知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法未曾譚著一字、達磨祖師九年面壁未曾合著口唇。如未能委，直饒你乾坤坐斷，一念萬年，正是陰中活計，縱使懸崖撒手，自肯承當，大用現前，也須勘過。何也？干將非九冶，鋒利只尋常。昔日大慧舉：『香嚴示眾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踏枝，樹下有人問西來意，荅他則喪身失命、不荅他又違他所問。」是時香嚴纔恁麼道，便有傍不肯底喚作虎頭上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大慧云：「險。」香嚴呵呵大笑。大慧云：「險。」徑山這兩險，有一險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一險料掉沒交涉，還有揀得出者麼？若揀得出，非唯親見香嚴，亦使虎頭上座無安身立命處；如無，徑山將現成公案為你諸人下箇註腳：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師云：「大慧老人可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豈肯自誇？秖要求人報恩，亦因行掉臂，打草驚蛇。會中可有透此關者麼？有則不妨出來道看，無則報恩自道去也。」豎拂，云：「爆竹喜聞仍送舊，來朝共賀太平年。」

小參。「通身是病通身藥，藥病端端只此身，此身無相亦無形，藥病從來沒處著，藥病無著身亦無，即是諸人真面目。真面目，休卜度，擬涉意根便成錯。」舉拳，云：「若能於此解翻身，物物頭頭

俱透脫。透脫即不無，如何是物物頭頭底句？」良久，云：「玉欄杆上青獅子，紅藕花間白鷺鷥。」
小參。僧問：「金粟山中無底缽，天童寺裏破沙盆，今日東塔意旨乞師指示。」師云：「腳下薦取。」僧以腳打地，師云：「錯。」乃云：「一二三四五六七，智愚老少俱明白，忽然問著明白底，鼻祖也曾道不識。識與不識盡掀翻，無位真人不用參，認著依然還不是，低頭擬議隔千山。大眾且道：如何方得諦當？噫！箇中若是白拈賊，他要偷金定不難。」
小參。僧問：「四境相逼時，東塔向什處出身？」師云：「別有通霄路。」進云：「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云：「忘卻話頭了。」乃云：「心本是佛，計較即乖，道不用修，污染不得。只此不污染底現前，諸佛之所護念，過去諸佛亦然、未來諸佛應爾。恁麼道，早已污染了也、早已落思惟計較了也。故曰：『若人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大眾還知佛境界麼？山空雲自在，天淨月孤圓。」
建薰塔大會，小參。「四楞著地，八面玲瓏，巍峨逼塞虛空，爭奈時人不薦。山僧寓居於此，雖則閉門打睡，那肯獨善其身？法堂前草，親手芟除，敢問諸人：圖箇甚麼？且喜文殊大士暗識機宜，把住槌槌，未嘗輕下。何則？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茲遇本山護法、宰官、善信捨難捨之貲，精彩浮屠嚴飾殿宇，夜燃七級明燈，畫禮三千諸佛，明明洞地放光，歷歷和聲吐出，斯亦未見未聞之勝舉，末法之難得者也。雖然，猶是有為之事，直須頓契無為，方得事事究竟。何也？只因曾見籬邊菊，自不重論九月天。」復舉：「世尊一日與阿難行次，路見古塔，世尊便作禮，阿難云：『此何人塔？』世尊云：『過去諸佛塔。』阿難云：『是誰弟子？』世尊云：『是我弟子。』阿難云：『應當如是。』大眾！既是過去諸佛，為何又是現在世尊弟子？既是世尊弟子，為何又作禮？如是推求，一一相反，阿難為何又言應當如是？能向這裏明得、透得，一切有為法，當體即無為。」卓拄杖，起身。
眾請晚參。師云：「結制來經一七，瞬息流陰駒過隙，頃刻蒼顏變老顏，此時不徹何時徹？隱實施權善導師，教人自扭自家鼻，扭上單，扭落地，遶佛經行扭不易，扭來扭去扭不休，自然扭徹自家鼻。扭徹鼻兮非等閒，跳出樊籠入祖位，腦後還須喫一槌，方可利生作佛事。所以，百丈懷海禪師參馬祖，侍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麼？』丈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丈曰：『飛過去也。』祖遂扭丈鼻，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次日，祖陞堂，眾纔集，丈出，捲卻席，祖便下座。丈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捲卻

席？』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疼。』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丈曰：『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

師云：「馬祖如善點龍睛，不點則已，點則飛去。百丈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趨。師資道契更無過者，此事雖不屬師，非師而莫契。故黃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六祖云：『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南嶽偈云：『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我此一眾，人人眼裏有觔、箇箇皮中有血，聞恁麼舉，當下盡該瞥地。如有瞥者，到方丈通箇消息；如未能者，亦不可太迫。何也？將心待悟，其悟轉遲，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久立，大眾伏惟珍重。」

冬至，晚參。師云：「劍輪揮處，日月潛輝；寶杖敲時，乾坤失色。正恁麼時，無佛可尊、無法可說，萬象不能藏覆，四時何以變遷？說甚群陰剝盡一陽來復？不見道：『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以見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既是群陰剝盡，盡從何去？一陽來復，復自何來？大眾還會麼？」擊拂，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復舉：「趙州問寰中：『般若以何為體？』寰云：『般若以何為體？』」師云：「好手手中呈好手。長水問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紅心心裏中紅心。伶俐漢聞恁麼舉，撩起便行，以見天空地闊、海晏河清；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莫言不道。久立，大眾！」

浮石禪師語錄卷六(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七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入室

師問：「孤卓！汝字孤卓，是誰證明？若有證明，難以言孤；若無證明，誰知孤卓？」卓云：「瞞和尚一點不得。」師云：「既瞞老僧不得，墮在難以言孤。」卓云：「早被和尚道破了也。」師云：「又墮在難以言卓。」卓云：「試為行浚分析看。」師云：「好與三十棒。」卓云：「不妨起動和尚。」師云：「知恩便是負恩人。」卓禮拜而出。

師問：「範圍！汝字範圍，即今在什麼處安身？」圍云：「遍界不曾藏。」師云：「汝範圍耶？範圍汝耶？」圍云：「唯我獨尊。」師云：「低聲，低聲。」

師問了幻：「前境若無心亦無，則幻是何物？了是何心？」幻云：「幻何必了？了亦無幻，無幻無了，是名了幻。」師云：「無幻無了，誰名了幻？」幻云：「鳥在枝頭啼，花在瓶中笑。」師云：「與汝何干？」幻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也是帶累老僧。」

憍侍者進，禮拜，師喝云：「四喝中是那一喝？分析得出，許汝參學事畢。」憍云：「紫羅帳裏撒珍珠。」師云：「未在更道。」憍云：「明破即不堪。」師云：「如何是你明破處？」憍一喝便出，師休去。

師問百可：「南泉斬貓，趙州頂草鞋而出，二人意旨如何？」可云：「不因媳婦揚家醜，那曉婆婆腳短長？」又問本源，源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問國山，山云：「一條拄杖兩人扶。」問鑒可，可云：「兩彩一賽。」問志篤，篤云：「和尚珍重，學人禮拜。」師云：「老僧不恁麼道。」眾云：「請和尚道。」師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師問百可：「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如何又說法四十九年？」可云：「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老僧不恁麼道。」可云：「和尚作麼生道？」師云：「不會作客，勞煩主人。」又云：「勞後如何？」「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問荅機緣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三腳驢子弄蹄行。」「如何是法？」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如何是僧？」師云：「十字街頭等箇人。」
問：「四山相逼，如何是出身一路？」師云：「獨步大方。」
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云：「風行草偃。」僧云：「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云：「水到渠成。」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花園擺宴。」「見後如何？」師云：「茅屋疏籬。」
問：「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忽然山崩海竭時又作麼生？」師云：「渠儂得自由。」
問：「物有榮枯，歲有新舊，如何是不遷義？」師云：「昨日今朝事不同。」僧無語，師云：「死漢。」
問：「猛虎以肉為命，為甚不食其子？」師云：「方以類聚。」
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師云：「猶為貪餌客，未是絕求人。」僧云：「如何是絕求的人？」師云：「衲被蒙頭睡正濃，此時山僧都不會。」
問：「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未審甚病？甚光？」師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問：「雪覆千山，為甚孤峰不白？」師云：「從來不受人瞞。」
問：「現成公案，因甚趙州八十行腳，雪峰九上三登？」師云：「不因弓矢盡，那肯豎降旗？」
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單傳一脈，何人護持？」師云：「從來無間斷，不落有無邊。」
問：「四大互融，因甚道水火不同器？」師云：「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燈籠呈笑面。」「如何是偏中正？」師云：「露柱恰懷胎。」「如何是正中來？」師云：「寰中天子敕。」「如何是偏中至？」師云：「閫外將軍令。」「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太平無象，野老謳歌。」僧云：「五位既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向前來與汝道。」
問：「所飲母乳如四海水，身所積骨如毘富羅山，未審誰是最初父母？」師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問：「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簑衣臥月明，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師云：「有些認得，想不起來。」僧云：「恁麼則逢場作戲去也。」師云：「還過得者裏麼？」僧便喝，師打云：「畢竟過不得。」僧云：「一任縱橫。」師云：「看腳下。」
問：「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為甚時人不入？」師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更向甚處入？」

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云：「突出難辯。」
問：「突然揣出虛空骨，驚起須彌折斷腰，意旨如何？」師云：「重重疊疊上瑤臺，幾度呼童掃不開。」
居士參，師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俱過，為甚尾巴過不得？」士云：「和尚！」師云：「山僧也替你不得，也須要自過始得。」士云：「過也。」師云：「也是囫圇吞箇棗。」
問：「一句明明該萬象，如何是一句？」師云：「鷂子過新羅。」
問：「函蓋乾坤即不問，目機鉄兩是如何？」師云：「薰風自南來。」
問：「清光炤眼尚迷家，明白轉身猶墮位，未審天童意作麼生？」師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萬象之中，迥然獨露。未審獨露箇甚麼？」師云：「覷著則禍生。」
問：「《楞嚴經》佛訶阿難：『汝雖歷劫熏修諸佛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未審無漏業作麼生修？」師云：「不慕諸聖，不重己靈。」
問：「行住坐臥不離者箇，如何是那箇？」師云：「放汝三十棒。」僧云：「過在甚麼處？」師云：「垜生招箭。」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風過樹頭搖。」
問：「久秘法音，請師一震。」師云：「分明聽取。」僧云：「恁麼則喧天動地去也。」師云：「未是知音者。」
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戲論。」僧云：「如何是某甲戲論處？」師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僧禮拜，師便喝。
問：「無問無荅時如何？」師云：「死漢。」進云：「有問有荅時如何？」師云：「狂徒。」進云：「畢竟作麼生？」師云：「放汝三頓棒。」
問：「著相修行多劫，終成敗壞；無心體極一念，頓契佛家。如何是佛家境界？」師云：「四智不能識，五眼不能窺。」
問：「諸佛諸祖權設方便，不離世諦、隨順世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流布且置，受用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頭上笠，腰間包。」
問：「任他天下樂忻忻，我獨不肯。未知不肯何人？」師云：「闍黎失卻一隻眼。」
問：「五宗極則機齊貫，如何是齊貫之機？」師云：「一葉落，天下秋。」
問：「不用兩片皮，向上一句道將來。」師云：「曾問人來麼？」僧云：「不曾。」師云：「誑語漢。」
問：「古澗寒泉流不盡，尋源到底事如何？」師云：「乾嘆嘆。」

問：「家親作祟是如何？」師云：「秖要個護身符子。」僧云：「如何是護身符子？」師云：「但恁麼舉。」
問：「朕兆未萌，要會借功明位。既是朕兆未萌，為什麼借功明位？」師云：「太平無象，野老謳歌。」
問：「挨身入劍戟之場，如何得不犯鋒鋩去？」師云：「切勿自生荊棘。」僧云：「忽遇軍兵圍繞時，還有出身路也無？」師云：「求出即不堪。」僧云：「恰值囊空物，盡向什處追尋？」師云：「轉轉沒交涉。」僧云：「恁麼則住在白雲最深處，依然流水到門前。」師云：「也是虛張聲勢。」僧云：「和尚切莫壓良為賤。」師休去。
問：「報恩勝剎石佛浮來，為是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師云：「兩頭俱坐斷，露出自家底。」進云：「古佛浮石而來，今師浮石而住，未審是同？是別？」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問：「大地無寸土，因甚妙高峰頂草離離？」師云：「只為無人能到。」
問：「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如何脫得？」師云：「早起晏眠。」
問：「從上門庭即不問，濟下相承事若何？」師便打。僧喝，師又打。僧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猶少三十棒。」僧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云：「莫污老僧。」僧云：「適來觸忤和尚。」師云：「又作者箇見解。」僧作禮，云：「者一禮也少不得。」師云：「喫茶去。」
問：「一口吸盡西江水，因甚波浪滔天？」師云：「吞吐不由別人。」
問：「因甚不疑言句為大病？」師云：「不愁劍戟從空下，只恐藕絲絆殺人。」僧云：「秖如攢簇不得底病如何療治？」師云：「不消報恩一劑。」
問：「大地無寸草，水牯牛向甚處牧？」師云：「本來無住著，遍界得安眠。」
問：「老人帶眼鏡看書，隔了一層，為甚反見分明？」師云：「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問：「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為何地藏容得十箇？」師云：「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
問：「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人不了道，披毛戴角還。且道作麼生了？」師云：「驢膫子短，馬膫子長。」
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師問雪岑：「覿面相呈即不問，如何是賓主句？」雪云：「伯牙與子期，豈是閒相識？」師問：「趙州訪二菴主又作麼生？」雪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師云：「怎見得不同底事？」雪云：「瞞和尚一點不得。」師問：「南泉斬貓即不問，趙州頂草鞋意旨如何？」雪云：「幸遇中郎鑒，非同野舍薪。」師云：「趙州勘臺山婆子，什麼處是勘破處？」雪云：「子規夜半猶啼血，始信東風喚不回。」師云：「諸大士各說不二法門，因甚維摩默然？」雪云：「效顰豈是良家女？」師乃頷之。
問：「三千七百則公案，且道那一則了得生死？」師云：「三千七百則公案，那一則了不得生死？」僧無語，師打出。
問：「參禪不用心意識，如何得不落去？」師豎拳，云：「者樣用便不落。」
問：「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終日不喫飯不道饑，且道是甚麼人？」師打云：「者箇也不識。」
問：「須向六句外鑒，如何是六句？」師云：「你尋常用底。」
問：「大善知識神天莫測，為甚被人夢見？」師云：「長安自鬧，我國晏然。」
問：「既是寶塔，因甚拆了一角？」師云：「一人傳虛，十人傳實。」
問：「千不是、萬不是，如何得是？」師云：「因有是可得，不是有千般。」
問：「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唐三藏因甚又往西天？」師云：「已知燈是火，假意覓鄰家。」
師至開先靜室，額云「空色同觀」。師問開云：「觀空非色，觀色非空，作麼生方得同觀？」開呈起數珠。師云：「此是色，空又作麼生？」開走出，少頃復入，作禮，師云：「未在。」開云：「和尚作麼生觀？」師拈數珠，云：「此不是色。」指空，云：「此不是空。恁麼許汝同觀？」開一喝。師云：「馬祖一喝，百丈因甚耳聾三日？」開亦喝。師云：「汝會得百丈耳聾之旨，方許汝會馬祖一喝。汝既不會百丈耳聾之旨，妄加兩喝，太煞粗心大膽。」開無語。
揚古問：「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去此二途，如何即是？」師云：「出頭天外望，誰是我般儔？」問：「本色道流，原無一事，為甚衲子入門非棒即喝？為是門庭施設？為是本分生涯？」師云：「分身兩處看。」問：「從古作家慣布漫天網子打鳳羅龍，如何方得出身一路？」師云：「斫額望扶桑，秖要知天曉。」

僧問云：「夜間有虎，忽被拖去時如何？」師云：「四大本空，何處下口？」
蠱門問：「既是無位真人，因甚向古寺棲泊？」師云：「金鉤拋四海，玉燭續明燈。」問：「既云『羅漢松』，因甚不向齋堂裏應供？」師云：「乞兒籮易滿。」問：「嵩山塔、雲谷塔，左右交參，且道誰主？誰賓？」師云：「含元殿裏問長安。」問：「未過范蠡湖，清波無透路，作麼生與棲真老人相見？」師云：「合掌庵前問世尊。」問：「山門頭金剛，目不息怒，拳不伸掌，且道甚麼諍心不了？」師云：「舉起軒轅鏡，蚩尤失卻威。」問：「東石橋與西石橋恰是對頭，為甚過溪庵坐觀成敗？」師云：「踏開生死海，跳出是非門。」
復初問：「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既是散心念佛，為甚亦能成道？」師云：「大海不擇細流。」問：「以我此物周給一國，如何是周給的物？」師云：「破沙盆。」問：「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如何是菩薩遊戲神通？」師云：「昨日夜叉頭，今朝菩薩面。」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如何是常住的道理？」師云：「太白峰高，清關橋短。」問：「此《法華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如何是深固幽遠處？」師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是現前佛法？」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程。」
潯侍者問：「獅子山與虎丘山相咬，且道和山說個甚麼法便得息諍？」師云：「秖消一笑。」問：「天無私蓋、地無私載，為甚蓮子峰崢崢嶸嶸、天平山坦坦蕩蕩？」師云：「本自無私，任其力量。」問：「一雨普施，根莖有異，即如無根之草還潤澤得他也無？」師云：「全仗渠力。」問：「近聞者裏有虎，覿面撞著，如何迴避？」師云：「畜生自有分疏。」問：「前面綠荷，背後青松，朝朝相見，夜夜參隨，未審他為何事？」師云：「秖要老僧點首。」問：「良醫之門足病夫，爐鞴之所多鈍鐵，如何方得消頑除瘥？」師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昨日園中鋤斷蚯蚓，今朝失足蹋殺蝦蟆，懺悔即是？不懺悔即是？」師云：「全靠老僧不得。」
無奇問：「善卷洞遊者甚多，為甚不肯停留？」師云：「未得空情識，安能與石投？」問：「虎山日日被人敲鑿，還有知痛癢者麼？」師云：「一塊鐵心腸，老僧渾不顧。」問：「庭前柏樹子，天下人榜樣，因甚掩在泥裏？」師云：「只為韜光後，芳名天下傳。」問：「雷書殿柱，有甚麼人證明？」師云：「自有前朝士，分明傳至今。」問：「澗水長流不竭，且道源頭在甚麼處？」師

云：「四海歸皇化，千差起杖頭。」問：「既是離墨峰，因甚黑漆漆地？」師云：「因明肯且拙，方保一生安。」問：「獅子窟中無異獸，如何容得許多外道？」師云：「歸依同一體，存此善陶鎔。」

僧問：「臨濟宗旨即不問，如何是善權底奇特句？」師云：「三門騎佛殿。」進云：「恁麼則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云：「如何是汝露出底枝？」進云：「禮拜和尚。」師云：「放汝三十棒。」

師問眾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下水中。既遇知音，因甚者箇也不消得？」眾荅不契，自荅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僧問：「倩女離魂，阿那個是真底？」師云：「從來無假，何用問真？」

僧問：「虛空為鼓，須彌為椎，誰人打得？」師云：「無手人善打。」

僧問：「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師云：「同道者方知。」

僧問：「無情說法，作麼生說？」師云：「春至百花開，秋來林葉落。」

僧問：「青青翠竹，鬱鬱黃花，且道誰人受用？」師云：「不見一法者。」

僧問：「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意旨如何？」師云：「畜生同一體。」

僧問：「古人未出方丈，莊上喫油餈，意旨如何？」師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石門參，問云：「向叩庵村親聞法要，今過天童舊面重逢，兩上三登即且止，破沙盆句請師通。」師云：「如何是親聞底事？」門震威一喝，師云：「再喝喝看。」門云：「學人禮拜去也。」

靈常禪人以十二問呈，師垂荅頌示之。

問：「龍女獻珠，忽然變成男子，即往南方世界化度眾生，為何如此快速？」

師豎拳，云：「是男？是女？」

頌云：是男是女莫分疏，遲速寧非妄見乎？直下了然親透徹，聖凡元是眼中沙。

問：「欽師點破馬師那一圈，那裏是他點破處？」

荅：「斫額望扶桑。」

頌云：欽馬相馳本偶然，拳來踢去兩無偏，但能識得無偏旨，斫額扶桑事了然。

問：「雲門餅、趙州茶，是何意旨？」
荅：「有口難嘗。」
頌云：趙茶雲餅布諸方，味本無形舌豈嘗？多少衲僧空自反，誰能於此細參詳？
問：「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喚甚麼作物？」
荅：「驢膫子短，馬膫子長。」
頌云：驢馬之膫定短長，杳冥恍惚妄追攀，未能直下超方便，徒自區區覓大唐。
問：「破灶墮和尚以杖擊三下，其灶為甚墮破？」
荅：「焦磚打著連底凍。」
頌云：灶坍因擊事何疑？打凍焦磚恰逗機，不向此中直下領，那及閑神野鬼兒？
問：「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後，是何等境界？」
荅：「也是鬼窟裏作活計。」
頌云：道出尋常日用間，渾然一體絕鑽研，擬心測度堅高者，竟日情存鬼窟邊。
問：「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喚甚麼作心？」
荅：「春色滿園關不住。」
頌云：三處求心竟沒蹤，滿園春色豈朦朧？擬推內外中間得，關住陽春始許通。
問：「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萬象以何為主？」
荅：「舌頭不出口。」
頌云：萬象另有主，舌頭應出口，兩彩元一賽，何用更追求？
問：「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離卻水火，作麼生道？」
荅：「還我佛來。」
頌云：離卻水火佛還來，震威一喝絕疑猜，高山流水古來調，舍卻子期善聽誰？
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這箇眾生骨裹皮，以草履覆龜背上，是何意旨？」
荅：「一盲引眾盲。」
頌曰：皮骨從來兩不離，強分內外陷當機，前人遺落今人問，引起諸盲無止時。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須臾之間，道在甚麼所在？」
荅：「墻壁瓦礫。」
頌云：說個須臾便間然，須臾問道孰能諳？信口荅他墻瓦礫，未悟之人正好參。
問：「二十年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如何一日捲簾忽然大悟？」

荅：「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頌云：昧卻當人坐臥間，蒲團七破尚蒙然，捲簾若不因時至，其理如何得自彰？

勘辨垂代

僧參，師問：「報恩在水鄉，非舟莫至，還有不假舟楫而到者麼？」
有時云：「既到報恩，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畢竟圖箇甚麼？」
因春雪不消，師垂問：「古人道：『直待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今日已是春，為甚雪不消？」眾下語不契，師代云：「只為春前無雪。」
二僧到參，師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二人同行意作麼生？」僧無語，代云：「同行無彼此，共住不知名。」
師因秋收日忙，垂問：「貪利圖名滿世間，不如破衲道人閒，為甚終日忙得徹困？」眾無語，卻問師，師云：「須知有不忙者在。」僧云：「如何是不忙者？」師云：「下了麥子又栽菜。」
眾搬磚次，師問：「昨宵意旨則不問，今日搬磚事若何？」眾無語，自代云：「不是一番雙手黑，難教風雪不來侵。」
師一晚問眾：「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怎教無舌人解語？如何是無舌人？」浚維那云：「風吹石臼演摩訶。」又問：「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如何是內傳法印？」那云：「請和尚尊重。」師云：「法印與宗旨相去幾何？」那云：「一手猶分掌與拳。」師云：「歸堂去。」
行濟呈偈，師接云：「更有長處麼？」濟云：「盡在裏許。」師翻轉云：「未見奇特。」濟云：「文彩已彰。」師云：「不露文彩處道將來。」濟云：「覿面全彰，更無回互。」師休去。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蘇州。」師云：「蘇州有，有個甚麼？」僧便喝，師云：「除卻喝噩？」僧拍桌，師云：「除卻拍桌噩？」僧拂袖而行，師云：「呸！秖是這個戎形。」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棲真。」師云：「棲真因甚不棲真？」僧茫然。師問眾，眾荅不契，師代云：「為要竿頭進步。」
北寺僧參，師云：「既是北寺，因甚門向南開？」僧無語。
因天雨，垂問：「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且道去是？住是？」眾下語不契，侍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不從天意，豈近人情？」僧云：「畢竟如何？」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不落尋常去住間。」

問：「趙州一向喚人喫茶，且道是好心？不是好心？」一僧云：「大家在者裏。」又，僧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傷侍者云：「太平無忌諱，何處不風流？」

室中，舉：「琅琊問舉上座：『那裏來？』舉云：『兩浙。』琊云：『船來？陸來？』舉云：『船來。』琊云：『船在甚麼處？』舉云：『步下。』琊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撼一撼，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便出。且道那裏是瑯琊杜撰處？」泓書記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明知客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一僧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澤維那云：「其奈增金以黃。」

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因甚不欲見佛？」從維那云：「頭上不安頭。」沐都寺云：「求人不如求己。」澤維那云：「全體露風流。」一僧云：「水不洗水。」潮侍者云：「腰間自有青萍利，懶見時人舞太阿。」一僧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云：「總不恰老僧意。」僧云：「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云：「見則成錯。」

問：「踏翻大海，踢碎須彌，因甚平地上抬腳不起？」眾不契，師代云：「只謂用力太過。」

師一日云：「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未審三仙寺還在不在？」眾無對。復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未審大隨者語，有為人處？無為人處？」眾荅不恰。佛階云：「識得東風面，拈來總是春。」眾問師云：「畢竟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有。」眾云：「如何是他為人處？」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

問：「趙州勘二菴主，庵主齊豎一拳，為甚肯一不肯一？」眾荅不契，師代云：「菴主眼裏有筋，趙州舌頭無骨。」

僧參，師問：「千里同風則不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僧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師云：「如何是汝知心處？」僧云：「開口見膽。」師云：「放汝三十棒。」

師到天童，便出三問驗諸衲子，荅者甚眾，曾未契合。江北高源禪人再三禮，請代荅，師云：「汝逐一問來。」問云：「太白峰千古長然，為甚麼眼眼看來色是青底？」師云：「千聞不如一見。」二問：「古人道：『橋流水不流。』為甚清關橋端在者裏？」師云：「承言者喪。」三問：「玲瓏巖遠近皆聞，山中人為甚不知漏逗？」師云：「我嘗於此切。」源踊躍禮謝而退。

代古

韶山見白頭因，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云：「不敢。」山云：「有多少口？」云：「遍身是。」山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屙？」云：「向韶山口裏屙。」山云：「有韶山口即從，無韶山口又作麼生？」因無語。代云：「喚無口韶山，得麼？」
玄沙在雪峰時，光侍者謂沙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沙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語。代云：「若無某甲鐵船，今日怎得有玄沙？」
雪峰在洞山做飯頭，每日曉色未分，大眾喫粥，山問曰：「你因甚麼日日不失者個時候？」峰云：「瞻星望月。」山曰：「忽遇雲霧鬚鼕又作麼生？」峰無語。代云：「師子咬人，韓盧逐塊。」
雪峰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度，為甚覆卻船？」僧無語。代云：「和尚莫錯好。」
昔有僧持缽到長者家，因犬咬，長者問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上座全披法服，因甚被狗咬？」代云：「雲月是同，谿山有異。」
昔有僧到曹谿，因守衣缽僧提起衣，云：「者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云：「為甚在上座手裏？」守衣缽僧無對。師代云：「也須驗過。」
末山尼因僧到，問云：「誰？」僧云：「獅子兒。」尼云：「既是獅子兒，為甚被文殊騎卻？」師代云：「君子能屈能伸。」
有僧化金飾佛，官人問云：「從來只有佛度弟子，為甚卻要弟子度佛？」僧無對。師代云：「捨得自己，贏得他人。」
大寂進三界圖，帝問云：「朕居何界？」寂無對。師代云：「願王頓超三界。」

續語四則

興化問雲居云：「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語，後住山二十年，方云：「當時何不向他道『何必』？」興化聞云：「何不道箇『不必』？」大慧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請續末句)。」
師云：「喚龜作鱉。」
天童悟和尚頌夾山參船子云：「離鉤三寸如何道？一橈打下洪波跳，忽覺來時自點頭(請續末句)。」
師云：「死中得活方希少。」
天童悟和尚示眾云：「莫立程途別用功，行住坐臥看何從？忽然看出何從的(請續末句)。」
師云：「越古超今第一人。」

南泉示眾云：「王老明明自賣身，一時分付兩傍人，可憐天下爭酬價(請續末句)。」
師云：「盡是韓盧逐塊僧。」
浮石禪師語錄卷七(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八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拈古

舉：「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世尊纔出頭來，只要起家立業，那顧垛生招箭？雲門大師雖則據令而行，剛成賊過張弓。」豎拂子，云：「大眾見麼？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玅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師云：「世尊拈花，眼空四海。迦葉微笑，傍若無人。且道正法眼藏是什麼乾屎橛？」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來百丈恒舉此話請益法眼，語未終，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麼？』丈從此悟入。」師云：「不向良久處會，向什麼處會？」復顧左右，云：「百丈悟處與外道悟處，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天下宗師盡為外道伴侶；若道是別，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者裏緇素分明，許汝參學事畢。」

舉：「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一；若言有，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為一義？二義？』」師云：「世尊雖則善荅，帶累波斯匿王墮在死水。山僧則不然，待問：『一二之義，其義云何？』豎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此是一二之義，畢竟喚作什麼？』匿王若向者裏透得，非唯不落一二之數，亦且慶快平生。」

舉：「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貶向二鐵圍山。千巖和尚云：『大眾！不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鐵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師云：「千巖恁麼道，也是自屎不覺臭。敢問大眾：起也貶、不起也貶，作麼生免得？」眾無語，師湧身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

舉：「教中道：『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師云：「此是黃面老子閨閣中物，罄底搬出與諸人面前了

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必自信自肯；脫或未能，不妨更為諸人下箇註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世尊雖是頭正尾正，卻被文殊使令。若是山僧，纔見文殊出眾，便乃震威一喝，即歸方丈，直使文殊一場懨懶。何也？我為法王，於法自在。」
舉：「永嘉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大慧云：『者箇阿師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將常住物入衣缽下。』」師云：「大慧老人雖則捉賊獻贓，棒不虛發，怎奈不顧自家失利。大眾還知失利處麼？不許他人富，甘得自家貧？」
舉：「陸亙大夫對南泉云：『肇法師甚奇怪，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以手指庭前花，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陸亙將此勘驗王老師，卻被王老師勘驗。陸亙雖是無語，其旨了然。若會得陸亙了然處，要識『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有什麼難？」
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穴云：『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徑山云：『者黃面瞌子恁麼荅話也，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師云：「富而好禮，以見無驕；財不苟得，方無濫取。徑山老人是不能逃二者之咎，只欲抑人揚己，不懼旁觀。雖然，還知徑山為人處麼？若非舍己從人，那見婆心太切？」喝一喝。
舉：「雪峰仁禪師云：『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且道如何是無妨底那事？』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云：「報恩則不然，終日閒閒，那事難安。且道如何是難安底事？上床落地，日應三餐。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未免喫報恩棒；若道是別，亦未免喫報恩棒。為甚如此？不是報恩硬與棒，大都緇素要分明。」
舉：「千巖示眾云：『老僧如猢猻種樹，種了便拔，看大眾根生也未？』眾無語，自代云：『根生也。』」師云：「根生則不然，未免自起自倒。山僧也不種、也不拔，秖問大眾如何是無根的樹子？」眾無語，師云：「無根樹子也不識。」
舉：「百靈問龐居士云：『石頭得力句，曾舉似人否？』士云：『亦曾舉似人來。』靈云：『阿誰？』士點胸，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嘆不及。』居士卻問百靈：『阿師得力句，曾舉似人否？』靈云：『亦曾舉似人。』士云：『阿誰？』靈戴笠便行。大慧云：『者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

然如是，畢竟百靈輸他龐公一著。何故？若不得箇破笠遮卻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師云：「百靈戴笠子，正要與龐公相見，為甚大慧道：『不得者箇破笠遮卻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還會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舉：「臨濟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復召眾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云：「臨濟大師卻被者僧覷破。報恩則不然，者僧纔恁麼問，劈頭便棒，非但使者僧脫洒，亦且與二首座相見。」

舉：「興化謂克賓云：『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次日，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趁出院。」師云：「興化法令若不如是之嚴，何以見他克賓？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舉：「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云：『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拄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鬚眉墮落。」師云：「丹霞燒木佛，冷煖自知；院主墮眉鬚，其禍難了。盡道木佛本無舍利，誰信丹霞以杖撥底？」喝一喝，云：「青天白日，切莫眼花。」

舉：「趙州訪道吾，吾見來，著豹皮褌，把吉獠棒，在三門前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云：『小心祇候著。』吾又唱喏而去。」師云：「道吾勘驗趙州，卻被趙州勘驗。雖然，趙州輸他一著。何故？著賊也不知。」

舉：「深、明二上座同行，見一鯉魚從網跳出，深云：『俊哉，好似箇衲僧。』明云：『何似當初未入網時好？』深云：『明兄猶欠悟在。』明行三十里方省。」師云：「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

舉：「靈山會上有一女子於佛前入定，佛敕文殊出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女子入定儼然，文殊遂運神力托至梵天撲下，女子亦復儼然。佛云：『非但汝一人出此女子定不得，設使百千萬億文殊亦出不得；下界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定。』佛語未竟，罔明從地涌出，佛敕令出定，罔明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女子遂出定。」師云：「文殊自文殊，罔明自罔明，女子與瞿曇，從來不異心。一箇點即不到、一箇到即不點、一箇亦點亦到、一箇不點不到，向者裏分析得明，方具得參學眼，然未具透關眼在。且道如何是透關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舉：「臨濟問洛浦云：『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浦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麼生？』浦便喝，濟便打。」師云：「臨濟探竿在手，深淺預知；洛浦死坐竿頭，不求進步。還有知恩者麼？直饒有，也只是喫棒底漢。」

舉：「趙州訪黃檗，檗見來，便閉卻方丈門，州即於法堂上叫云：『救火，救火。』檗開門搦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師云：「二大老相見，可謂碁逢敵手，落子非輕，一箇把住雙關、一箇頻連虎口，雖能各展奇謀，到底不無優劣。且道在阿誰分上？試檢點看。」

舉：「南陽國師云：『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斯則獅子吼。』」師云：「大小國師只解瞻前，不能顧後。有所得、無所得則且置，畢竟喚什麼作法？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春。」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云：『響。』」師云：「雲門老漢接機甚便，秖是閉門不落閂，空費己力。忽有人問報恩：『如何是驚人句？』只向他道：『低聲，低聲。』」

舉：「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云：「雪峰老漢可謂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

舉：「僧問高安澄禪師：『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澄云：『作麼生？』僧云：『恁麼則不受歲也。』澄云：『城上已吹新歲角，窗前猶點去年燈。』僧云：『如何是去年燈？』澄云：『臘月三十日。』」師云：「高安老漢被者僧看破，且道看破在什麼處？臘月三十日。」

舉：「黃檗因南泉問：『什麼處去？』檗云：『擇菜去。』泉云：『將什麼擇？』檗豎起刀子，泉云：『汝只解作賓，不解作主。』檗以刀子點三下。」師云：「二大老雖是互相勘驗，賓主歷然，檢點將來，南泉輸卻一籌。若是廣慧，見他把刀子點三下，只道箇『轉見不堪』。雖然，碁逢敵手方堪著，琴遇知音始好彈。」

舉：「溈山因仰山摘茶次，謂仰云：『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溈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云：『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溈云：『放子二十棒。』」師云：「溈山陸地興波，仰山隨邪逐惡，若無末後二十棒，直至於今沒勦絕。何則？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舉：「黃檗因百丈問：『什處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檗把丈一摑，丈笑歸，陞座，為眾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仔

細，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云：「捨己從人，真大丈夫。若非刖足曾三獻，怎得連城價倍高？」

舉：「僧問大隨法真禪師：『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懺悔。』僧回大隨，隨已化，再轉投子，子亦遷化。」師云：「者僧不肯大隨，甚是難得，反被投子害他一生。」

舉：「李駙馬問慈明：『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明云：『駙馬甚處得者消息來？』李便喝，明曰：『野干鳴。』李又喝，明云：『獅子吼。』」師云：「問也問得好，荅也荅得妙，只是末後猶欠收機，未免落他彀中。還有出得者麼？試[跳-兆+孛]跳看。」

舉：「唐代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要箇無縫塔子。』帝云：『請師塔樣。』忠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忠云：『我有付法弟子耽源卻諳此事，召問之。』國師圓寂後，帝召耽源問，源呈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師云：「可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要會無縫塔樣麼？向國師處見則易，向耽源處見則難。何也？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頌古

世尊初生

右脅初生不肖兒，罄將家醜布寰區，只因半點難瞞昧，殃及兒孫無盡時。

女子出定

女子慣自粧妖，瞿曇沒點氣息，帶累罔明文殊，至今遭人甄別。

教中道：「未離兜率，已降皇宮。」

雲散家家月，春來樹樹花，不勞些子力，當處足生涯。

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

鍼芥相投絕易難，師資道合本天然，靈山多少奇男子，誰敢輕酬作指南？

阿難倒剎竿

金襴之外更何傳？平白阿難起釁端。誰道飲光無把捉？呼喚門前倒剎竿。

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

擬用無心墮有心，通身荊棘入荒林，吾今真得無心旨，聲色頭頭不自昏。

國師塔樣

囫圇塔子甚分明，豈是尋常捏聚成？從來有樣堪描畫，小似須彌大似針。

青源米價

廬陵米價荅何難？貴賤高低當處看，若是久經行販者，自然輸價兩家懽。

馬祖不安

身橫竹榻懶跏趺，酬酢情懷謾道無，玉質不分梅笑雪，鷓鴣啼得客心孤。

百丈再參

擬喝多云震若雷，天懸秖為錯毫釐，誰知百丈翻身處？日午三更悟大機。

南泉牽牛入堂，首座拊牛背三下。南泉出，趙州放一束草於首座前，座無語。

千聖從來只一頭，南泉為眾自忘羞，引他首座成顛倒，打正還輸老趙州。

破灶墮

灶神冷地賣聰明，問著聰明當下昏，不經棒打泥團破，縱有聰明何日惺？

溈山水牯

人牛互喚兩無拘，智理雖分共一如，直下見超無別伎，快教扶起淨瓶來。

南泉斬貓

提起剛刀問兩堂，眾中誰敢露鋒鋩？輸他趙老這些子，赤腳悠悠獨占強。

南泉云：「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不是心、佛、物，王老師兮親口說。是甚麼？沒交涉，清白眼中休著屑。

中邑獼猴

無事生端驗作家，獼猴內外喻偏賒，若非捉手言相見，辜負當年小釋迦。

鹽官索扇

扇子破也索犀牛，侍者茫然絕應酬，誰道更闌秋夜永？蘆花月色正綢繆。

龐居士到芙蓉太毓禪師處，毓行食與居士，士接食次，毓縮手，云：「生心受供，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毓云：「非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卻。」毓乃下食，士云：「不消一句。」

不消一句意如何？甘不甘兮沒兩塗，下食了時無後語，誰知龐老出常徒？

趙州狗子

問處孤巍荅自然，強生擬議隔千山，昔年趙老原無意，莫效韓盧逐塊間。

趙州柏樹子

庭前柏樹子，粒粒甚分明，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夾山參船子

煙水茫茫擲下鉤，多年難遇我般儔，點頭忽得金鱗現，跳入滄浪即便休。

子湖狗

子湖烈犬正當門，終日橫身不露形，觸著直教惡性發，無分上下與卑尊。

德山托缽

春滿乾坤花滿林，綠楊冉冉亂啼鶯，湘江一曲漁家樂，不涉宮商調更清。

睦州擔板

丈夫意氣本無拘，自畫隨人喚即違，欲識睦州相會處，豈容擔板衲僧窺？

臨濟三頓棒

三遭問話三遭打，冷汗通身沒可把，囚地歸來氣象新，[祝/土]拳鼓掌賣瀟灑。

臨濟入滅

正法眼藏是何物？父子相酬滅不滅？臨終被喝心纔冷，罵做瞎驢誰透徹？

香嚴擊竹

裹足雲林大似呆，生前消息強安排，若非擊竹一聲囚，滿耳聞來總是乖。

靈雲見桃花

春風舒笑豔陽天，逐水桃花爛熳然，可惜一雙清白眼，無端擱瞎在桃邊。

趙州勘二菴主

古制焦桐彈到今，調中翻覆驗知音，高山流水分明極，未識于今孰解聽？

芭蕉拄杖

一條拄杖滑如油，與奪從教得自由，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轉風流。

保壽開堂

棋逢敵手休輕下，優劣全昭一著間，兩將未分先覷破，徒教車馬各爭先。

荊棘林中堪獨步，馬能千里故追風，直饒翻轉無情面，似向南離聽處分。

雲門須彌山

一念不起須彌山，光前絕後沒遮攔，雲門忒煞傾肝膽，那個男兒肯荷擔？

玄沙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塘提起袈裟角，沙云：「料掉沒交涉。」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小塘提起袈裟角，心骨何方徹底傾？

首山竹篦

拈卻兩頭會也麼？輕輕踏著別無他，轉身須是英靈漢，不被渠瞞始作家。

婆子燒庵

抱住慇懃問最親，供他死漢少知情，若還具有羅空手，一彈分明落一禽。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曾盜淨瓶楊柳，露出白拈嘴臉，天涯無處藏醜。
我腳何似驢腳？步步全無好惡，早經踏著烏龜，箇箇都是硬殼。
人人有箇生緣。良駿何待加鞭？迅速穿花過柳，追風逐電如煙。

五祖云：「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秖是尾巴過不得。」

透得尾巴過，牛身方始全，縱橫泥水裏，毛色轉新鮮。看得尾巴透，方傾參學心，百花林裏戲，片葉不沾身。

破沙盆

沙盆既破量寬洪，包括乾坤更可容，一切聖賢收不得，秖因沙界覓無蹤。

僧問本師密和尚：「如何是三寶？」密云：「一餐胡餅兩餐粥。」僧云：「不是者三飽。」密云：「老僧日日奉持。」

問得分明荅得親，奉持那肯別殷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知歸不外尋？

本師一日上堂，舉世尊初生話畢，乃云：「汝等不見黃面老子，更向者裏討甚麼碗？」下座，一時打散。

彼丈夫兮我丈夫，有何虧尠向人圖？枉教喫盡伶俜苦，到底衣珠外得無。

末後句

末後句，透何難？臘月梅花帶雪看，箇中若善尋梅者，不用寒香到鼻邊。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十首

未牧

蹉過聲前這一哮，反生邊見歷途遙，披毛帶角渾無慮，糞草何曾識稼苗？

初調

纔識牛兮鼻已穿，翻然自肯更加鞭，暫時不在頻偷走，猶把芒繩緊緊牽。

受制

渡水穿雲不亂馳，任他呼遣總相隨，雖然已是堪調治，未許山童暫放疲。

回首

一回入草一回頭，可比初時性已柔，滿徑落花思踐履，客途煙雨豈羈留？

馴伏

玲瓏石畔古松邊，任運騰騰始貼然，手裏有鞭須放下，鼻中去索不須牽。

無礙

觸處逢渠得自知，入泥入水又何拘？饑餐渴飲困來睡，底事從來無欠餘。

任運

己眼撐開宇宙中，胡來胡現任茸茸，山童閒唱還鄉曲，不覺令人歸思濃。

相忘

喪盡偷心豁達中，人牛何異復何同？從今兩絕隄防力，可以西兮可以東。

獨炤

脫盡皮毛赤體間，堂堂獨露笑談間，不是渠儂能了達，秖因透徹上頭關。

雙泯

空空寂寂杳無蹤，一點靈機盡埽空，智理不存悲化普，一輪明月炤幽叢。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法王之法若何觀？已見文殊彊指南，不是瞿曇大慈愍，潑水教收智者難。

世尊睹明星

以己方人世盡然，瞿曇未越見還偏，不思愧點胭脂額，故把硃砂畫雪顏。

外道問那一通

那通不識五通虛，樹本無根豈有枝？仙人不遇大慈父，兩足懸空步步虛。

靈雲見桃

因桃起見見非桃，桃既非桃見亦消，桃見兩消是甚麼？靈雲從此得逍遙。

栴檀瑞像

情與無情共一真，木雕泥塑解飛迎，世尊親手曾摩頂，你我原非有二人。

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只者一個也不消得，便拋下水中。

婆婆抱子問來原，撫棹酬機見不偏，不遇知音猶自可，知音知處道情乾。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新婦騎驢阿家牽，因邪打正道方圓，曲高不落尋常調，越色超聲契別傳。

法語

天植駱居士五十懸弧之辰，作佛事薦其先嚴，請說。

公今年五十，上天一晝夜，天方夢夢然，不知有佛法。公反勝於天，知苦修解脫，自度能度人，先從度親始。非但一世親，世世親皆度，追思曠劫來，循環六道苦，備知異類身，曾昔為父母，所以調御師，普度於一切。公能效佛行，大孝莫可喻。

示鈍斧禪人

非剛打就，豈鐵鑄成？八風不動，四相無侵。收放自由，佛魔難近，只這一著，無可標名。喜子老大執侍三稔，欲離吾右，刈茅蓋頭，孜孜無倦操持，實乃僧中之龍。和羅飯，骨董羹，隨家豐儉，暢子平生。

金沙眾居士以念佛米供齋，求法語。

向來米價貴如珠，此米超珠珠莫及，一句彌陀一粒米，一粒米動一佛出。若將供養老趙州，定然有口也不食，何故噩？念佛一聲，漱口三日，還會趙州此言麼？秖為念佛人不得理致，心外有法，取捨情生，反污己口，不若不念，故道此爾。要知得理之念謂之正念、失理之念謂之邪念，須是得正去邪始得。且作麼生方乃得正去邪？如大勢至菩薩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如是念佛，是為得理。何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淨念者，念無雜念；相繼者，念無間斷；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都攝者，因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身貪細滑、意貪法塵，貪即是愛。經云：「有愛則生，愛盡則死。」故知貪愛為生死本。如今要斷生死，先斷貪愛。貪愛作麼生得斷？即將一句阿彌陀佛念念相繼，則自然眼不取色、耳不取聲、鼻不取香、舌不取味、身不取細滑、意不取法塵，總歸一句彌陀，謂之都攝六根。貪取謂之亂，一句彌陀謂之淨，淨以掃亂，亂除愛盡則生死之因自空、輪迴之果自息，如是念佛方得斷生死、出沉淪、趣菩提、證涅槃，纔是究竟念佛，是為得理正念。趙州祖師要人明取念佛之理，接引盲修瞎念之輩，故曰：「念佛一聲，漱口三日。」汝等善人擔柴運米，助我雲廚，老僧特為發明此理。得明是理，歸家一心念佛，無雜無斷，各各得生唯心淨土、箇箇得見本性彌陀。當生珍重，記取記取。

徹空上人持卷乞法語

上人號徹空，法名曰慶秀，慶則慶其徹，空則空其秀。慶徹徹於空，空秀空於有，於法為真空，於有為妙有。妙有原非相，真空即是物，始知一貫錢，依然兩五百。真空不住空，妙有不住有，空有兩不住，藏身於北斗。真空不離空，妙有不離有，空有兩不離，頭陀自抖擻。喚甚為真空？喚甚為妙有？空、有兩誰喚？露出本來面。無空說真空，無有說妙有，空、有兩俱說，機用安可測？身心本一如，身外更無餘，但有空可徹，土上又加泥。到此際，非容易，報恩猶未輕相許。擊破如來藏裏珠，掀翻祖師關捩子，會盡古今三術闍，方可利生施法雨。

示監收

常住田疇，賴汝監收，一人輕著力，眾得飽齁齁。雖然，粥足、飯足，未是汝足，直教嚼著無米飯，普使人天香滿腹。

示潤芳

後生家，須早計，莫把光陰虛自棄，為僧若不究根源，生死循環豈兒戲？聲名動，有何好？添得眼前鬧炒炒，貴圖身世事奢華，不顧業識來牽繞。闖驢胎，穿馬腹，一旦囊藏俱露布，徒教受苦萬千般，有口難言向誰訴？莫待角生悔已遲，即今休把青年蹉，終朝捏箇無手拳，打破虛空見碧天，從教混入黃河裏，那日隨流衣自乾。

回山示眾

師云：「古者道：『三日不見，亦須刮目相待。』老僧出山已來，不覺八月矣，院中事務不無幹辦，未審各各本分事亦有深契否？百丈老祖道：『我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如何是耳聾底意旨？速速道來。若有道得貼體者，老僧拄杖子兩手分付；如或未能，不可輕易放過。」

示新戒

師豎拂，云：「諸佛子看看：諸佛出世只為發明者箇，汝能會得者箇，三無漏學悉已具足；其或未然，且依經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新戒，依佛言是名真菩薩。所以道：『三業清淨佛出世，步步踏著黃金地；三業不淨佛滅度，黃金地上難移步。』依教奉行，眼前明歷歷；不依教奉行，腳下黑漫漫。依而不依，口中說食終難飽；不依而依，身上穿衣方免寒。四句百非俱坐斷，千生業海頓枯乾，到恁麼地，喚甚麼作菩提煩惱？阿那個為生死涅槃？盡大地人齊斫額，國山峰月炤人寒。」

解期示眾

七日禪期雖已周，本參未透豈能休？直須洞徹西來意，生死牢關一筆勾。後生晚進忌聰明，且要虛心學老成，記取古人好言語，要渠癡鈍過平生。大道本天然，那許妄穿鑿？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參須真實參，直待冷灰中豆爆；悟須真實悟，更加絕後而再甦，方堪繼續祖燈，永作人天龜鑑。切不可半塗而廢、得少為足、貪他利養、要人禮敬、假粧知識粉飾無聞、不慚不愧、錯因錯果、未得言得、未證言證，大妄語成造無間業，一時苦事臨頭，他日悔之晚矣。諸仁者！當聞是語，銘刻在心，依此而行，超凡入聖，出類拔萃，得大受用，庶不辜負生平。大眾久立，伏惟珍重。

迎龍庵，求開示。「去歲承招今日齋，貴圖一飽了余懷，誰知眾請重開示？須信談玄口不開。大眾！既是談玄，為甚口不開？不見教中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所以昔日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於此見得是謂上根，於此不見，可謂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山僧未免更向第二門頭別通個消息，正是教中道：『我有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故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年登十九，念世無常，捨王宮，居雪嶺，苦行六年，因睹明星忽然大悟，歎云：『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由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是異方便助顯第一義。隱勝現劣，經行樹下，三七思惟，云：『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破法不信受，墜於三惡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亦應說三乘。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梵音慰諭我。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於是，機分大小、道殊半滿，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末後於靈山會上百萬眾前，拈一枝合歡梧桐花舉示四眾，唯有迦葉破顏微笑，便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教外別傳，付囑與摩訶大迦葉。』是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於此會得，是謂中根。如其根器淺劣，不能領會，且看昔日有智閑上座聰辯過人，問一荅十、問十荅百。一日，參禮溈山次，山問：『聞子聰辯過人，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皆冊子中語，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閑乃杜口無對，禮請溈山說破，山云：『我若與子說破。他日罵我在。』乃禮辭溈山，併去所習，結茅於忠國師遺跡，終日呆呆地討箇父母未生前消息。日久月深，忽於掃地次拾瓦礫，擊竹作聲，頓然打破疑團，洞徹生前消息。便設香望溈山，禮拜云：『當時若與我說破，怎得有今日？』此便是鈍根人參禮善知識做工夫悟道的樣子。蓋因入道遲速不同，故分根器有三種。雖說有三，於悟處無有異。大眾！古人如是，爾豈不然？各宜憤悱，急自究取，莫將閒學解，空費好時光。」

浮石禪師語錄卷八(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九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偈贊

古林寺募糧

世界未成，此寺先興，歲序既行，不動此林，中有偉人，勞構軒楹，頓空我相，善接雲朋，百事皆具，一切現成，十方歸望，若故居亭，駢肩接踵，絡繹如雲，日給不敷，用告檀那，儘力施來，泥多佛大。

十二時

夜半子，昨日纔完今日始，唯有無為學道人，終日凝然貓捕鼠。
雞鳴丑，一覺翻身便抖擻，無端豎起銕脊梁，驚得泥牛銜月走。
平旦寅，披起衲衣開大門，踢醒巖前睡菸菟，佛祖都來一口吞。
日出卯，萬仞山頭先已炤，入廛垂手沒疏親，兔兒不食窠邊草。
食時辰，一眾都餐不涇羹，偃鼠飲河非吾種，大鵬劈海取龍吞。
禺中巳，萬行花敷普賢智，豈做尋常鱉鼻蛇？養長頭角興雲雨。
日南午，分明打出三更鼓，金毛獅子忽翻身，木馬嘶風叫冤苦。
日昳未，大白牛車平等賜，雖有小根小莖來，不效瞿曇羊鹿濟。
晡時申，打得獼猴箇箇惺，直教不外攀花手，便是如來清淨身。
日入酉，窗禽也解尋窠走，須臾大地黑漫漫，千聖從來不知有。
黃昏戌，我家獵犬當門立，管你千賢萬聖來，劈面一口要見骨。
人定亥，野豬帶箭攻人稼，震威一喝豁然惺，一輪明月當空掛。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椰栗橫擔破白雲。上層巒，遠眺愈精神。
山中住，卓立懸崖無所繫。者一層，那個人敢履？
山中坐，爐焚柏子香易過。峭巍巍，冷眼俱覷破。
山中臥，月移松影穿窗過。蝶夢斷，不識人間路。

示鑒可禪人

屈指參隨已十年，鵬程尤滯半途邊，直教展翅南溟候，得座披衣事事全。

觀音大士

稽首大悲王，能拔諸有苦，一手援一道，六道悉安妥。欲與一切樂，是樂等於我，若有一不肖，罪自心未普。眾生何所之？但向染邊趣，捨自尊貴身，說法示同類。日月掌中擎，晝夜永立佇，引入聞思修，共證圓通智。

又

眾生好染不知非，大士隨機現白衣，瓶瀉柳頭甘露水，得霑一滴世間稀。

又

鬚髮青疏，慈容滿月，跏趺端坐，度諸苦厄。將錢買餅人盡知，拈出瓦瓶誰測識？要測識，問取嘉禾孫和石。

又

誰家籃裏無金鯉？賣弄人前努著嘴，不辭提得臂兒酸，要使人人暗相委。暗相委，一段風流徹骨髓。

又

渺渺洪波不易尋，多年撈摸始相親，今朝豈是閒提出？要使閻浮人見真。咄！

又

普門大士示多身，遍歷塵間六道行，逆順強良慈一體，故將多手接多情。

又

普門大士狀千般，隨相生情被孰瞞？昨日入廛今出海，何曾異卻半毫端？

又

不向街頭賣，冷坐待人來，問著籃中物，言魚口錯開。

達磨

一函經，一拄杖，一箇缽盂隨身放。梁皇殿上聖亦無，少室峰前法豈剩？默然趺坐語如雷，九十六種俱膽喪，接得神光一個兒，斷臂安心作榜樣。

又

杖頭經，腳下葦，褰裳濡足誰相委？不因走入驚人浪，那得竿頭稱意魚？

又

採寶須憑識寶人，陽春雪曲孰曾聞？不是祖師來太早，要留樣子曉兒孫。

壽亭侯

協力匡先主，全憑偃月刀，七軍謀已決，三足鼎時操。破壁光炎漢，封金壓魏曹，書中明底事，儘可悟英豪。

天童密和尚像贊

一條白棒，不離宴坐，是聖、是凡，毫無放過，打斷命根猶未歇手，直待再蘇有出身路。出身路，未舉棒前都蹉過。

又

世壽七十七，說法二十五，萬指常繞圍，半字何曾吐？牽出楊岐三腳驢，便教認取玄沙虎。

邵先生遺真

心宇邵先生，余生未相識，所以睹尊容，是非莫能決。或曰是先生，余乃未敢諾；或曰非先生，余亦未敢別。不諾不別間，恰與先生合。先生達生理，故曰帶不來；先生達死理，故曰帶不去。不來與不去，此是無生訣。無生、無不生，生生繼不絕，臨行三囑言，子孫遵未歇。於此見先生，先生奚生滅。

冶堂孫居士小像

童子倚杖而立，冶翁執拂而坐，余欲發其高誼，未敢輕意露布。不露布，午夜正明，天曉不露。

一空禪師小像

秦山曾結社，東塔共參隨，破家散宅後，天涯各自趨。愧我多飄泊，羨君獨掩扉，兀坐三十載，陶然如一日。生平不露頭角，臨終稍吐風規。咄！莫待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知。

湘南居士乞題行樂

長松下，怪石旁，揮羽扇，坐琴床，一段天機，急須自薦。討盡世間便宜，不落思筹徬徨，待伊轉得身時，方好喫余痛棒。

明湛法師像

聽出聲，見超色，一點孤明，湛然不息。有時陞座談經，有時跏趺靜默，欲識阿師行履，不落聖凡階級。

俞秋來小像

是僧非僧、是俗非俗，三教精通，百氏咸熟。突出烏珠仔細看，展開兩手是什麼？非但淨名杜口，鼻祖也道不識。

白齋律師像

四大本空，人人著相；五蘊非有，念念攀緣。著相故，莫肯捨其一毛；攀緣故，誰能空於一念？一念若空捨，全身不吝、四相不著，燃諸體何難？顧爾白齋，其見是歟？兩手秖存五指，一身備及萬行。古之藥王善見即今白齋、今之白齋即古藥王善見，分實不分，相原無相，渾古今為一體，濟五濁而無方。

先老和尚贊

銅棺山頂大徹，禹門堂上親傳。一條白棒，振起濟北將墜之綱宗；六坐道場，直指積劫沉埋之故寶。若貧兒遇王父，受用無窮；似病子得良醫，了生脫死。慈悲莫及，恩大難酬。當年不遇提攜，今日何從得識？寤寐尋思無可酬，舍己從人堪報德。

又

若言是我師，我師已去世；若言非我師，面目渾不異。是與不是總皆虛，我師之真紅冶知。

又

老漢從來沒樣，丹青妄描其狀。若還是我本師，那有閒功坐上忙？忙六道，拯迷流，度盡眾生方了願。

又

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通身一條棒，棒下令人透，果能透體露，堂堂無別有。咄！

巖芝師小像

纔出龍池門，開闢磐山去，今將四十年，撐天并拄地。有耳誰不聞？有眼誰不見？露柱掛燈籠，山門朝佛殿，一生參學事已成，兩手相扶猶不放。

護法鎮府楊公像贊

堂堂楊公，維周之虎，世出名胄，在夫子所。爰及公身，繼光乃祖，不煩一矢，定茲南土。吳民艾安，辭祿養素，德望信人，功烈遠播。晚歸法王，作法金湯，追美大年，為紀為綱，物外世間，並濟休光。眉宇豐隆，實維楊公，南山有松，媲美斯容。

侍者純素為師祖洞然請題像贊

欲識洞然師，從來未常晤，忽見紙上的，怳然如會過。者個即洞然，只恐成差誤，者個非洞然，眉目誰遮護？直須掇轉太虛看，萬象光中全體露，亭亭兮玉樹丰標，凜凜兮冰壺襟度。琅玕山裏建叢林，玅泉堂上真慈父，輪珠靜坐默無言，從教海底旋烏兔。咄！懸向高堂，松蒼石古。

雲停耿居士像

身居濁世，意尚清閒，屠刀放下，與佛齊肩。參禮多方知識，唯求一著機先，誠為法門弟子，世儒拱手推賢。仁廉義廉，青草卓卓白雲邊；道弘德弘，綠水涓涓碧澗中。踏翻大海，踢倒孤峰。咄！這裏識得，不枉覿面相逢。

見月律師像

持戒但束身，非身何所束？當頭能坐斷，是名真見月。

雲山居士像贊

雲山自古兩相依，雲作山裳山作居，脫去遍空籠宇宙，收來小塢可藏伊。花開碧軸家常畫，水瀉清泉供客炊，彼此互為誠自得，天然一種不思議。

自贊

孤卓首座請

行也然、坐也然，語也然、默也然，行坐語默體安然，從來本體難描畫，畫出誰知失本然？欲本然，卓卓孤峰獨頂天。

範圍首座請

者漢本來沒樣，丹青怎生描狀？認取者個便是，摘花碓杵頭上，不假摩醯隻眼，洞徹元初意況。總然畫得成渠，也是範圍模樣。

無奇西堂請

自他有異，形影還同，兩沒交涉，吞吐虛空。隨緣不變兮，突出難辨；不變隨緣兮，觸處皆逢。咄！正恁麼時，隨緣耶？不變耶？今日斬新翻舊案，曹谿無底水無痕。

均實監院請

先天不生，後天不滅，正恁麼時，丰姿越格。握臨濟之吹毛，截野狐之窠窟，乘慈明之巨舟，拯苦海之沉溺。慣將一喝驗來機，耳聾三日求人識。

拳石都監請

者老漢，禪不明、教不諳、律不持、佛不念，脫體無依，道方一貫。噫！到底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山衣書記請

不譚玄、不說玅，三拜得髓，鼻祖已道。整衣就座又如何？千古萬古令人造。

古余書記請

咄哉！者漢全沒思箄，聖亦不希、凡亦不厭，好不自誇、歹常自見，輕輕拈出口頭句，落草求人續正傳。

祖田知客請

前三三，後三三，一領袈裟搭半肩，剛然洞徹其中旨，天上人間事不凡。

碧岑禪人請

手持麈尾默無言，一領袈裟搭半肩，直視兩傍筵下眾，箇中誰不占機先？

玉田知客請

諸佛出世，唯為一事，脫珍御服，著弊垢衣，隱勝現劣，捨淨入穢。者漢無端走入群隊，被人問著一事，料你開不得嘴。

雪屏知客請

智者不自贊，自贊即是愚，除卻愚與智，於中作麼題？欲題題極處，惟有自家知。

白菴維那請

咄哉！者漢無一可羨，自幼家貧失學，未老氣血先弱，不貴門庭熱鬧，秖圖賢衲數人，各各冰霜節操，永繼太白傳燈。

楚雲西堂請

天童一會人，惟汝不唧溜，祖師向上事，晝夜苦參究，鈍置二十年，方識自家醜。欲作他家兒，莫效伊做就，徹底盡掀翻，斬新成活計，針眼裡[跳-兆+孛]跳，剎竿頭遊戲，始可入廛垂手，定然出類拔萃。

孤巖副寺請

太白峰前事，分明舉似伊，手中拈白拂，腳下謾針錐。那邊別有真消息？只許渾家父子知。

古天知藏請

影從形生、形從心生，心若不生，形影皆空。空原不空，玅化無窮，無窮妙化，背覺合塵。一條白棒，天下縱橫，啟迷為悟，點銕成金。能所不立，物我互融，上行下效，永繼祖燈。

松源書記請

手拈白麈尾，用處不思議，未具超方眼，誰人識得你？

蠱門書記請

眼裡無觔，皮下沒血，原來似箇傀儡，抽牽便露醜拙。咄！誰知正法眼，向者瞎驢滅？

白嶠西堂請

者漢幼愚拙，文義全不識，老大自知非，心常懷映雪。半點不相瞞，盡情為伊說，春風原不在花枝，至體從來無簡擇。

育焉知客請

者漢為人，別無指示，一條白棒，令人悟去。悟與不悟，有何憑據？獅子解翻身，韓盧唯逐塊，一一檢點分明，豈肯懩懼放去？放與不放自家知，珍重兒曹莫效伊。

佛階書記請

本來無面目，特地五十七，半點不相瞞，渾身皆露出。江南去復來，刺腦入膠漆，若再打之遶，何日是休日？今欲作退藏，佛階代我劃。

雪岑書記請

像像像，者裏寫得著，方顯真見量，非但出人頭地，千聖無不遜讓。

法喜長老請

十九出家，三十見道，正眼看來，堪發一笑。且道笑箇甚麼？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演教退長老請

咄哉！者漢無一可羨，禪未經參，道豈預諳？唯喜恬退，善推過量，榮辱不形、毀譽莫辨，不掩他長、不遮己短，一切時中，二空為觀。若真吾嗣，理當一貫。

鈍斧禪人請

者漢從來不住相，妍妍醜醜非其狀，蓋色騎聲絕見聞，塵塵剎剎自呈樣。功德天、黑暗女、癩狗、泥豬咸共體，只為初時一念迷，直至於今立彼此。巧施爐鞴情襟，大舉鉗鎚鎔固執，縱逢錯節事難分，自有人間鈍斧子。

雪衣知客請

道為率性之源，身為載道之器。器潔則形端影直，源淨則響順聲和。影直故，皈從者眾；響順故，感化者深。凡為化導之師、荷擔法門之任，莫不從修身養性始，惟閒居慎獨乃為得之。且道如何是慎獨底事？一領布衣光似雪，雒陽歸後不曾緇。

靈常書記請

雖坐鬘徑峰，實在國山院，彼此沒囊藏，拈出與人薦。直下識得渠，真假俱是幻，緇素若分明，堪為我法眷。撮土作香焚，是名真供養。

五空侍者請

無道可尊，無法可說，得座披衣，應箇時節。眾中雖有玅吉祥，擬欲白椎遭點額。

大圓書記請

這老漢，沒崖岸，法界以為身，虛空是其量，五湖衲子孰知蹤？四海高人咸罔測，惟有丹青顧周望，妙筆輕輕能寫出。拈條白棒

按來機，打得心空及第歸，更有一般相為處，入門頻喚點茶來。

了幻知客請

老漢從來據實，不會無端捏出，蕩除佛祖玄妙，掃空魔外妖孽，手拈白拂按來機，覿體為伊渾莫測，唯有禪人字了幻，多載相隨方始諳。冷地思量無可酬，權請丹青寫模樣，他年懸向草堂前，管取野狐自潛狀。

法音侍者請

麤眉細目，髮白齒落，老老大大，何勞做作？不若放下，身心隨處，逍遙快樂。

寄菴首座請

描不成、畫不就，這個阿師，從何逗漏？三尺麈尾信手拈，七尺烏藤豎背後，識得伊家親做處，方堪踞坐獨稱尊。

佛杲後堂請

最甘清淡絕攀緣，一種平懷樂性天，高據猊床提正令，橫拈麈尾驗來賢。燈傳太白堂中焰，花吐祇園樹裏顏，見徹老僧真面目，滿林綠葉蔭春巔。

其生書記請

咄哉！者賊有甚奇特？指鹿為馬、喚龜作鱉，禪不用參、法無可說，慣將三日耳曬案，要使衲僧當下徹。

梵點知藏請

老僧無面目，從緣示幻蹤，夢中瞠笑眼，筆底現慈容。悟真元無體，了相亦非身，身體兩無處，分身遍剎塵。

慎獨監院請

者漢從來無相，恰被丹青描狀，處已唯好謙和，待人專於敬讓，說法不通文義，治家一味小樣，元是沒搭煞的阿師，何用焚香供養？

竺堂後堂請

者箇阿師，不立規則，鬧市裡安身、深山裡作活，慣用烏豆法，擒取白拈賊，佛魔俱掃，鬼神莫測，今朝圖出在人前，一生醜拙難埋沒。

石丰維那請

你若是我，有文無質；我若是你，有質無文；你我不二，文質彬彬。非學就，是天生，一團錦繡，五彩粧成，乾坤有改，至體常存。信手拈來無剩法，明明一道古猶今。

大育知事請

幻寓七十翁，潦倒渾無用，強應別山招，始見慈悲重，頗有濟眾心，奈無法可剩，若更打葛藤，豈有休歇分？

履冰知客請

老僧真面目，原非有相狀，迥出於言思，亦超於限量，卻在筆尖頭，露出者模樣。若道是我真，眚見空花像；若道非我真，覓波離水上。忽被無舌人，喚作浮和尚。

用中知客請

不落有無，中間突出，拋鉤撒網，不徒自得。在頃刻間坐七處道場，於剎那際了我為僧事，今朝收起絲綸，方可逍遙自適。

文瑞侍者請

昔緣不昧今還覲，侍奉多年若最初，願子時時頻返炤，有朝忽悟趙州無。

曉宗侍者請

人我相空，是非莫論，善應來機，說法無吝。七坐道場，宛如一晌，此是阿誰？福城老漢。

陳羽翀居士——法名行岑——請

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空堂唯獨坐，對面孰知音？噫！指天指地沒人會，七尺藤條兩手扶。

疊山西堂請

鏡裡花，水中月，看去則有，拈來是無。明眼漢向未落有無之際見得徹去，便自拍掌呵呵大笑，云：「元來老和尚在者裡。」

頑衲知藏請

天庭髮短，地角鬚長，上下勿稱，笑倒傍觀。言中有深意，笑裡露吹毛，一句括人天，幾曾容眨跡？

純素教授請

撥轉上頭關，佛眼覷不見，惟許過量人，可通者一線。氣類自相投，風神全體現，拈起一莖草，便作吹毛劍。

蹈先侍者請

瘦有精神，老無倦態，鼓兩片皮，說法無礙。掃不空習、驅自欺怪，世、出世間人重事，老僧看去總成獃。

慧曉知藏請

渠不是我，眼裏無觔；我不是渠，未到無心。從來自家斷，何用他人評？多少阿師聞是說，端然趺坐學無心，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兩三重，識得隔，頓超出，者點機須透徹。

周公魯居士請

渠無我不立，我無渠不尊，渠我原無異，法界示分身。四生等一子，三界視同人，故拈者條棒，棒棒啟迷津。

若雷知藏請

尸陀林案閱知歸，聞舉薰風永絕疑，不是兩番霜雪冷，怎教五葉競芳菲？

梵音禪人請

日中陽焰，火裡晶冰，從無而有，隨處現身。有既不有，無豈真無？手持一柄拂，終日嘴盧都。

默化禪人請

咄！者裡、那個，落得一點墨、著得一毫色，卻向皮毛上寫幾筆，也道像者老賊。若要像者老賊，須向三日耳聾中透徹始得。

天籟禪人請

手拈玉塵面朝南，正坐當軒孰敢攀？縱有佛魔難近傍，天然氣概出人間。

恒悟禪人請

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者裡分明見得親，便是渠儂真面目。

雪苔副寺請

者老漢，真自在，世、出世間法，看得總平懷。唯拈箇拂子，要人明主宰，劫石可移動，此心寧變改。咄！

石門維那請

天庭無剩髮，地閣有長鬚，少小不勤學，老大徒傷悲。一片疑情，時難撒手，十七年來未嘗解帶，不透諸佛出身處，直至如今安慶快，原來是箇鈍根阿師，石門何用焚香拜？

佛事

報恩，結制，掛板。師呈板云：「此乃百丈之遺規，祖庭之號令。懸之，則天長地久，為紀為綱；鳴之，則應時識候，有收有放。等古今於一致，齊寡眾於一儀，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一陣薰風吹古殿，五葉優曇開報恩。」

廣慧，結制，掛板。「叢林始建，法席初開，凡聖交參，龍蛇共聚，若無規矩，難正方圓。是以丈祖置此，為僧堂之號令，一眾之紀綱，嚴整威儀，肅恭齋法，推窮諦理，以悟為期。諸佛因此以圓成，列祖藉此以了徹，天龍欽此以護持，魔外仰此以歸從，誠萬世之良規、千塗之妙轍，亙古亙今，永無移易者。」舉板，云：「大眾！直下了得，奚假繁詞；脫或未能，再通一線。」遂擊一下，云：「祖令既行於此日，五葉千燈事轉新。」

天童本師密和尚忌日，拈香。「生無親、死無間，千里同風，我道一貫。人人盡道今日是天童先和尚三週，不肖徒未免隨世倒見，雖然菜羹糲飯不成奠，唯願吾師展笑顏。」

雪嶠和尚訃音至，拈香。「語風居千指庵，長年快活，懶下人間，一管筆壓倒五湖騷客，半肩髮濫同三界愚凡。纔見灑灑落落，已上凌霄峰頂；俄然痴痴憨憨，又在五老峰前。也不管佛殿荒蕪、也不惜祖庭秋晚，六合藏於胸次、靈符懸於肘間，有人問著西來意，怒目睜睛痛詈言。末後受黃公三請，幡然辭卻徑山，法幢豎於四處，法語播於塵寰，非唱導之日促，乃世壽之年高，家離久而應歸，轉鶴髮而童顏。如是，則當以奠為慶、以悲為歡，惟冀常寂光中瞠開笑眼。」

本師密和尚十週，掃塔，拈香。「十載親而不到，一朝到而不親。從來別館池塘內，一對鴛鴦畫不成。象王回旋，獅子嚬呻，出頭外望，為覓知音。幸入吾師鑒，恩深莫可論。」插香，云：「權焚一撮土，聊爾塞人睛。大眾且道：因甚如此？不捐世俗常情見，誰敢當堂面至尊？」

一空師起龕，師以杖敲，云：「敲開龕板便見舊人，指出衣珠方知故寶。知也、見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敲兮、指兮，信手拈來，和盤托出。吾兄雖則二俱坐斷、一亦不居，簡點將來未為盡善。何則？不見道：『枯木巖前端坐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且道如何是轉身一句？」又敲龕，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舉火。「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既為一體，無處可躲。所以道：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吾兄留心此道三十餘年。」以火炬打圓相，云：「還知有者箇消息麼？如或未然，不妨更下箇註腳。」擲下，云：「烈燄光中親透過，從今撒手坦然行。」

徹空禪人火。「徹空！徹空！快便難逢，風行草偃，水到渠成，不假半點安排力，自然露出本來珍。」以火炬作圓相，云：「更向者

裡透徹，涅槃生死俱空。」
德行典座起龕。「當陽坐斷，未是到家；平坦游行，猶然錯路。直須向荊棘林中透出，方名勇猛丈夫。且道荊棘林中作麼生透出？」以杖畫地，云：「何勞滄海變？當下與君通。」遂引龕而行。
十方禪人火。「十方！十方！無可比量，縱橫自在，洞達無疆。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于碧天。你我聖凡盡是虛聲，生死涅槃同於昨夢。」擲火炬，云：「若向者裡薦得，便能獨步大方。」
息塵茶頭火。「息塵！息塵！塵息名空，空雖不住，住亦非塵。然雖如是，非為究竟。且道如何是究竟處？頻燒鍋底湯纔熱，灶若停煙水自涼。果能諦信其中旨，觸處光明遍界香。」
純覺禪人火。以火炬敲空，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於茲薦得，純覺遺身。其生也，春枝發萼；其死也，秋葉歸根。不入榮枯之相，安知已力乃充？」擲火炬，云：「咄！」
隱凡靜主火。「諸行無常，示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寂滅中，無聖可成、無凡可隱，一味平懷，泯然自盡。其生也，春萌夏茂；其死也，秋收冬藏。天有四時而成一歲，人有四相而成一生，還知不隨四時之榮枯、不被四相之生滅者麼？」舉火炬，云：「佛殿階前石獅子，大洋海底鐵崑崙。」擲下火炬。
得心火頭火。「寒是火、熱是冰。者裏會得，是真得心；若還不會。」以火把打圓相，云：「難逃者裏安身。噫！泥牛昨夜遭漂泊，直至如今不見蹤。」
南天竺國僧羅漢撙龕。「弗住西乾入大唐，驅驅萬里為參方，腳跟未動身先到，四座名山掌上看，不避寒暄尋古跡，但隨信施結良緣，我今雖把龕門撙，正體何曾有間然？」
起龕。「當陽曉示，同道方知，覿體提持，全資識者。」卓拄杖，云：「若向者裏透得，便可以撒明月珠、噴旃檀氣；如或未然，更通一線。」拽拄杖引云：「隨我來也。」
舉火。打圓相，云：「括盡乾坤，包藏萬有，任爾十聖三賢，儘力跳他不出。茲者亡過羅漢，托生西域，圓寂中華，兩土勝緣資生頗足，雖不能光揚佛日、接物利生，一片仁慈、十方修德，蒲團午夜淨念堅持，正好百年聚首，誰料一旦告終？如今既然到此，可謂世緣畢備，末後殷勤，截斷路頭，一堆猛燄，且道畢竟向什麼處去？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淨如禪人火。「憶汝曾參金粟禪，灶紅眼豁識生緣，而今老大都忘卻，天上人間快活仙。纔聚首，已三年，箇事須知一著先，脫體本無元字腳，生來死生總脩然。」攛下火。「今朝撇下娘生褲，一道紅光燼目前。」

映山禪人火。「纔入空門未幾年，便招此疾日長眠，行學兩途難已已，無奈多生業力牽，不逢點出金剛體，奚識輪迴沒變遷？」以炬打圓相，中點云：「咦！汝能諦信其中旨，臘月梅花到處鮮。」
了幻上座起龕。師以杖敲云：「寸板藏身未是長，直須赤體露堂堂，藏露兩途俱坐斷，翻身便是法中王。隨我去，莫遲延。」復敲云：「只將者點真消息，永作人間脫苦方。」
舉火。「了幻幻緣何必了？緣生生處即無生，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端在白雲中。今日為汝重註破，人間天上任縱橫。」復打圓相，云：「須記取，莫朦朧，自從撥出寒爐火，世世將來續祖燈。」
靈虛禪友封龕。師詣龕前，以杖擊三下，云：「葉落林空霜滿天，西風吹沒渡人船，今朝撇下娘生褲，收拾龕中假我關。」復擊云：「假我關靈虛，當下絕塵凡。」喝一喝，拽杖便行。
聖恒知客火。「一生參學事將成，長夜昏沉忽爾侵，了得此身原是幻，誰生誰死絕諸塵。虛明自炤非心力，脫體無依孰聖恒？轉身句子親相示，月掛秋空分外明。」
慧覺火。「慧覺兄！慧覺兄！春風吹暖柳垂青，景德堂前曾覿面，歸家自不涉途程。所以道：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我今更助一把火，管取通身手眼明。」遂攛下火炬。
古余維那父、母、姊靈骨入塔。「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古人垂語，話不虛傳。」舉靈骨，云：「大眾會麼？不因樵父指，怎到葛洪家？」
彌勒慈氏開光。「法身無相，法眼無涯。無相故，端居兜率；無涯故，普現人間。本有常光爍太虛，從來不受塵遮掩，只因隱實施權，一任有開有閉，不妨錦上更鋪花，有意氣時添意氣，隨身布袋沒些些，等施所求無不遂，十字街頭等個人，自笑至今猶未遇。大眾且道：還有遇底時節麼？」豎拂子，云：「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
慧津上座火。師舉火炬，云：「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巍巍不動，分明舉似。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慧上座向這裏薦得，自然上無攀仰、下絕己躬，生死涅槃同於昨夢，一切蕩然無罣礙，便是逍遙出世人；其或未能，老僧贈汝一把火，留取人間作慧津。」
法孫等即掩龕。「半生參學事方周，正欲陞堂啟後眸，不把音聲為佛事，便將身教示同流。老僧為汝將龕掩，惟恐令人錯較量。」以杖三卓，云：「關。」
龍池萬如和尚入塔。云：「無生而生者，法性之隨緣；生實無生者，隨緣之不變。隨緣不變故，山光水色，頭頭彰古佛真機；不變隨緣故，鳥韻松聲，法法演圓常妙偈。所謂性相平等，體用一元，

從來無我、無人，畢竟誰生？誰滅？惟我法兄萬翁大和尚以淨法界為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既受生已，作人天之模範、為末世之津梁。由是三坐道場，說法二十餘載，所化弟子得一知半見者不可枚舉，親承印可續佛慧命者五十餘座，可謂光前裕後、越古超今者矣。私謂說法既久，化導日長，所化之機不生難遭之想，懈與進脩，反荒道業。是以上年十月二十九日身示微恙，忽爾告終。嗚呼！頓令山花失彩、松檜生愁、白雲低影、黃鳥哀鳴，致使七眾無依如失怙恃，欲求耳提面命之誨安可復得？凡有心者，莫不追悔而進修，正見我兄去留得所、順逆皆權。」以杖指塔，云：「大眾看看：還有這個光明幢在，高不可攀、堅莫能動，生凡育聖之胚胎、祛邪怖惡之標幟，天龍擁護、神鬼欽崇。正恁麼時，我兄全身奉重石室安居一句作麼生道？地靈出人傑，源遠定流長。」卓拄杖，起座。

五空徒封龕。師以杖指龕云：「生從這裏出，死從這裏入，生死本來空，焉有真出入？故經云：『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真常之性則不問，且道這裏是甚麼所在？還會麼？鄉村四月閒人少，採了蠶桑又插田，且喜吾徒撥轉生機，別行一路，世、出世間俱坐斷，管教凡聖不相通。」

仲濂汪居士封龕。師以杖擊龕，云：「一生為眾太忙生，累得身心兩不寧，予昔有書曾已勸，今朝欲作豈能行？人天福果雖勤辦，佛祖單傳荷未能。」以手掩龕，云：「老僧親手將龕掩，待汝抽身喝下明。」

雜著

報恩齋單引

赤烏始創，無三寶處建立三寶；石佛浮來，可思議中不可思議。嚴淨莫先於毘尼，宏範孰過於禪道？欲使法雲常聚、戒月恒輝，大開香積、廣接雲臨，須憑善信竭力施來，一任衲子橫咬豎嚼，助我飽參，報君多福。

禪智齋單引

夫叢林者，乃聚眾之所也。草聚而有靈芝、木聚而有巨材、水聚而有鯤鯨、僧聚而有聖賢，草孤則偃、木孤則斜、水孤則臭、僧孤則野，未見少法不仗相資相助而成也。草木以雨露為資、鯤鯨以水深

為資、僧眾以信施為資，一缺所資，道無可辦、福無可求。是以僧仗信施而辦道，俗仗眾僧而求福，所以財、法二施等無差別。

題十八羅漢圖

余聞十八大士曾領旨於靈山，俱登四果，權現形於苦海，迥絕諸緣，廣度有情，入深無漏，化導他方此土，應供天上人間，妙用難思、神通莫比，平履於波紋之上、橫身於峭壁之間。虎錫振時，鎔寒冰為煖地；龍盂灑處，解熱惱作清涼。跨鱉附蝦，騰雲駕霧，遨遊龍宮，海藏步武。南嶽天台隱顯以時、去來無定，忽無心而觸目，擬有意而難窺。驗仰山於集雲峰巔，拋圓相而全機頓契；偕黃檗於瀑漲渡口，擲篷笠而伎倆全施。如今落在山僧手頭，也要借渠鼻孔出氣。偈曰：聖賢不落有無邊，恰被丹青畫得全，擬是擬非俱未在，春風吹出樹頭鮮。

題成岵吟尊慈王宜人節孝

節孝撫孤幼，先賢未易全。海門岵公母，賢中之最賢，教子已成名，奉姑樂有年，尤勝柏舟誓，報夫非一端，子亦固無負，天理之循環，予知成氏門，忠孝永綿延。

題錢聖月所居[、/(、*、)]厂

德不孤，必有鄰，[、/(、*、)]厂從此得題名。未舉筆時先覷破，聖凡無地可容身，好男不看春、好女不看燈，擬向明中坐，還輸暗裡行，丈夫須具超方眼，莫被時人換卻睛。

題崔曰可家藏東洲先生墨蹟

東洲先生乃先朝砥柱、明代才翁，文壓歐蘇、詩凌李杜、字邁右軍，忠烈貫於杲日、仁孝著於海邦。予生也晚，聞而慕之，每抱不得識荊之嘆。茲寓三仙，得晤曰可居士，為先生之曾孫，出先生墨蹟詩章見示，為之摹寫其筆外之意、吟詠其句外之趣，直使白雲低影，黃鳥添聲，湖山拱秀，翰海停波，黯然而思、惕然而會，令人神清目朗，垂老益壯，怳如面對尊顏，親聞謦欬，可以釋我曩時不得識荊之嘆矣，因題數語歸曰可居士。

和勝因禪師拄杖子

惺惺寂寂者條杖，情與無情沒兩樣，死死生生涉險夷，一念知歸心膽壯。壓塵泥，透荊棘，卓卓孤標為眾格，冒雨衝風不記年，歷盡冰霜成就力。別同儔，離巉岳，隨流得妙忘驚愕，聊把尋常鄙見施，偶值英資方許摸。欲埋頭，推領眾，縱橫與奪儘拈弄，殺活擒拏向上機，狸奴白牯咸知痛。策上下，點疏親，榮辱無拘為利生，將此深心奉剎塵，癩狗泥豬共一身。或時喜、或時嗔，大施常開折攝門，輕輕撥轉無為化，聖見凡情總不存。

牧牛

牧牛兒，好著力，牛不馴兮誓不息，從來烈性恣咆哮，權把繩兮緊緊執。按春秋，調歲月，牛始淳兮繩始撇，雖然卓卓在伊前，不侵苗稼方端的。淨裸裸，赤灑灑，體露堂堂忘管帶，直入千峰與萬峰，白雲堆裏真瀟灑。水也足，草也足，隨意餐兮隨意宿，閒將頭角向人施，露出本來真面目。脫簑衣，解箬笠，悠悠芳草閒吹笛，笛聲吹出舊宮商，分明洩漏者消息。得恁麼，且休歇，好箇牛兒待時節，忽然大地一聲雷，耕遍乾坤在掌握。童牛兒，何所立？人自空兮牛泯跡，一段孤光亙古今，都盧只是無孔笛。阿呵呵！會也麼？眨得眼來滿眼花，若還透過者些子，不妨隨處作生涯。

善權寺齋單

世尊遺教，命持缽以資身，檀度修因，施齋糧而祈福。身失資，則慧命無依；福不祈，則樂果無由。是以祈樂果者，應施糧以齋眾；續慧命者，當持缽以受施。內外交需，彼此努力。

又

叢林復建，衲子雲臨，常住必仗施主之齋糧成就衲子之修行，施主必仗衲子之修行成就施主之福果，交相成就，如鳥之二翼、車之二輪，缺一則不能行矣。

掛鐘板

師執板，云：「敲空作響，重整百丈老祖之儀規；擊木無聲，始契波離尊者之軌範。斯乃入聖超凡之正路，斷情截集之良方，諸佛因之而得證，列祖藉此以悟真，今之學者必也仗此而參修。是以天龍擁護、魔外歸從，某也謹遵遺命。」呈板云：「將此高懸。」擊板云：「大眾聞之，各宜珍重。」

行實

師戊子誕日，大眾袖香請說行實。師固辭，眾固請不已，師不獲辭，乃云：「若論此事，本自現成，在俗、出家原無二致，秖因未得入頭要了本分，若非出俗求師，何由洞了？因是背親投師，其間歷盡苦辛不及枚舉，然亦不必舉，今因大眾固請，略舉大概。

「予乃趙氏子，父文，母李氏，世居虎林，移徙當湖。父年向老，艱於嗣息，禱神得生，生後家業漸凋。六歲破學，學名重光，家益寒。七歲遂經營度日。十三歲，不茹葷，屢欲辭親出家，顧鮮兄弟，不忍遽離，因習課誦，晨昏不輟。十九歲，父母欲為我完娶，嘆曰：『此時不行，他日難脫矣。』于是背親至南海普陀禮紹宗禪師，薙髮。將三月，即歸省親，親泣絕而甦者幾幾，遂不忍相離，便育髮以慰母心，日閱《楞嚴》兼持大悲神咒。一日在母前講因果，言：『出家有如此之益，在俗有如此之累。』母笑曰：『汝既決志出家，終難苦留，但不遠去，我心即安矣。』由是得行己志，復禮武原普淨庵乘白法師剃度，受雲棲蓮大師沙彌戒，從明、耶二法師習教，上鶯窠山禮一初禪師。是師慈悲踰等，因發心親侍三載。時值枯淡，日餐糲粥，箸蘸生鹽，致染腸瘋，不果所願。適值湛和尚開講鹽官天寧，遂往天寧，乞圓具足大戒。

「次參聞谷老宿于靈祐，示我參父母未生前面目。是夏結制，秦山逼挐太過，得勞力傷寒。纔痊，又值湛和尚于嘉禾東塔開堂，復往求單。進堂，身甚尪羸，眾拒不得入，予曰：『得死禪席是大幸也。』眾皆嘆服，因而得入。由是隨眾二旬，身體輕安，精神復舊，入定一日如寸香頃。後往鶯窠山結制，與法林禪友矢志夜不放參。一夕昏重難遣，因同堂禪侶閱《五燈會元》，值七賢女觀尸陀林因緣有省，遂說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明道口邊，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參。』

「下山，急欲遍參知識以求印可，因父母年耄無倚，借繆居士書院養親。纔一年，母去世。次年，父亦相繼告終。喪葬事畢，復參湛和尚于天寧，入門便問：『達磨一宗只者是？還別有？』湛云：『還別有。』予便喝云：『還別有麼？』湛云：『還別有。』予即退身三步，合掌，云：『還別有麼？』湛云：『還別有。』予曰：『某即如此，還別有，請和尚道。』湛云：『我要去拜客，待我轉來向汝道。』予時不諳，作實語會。私計：果若別有，予之見處未為徹法源底，待其說破，不值半文矣，必須自己參透，方為真得。重理前工，冬上雲門，結制，進方丈求單，湛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予云：『老老大大，還問者箇話。』湛休去，命余為參頭。予一日領眾入室，湛問：『古人有三句，如何是第一句？』予

曰：『帶累某不少。』湛云：『如何是老僧帶累處？』予曰：『落二落三。』湛又休去。

「次參本師密雲和尚於金粟，予問：『如何是即此用？』尚打一拂子。予曰：『如何是離此用？』尚亦打一拂子。予曰：『恁麼則儱侗不少。』尚云：『難道有兩箇？』予禮而出。明日進方丈，求侍者單，尚允之。一日，侍立次，尚云：『古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荅：「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生會？』予不能荅。尚曰：『快還我下落。』予瞢然力參三晝夜，連呈數偈，尚俱言未在，予亦自慚。後果有箇會處，便入臥室，禮云：『某會也。』尚云：『如何是汝會處？』予曰：『鷂子過新羅。』尚云：『未在，還我偈來。』予即書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尚然之，予禮而出。從此自知前來悟處一一無差，因錯會湛和尚一言『還別有』，又苦數年，始信古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

「自此金粟常住，有不周者，予出外募，時或少有所補；發心供眾，為浴主一年，維那三年，隨師赴閩而旋尚赴育王請，予辭，掩關普淨菴。又因受業師得恙甚重，破關侍奉，不久過世。尚復至金粟結夏，予禮覲，尚留予領眾為教授。尚應天童請，金粟乏主，尚意屬于予，隨命朱柏臺、費孝廉等堅請三次，余皆不諾。後子穀蔡居士痛哭堅請，余領之交。過三日，忽發眼疾，力辭去，上秦山住靜。越三載，赴嘉禾和石孫居士請，住東塔。進院日，眾請上堂，予力辭，秖為眾說小參。

「三稔畢，謝院事，復上天童省覲，尚仍命為侍者。一日天雪，尚問：『好雪因甚不落別處？』予曰：『秖為大地無寸土。』尚曰：『既無寸土，畢竟落在甚麼處？』予曰：『前山與後山。』師亦然之。後命知客一年，冬辭，出山掩關。尚出二題，一曰：『靈苗秀巧，動止俱妙。』二曰：『根本庸麤，舉措乃孚。』授予曰：『能作義理禪二篇，許汝閉關。』予蘊之旬日莫能下筆。一日隨眾出坡，因冒風疾，熟睡單次忽得題意，即起搆燈，信筆而成。明日呈尚，尚閱畢云：『太明白了。』予曰：『猶恐其晦也。』尚曰：『存之。』次日，辭出山，請題頂相，尚曰：『汝自題罷。』予曰：『某題是某底。』尚即索筆親書。是夜三更，尚同侍僧玄玄扣予寮門，予啟戶，尚入坐，曰：『汝年四十七，三年關滿恰是五旬，老僧許汝隨處開堂。』予曰：『和尚雖是慈悲相許，某自量力可出，福緣不足則不出也，福緣頗足、量力未充亦不出也，必候兩可方出。』尚笑然之，遂拜，辭往武原陳仲修家菴閉關。

「明年秋，尚因事出山至蘇，寧波海道持書請尚還，瑞屏顧居士親送入山，路轉嘉禾，尚患腹疾，履素黃居士請留家園調治。予聞，

特破關，至黃園，值尚齋次，命侍僧曰：『教大家莫散，咸集花廳上。』眾集，尚執拂而出，整座而坐，舉拂，曰：『浮石！我用不了底，付汝為眾去。』予曰：『某何人也，敢當斯任？』尚曰：『知汝持重，不必過謙。』予拜而受之。履素對尚曰：『弟子昨夜夢見小園池中開五色金蓮，不知何瑞，乃應今日在此付浮大師，豈不異哉？』眾皆聞而驚喜。是冬即應當湖青蓮寺請，次遷普度，今往報恩。此予一生之醜拙也，本當自掩，因爾眾懇，不能諱卻，用是忉怛，至此惟願大眾莫效予之狼狽也。」眾皆忻躍嘆服，禮謝而退。

浮石禪師語錄卷九(終)

浮石禪師語錄卷十

嗣法門人行浚等編

詩偈(共計一百六十二首)

五言四句(計十三首)

龍池十景

禹門橋

為鎖清溪水，虹蜺駕碧空，遊魚如過此，頭角自崢嶸。

娑羅樹

禪林多古樹，絕少是娑羅，殿角亭亭立，心空綠蔭多。

中龍池

水靜知龍隱，山高暑亦寒，乘時雷雨動，變化入雲端。

分賓嶺

道人絕迎送，賓主若為分，極目遙千里，相看嶺上雲。

白雲巖

片片風難動，玲瓏若墜雲，幾多人過此？入眼不能分。

避暑窟

石窟藏深處，炎蒸氣不侵，涼風何日至？颯颯動長林。

試心石

塊石懸空半，雲根萬丈深，未能忘我相，到此盡沉吟。

憑虛閣

奇崖搆小閣，時被白雲埋，拾級聊憑眺，天風腳下來。

伏虎石

怪石形如虎，當途也畏人，一朝能覷破，從此兩忘情。

玉昜臺(玉陽本名預昜，以日出先炤得名，因字音相似，遂誤為玉)

朝登玉陽臺，上下一輪日，俯仰萬波紅，令人動心魄。

丁堰往如皋

聯舟風送穩，天晚趁晴和，行盡千株柳，如皋路不多。

大林五旬

一片清涼地，大林為所依，從來塵不染，何用更知非？

送白巖

不惜燈前別，何勞訂晤期？但依松竹老，遠隔未曾離。

五言八句(計十三首)

賦莖蘆庵

濁富人多競，清貧世見遺，只知千石酒，誰顧一莖蘆？道向淡中得，詩從閒裡思，二途雖見徹，取舍貴能離。

次荅藍田叔(用古韻)

崔白登山暖，頭陀入寺寒，昨朝千嶂雪，今午一溪湍。凍解承和惠，情忘仗力參，人心多好智，誰似石頭頑？

留別松陵眾居士

依依解纜日，握別病來慵，身汎嘉禾棹，情留舊隱蓬。巖花空自玩，蘿月暗相通，千里休云隔，雲開露碧峰。

侍師過虎溪

不辭肩負錫，且喜命隨舟，蒼翠雨中樹，飛鳴水上鳩。但將心並洽，莫論事難周，山色湖光裡，寧堪作浪遊。

宿雲岫庵遇雪

高臥不成寐，唯嫌衾尚單，幾翻爐內火，頻壓枕邊寒。窗色疑殘月，籬聲誰折竿？曉來山寺外，一片白林巒。

過祇園庵

一入祇園路，迢迢直向前，不經樵父指，獨往杏花天。抱拙應忘世，尋賢豈論年？蓬門三下響，打透竹籬邊。

過青螺庵

一村又一村，過盡見籬門，野路依然闊，閒花元不繁。雨添新水漲，風起晚鴉翻，若問青螺事，波心印月痕。

送鼓峰之徑山

解瓢分碧澗，冷處自能知，未得同山住，臨行怨路歧。崚嶒蠻石面，屈曲老杉枝，泉水聲長暗，雲中聽者誰？

師住三仙，眾以詩賀，次韻酬之。

老朽多飄泊，恬然了宿緣，豈耽塵世欲？猶寄海門天。廣惠前朝寺，三仙昔日賢，逢人恁麼舉，離此別無禪。

賦得有約不來，過夜半。

白日空閒放，故將今夕期，琪花難獨賞，珂月待聯詩。風響如敲戶，月移疑到墀，三更空倚望，不省竟何之？

寄族兄

殊居無百里，相見每更年，自覺情疏淡，誰知惜比肩？鶴髮成閒事，童心了舊緣，一條家裡路，須省快加鞭。

次詹叔臧居士

於世惟甘弱，干戈不用持，失猶吾所貴，得豈彼能遺？道自情空著，才因壓眾辭，毋煩他處覓，只禮自心師。

秋雨赴請

好日晴偏少，貪程帶雨過，黃花庭賞未？紅蓼岸看多。否極時當泰，年高志不磨，世緣唯我薄，難免笑懨懶。

七言四句(計七十三首)

山居

一庵結搆四山中，面面芙蓉插碧空，秖許野人歌白雪，更無遊客駐青驄。

又

掃除轇轕坐山窗，列祖因之建法幢，大道本無取舍執，初機習重要渠降。

又

巢雲野鳥下階墀，知我生臺有法施，漸近僧雛就手食，一回食飽上高枝。

又

抬頭秖見白雲飛，舒卷無心為發機，塵點劫來何所住？隨風聚散竟忘歸。

又

烽煙不到此山居，墾土栽蔬得自如，時摘野花供佛眼，清香滿室襲人裾。

又

霜飛木落孰無吁？道者隨時卻自娛，黃獨深深埋糞火，不知山雪壓吾廬。

又

山深午夜不聞雞，暗揣人間夢不齊，誰得此時能自醒？轉迷成智不勞提。

又

居山豈是把頭埋？要把工夫自己揩，一得此心渣滓盡，縱橫三界了無乖。

又

山居無主亦無賓，清理田園亦認真，身寄閣浮如旅泊，肯將夢事較疏親。

又

一身謝事似浮雲，雲去雲來莫與群，不用安排延歲月，徑松窗竹自成文。

又

終朝默默坐蒲團，澗水山花代我言，不識此時誰領悟？頓教直下息心猿。

又

屏絕夤緣夢亦安，山窗簾卷看巑岏，不愁貧到無衣食，荷可為衣松可餐。

又

徙倚門前只見山，層層積翠隔人間，吾生居此非圖靜，要養天機出等閒。

又

山居無事學栽蓮，看取花開盛夏天，一陣好風池面過，清香送到鼻頭邊。

又

門外漻漻水一條，參差榆柳夾谿橋，過橋飲水眠雲去，不厭風吹樹上瓢。

又

莫道山廚太寂寥，客來野菜作佳餚，天生一種真滋味，嚼著令伊不肯拋。

又

獨行獨坐意何豪？聖見凡情俱已消，日夕閒閒無所事，逢場作戲似兒曹。

又

不覺山翁髮已皤，閒消歲月在巖阿，柴門綠蔭啼黃鳥，一段天機會也麼？

又

亂雲堆裏我為家，遶戶寒梅歲歲花，坐對清香消瞌睡，不知人世換年華。

又

閒攜竹杖步高崗，遠見車塵亂夕陽，富貴目前誰不競？到頭輸我善修藏。

又

野鳥關關弄巧聲，山床猶未道天明，窗前積翠翳朝日，不是耽安懶惰生。

又

萬緣無染始相應，擬重些些便不能，取舍兩忘方契道，順吾取舍可分燈。

又

繩床不動坐長林，細聽枝頭自語禽，恰是老僧談不到，好從徹證祖師心。

又

山居道者沒虛譚，截去浮詞住冷庵，信重一言追年布，生全五語效瞿曇。

又

野草閒花驀地拈，毋容擬議涉廉纖，造車合轍從來少，為道求人自要嚴。

又

煙雲抹過老松杉，一軸丹青卷入函，妍醜不分消息斷，飛來燕子自喃喃。

又

玅理玄言水瀉缾，何曾用得一星星？任他惹動天花落，蚤力何能振祖庭？

又

門前一徑向雲開，萬壑千崖腳下來，行到翠微深絕處，數聲啼鳥喚人回。

又

丹青描得舊時容，掛向空堂覿面逢，心境相融何所見？黃花翠竹滿庭中。

又

閒看青山青幾層，短笻隨步一身輕，莫言此事沉空寂，到處風光總現成。

又

碌碌奔馳沒了期，不如歸隱得便宜，山林一段悠然意，未許寰中達者知。

又

心空事事皆無礙，日用何曾不現成？野叟盡情言不及，山禽啼處太分明。

又

岌岌峰巒四悄然，就中別是一壺天，現成祖意無人會，寫作山居詩百聯。

夏日送雪竇和尚還山

蓬門深掩為誰開？雨歇黃梅法駕來，淪茗正堪談契闊，匆匆冒暑又南回。

又

雪頂鬈鬆驚老顏，同參能幾導人間？東南法道惟兄振，攜杖應須歸故山。

次佛慈禪師蜜蜂五韻

一年活計在春時，李白桃紅盡采歸，眾口嗷嗷何所倚？豈貪遊戲向空飛？

二

穿花過柳快生涯，趁此春光采入衙，兩腿酸麻安敢息？只愁天雨未回家。

三

同餐同作又同時，去去來來不斷飛，義氣十分成一夥，人能如此快心脾。

四

正逢三月好風光，努力營為日夜忙，採滿花心應足食，隆冬天氣自相當。

五

君臣道合眾和同，少有參差便不通，彼此掉頭施冷刺，難教傷處不流紅。

贈既明禪人

劫初收得光明鏡，蘊在靈臺方寸中，若也一鎚都擊碎，是非形相盡皆空。

贈慧幢禪人

掀翻般若悟天真，閒卜 幽居遠世塵，不動舌根渾吐露，從教花雨自紛紛。

送德合省親

秋風吹汝上歸程，我有何言贈汝行？明月杖頭能著眼，面痕端不負娘生。

落梅

零落枝頭春已窮，或沾泥上或飄空，莫言桃李多顏色，盡在東風幾日中。

其二

才見東君嫁玉真，惡風毒雨妒來頻，莫愁香色消磨盡，更有枝頭無盡春。

登煙雨樓

買得扁舟度上樓，遠煙浮碧水悠悠，憑闌有意何人薦？忽見沙邊數點鷗。

其二

石級層層仰面看，野花無數雨漫漫，客心盡向波心泊，只恐朱顏不耐寒。

其三

湖鳥湖雲盡悄然，何人得意晚樓前？看來個個皆遊客，誰得憑欄到暝天？

其四

徙倚樓前見遠村，煙花雨色混無痕，時時變換湖中景，白鳥飛來不厭繁。

登軍山

楊子江邊石一團，誰人錯指喚軍山？若非野衲藏修上，鶴冷雲孤孰往還？

其二

海水周遭路不通，恍如蓬島在波中，若非買個漁船渡，那得親聞頂上鐘？

其三

危危卓立亂波中，盡日寒當八面風，振古如斯常不動，性情恰與道人同。

贈雪爐

道人舉步絕無蹤，不與時人行處同，焰起紅爐消積雪，誰知雪積燄爐紅？

贈百峰

頂笠腰包到石鷗，劈空一棒若冤讎，峰頭百朵通皆占，恰落尋常第二頭。

天台老僧乞偈

滿頭黑髮已成霜，何事區區下石梁？不是住山心不了，秖因未了度人腸。

體素乞偈，壽乃師圓朗五旬。

一段孤光炤剎塵，剎塵圓朗孰為塵？從來壽量原無筭，誰道伊師五十春？

示慈音

萬象之中獨露身，鳥啼花落盡慈音，不能箇裡承當去，徒用工夫向外尋。

送聚之遊黃山

七十二灘一客舟，上崖不必問徽州，白雲成片風吹散，三十六峰多露頭。

其二

怪松怪石兩爭奇，如此黃山誰得知？他日吾兄停策處，春鶯也要索吟詩。

送一拙歸徑山

白雲堆裡冷難辭，鍊得身心百不知，試問凌霄峰頂月，何人先見上松時？

送初弟之吳門

折得梅花滿袖還，春風吹上虎丘山，為余問取松頭月，誰是生公昔日顏？

送林野和尚赴請

數載參隨太白山，神珠瑩淨絕追攀，萬松關裡春雷動，草木昆蟲盡展顏。

送僧

離離黃葉滿山秋，干木隨身信步遊，踏得故鄉田地穩，清光炤徹萬人頭。

荅偶僧居士，戲題蝴蝶入窗。

纔過西園又復東，穿花戲蕊興無窮，誰教誤入閒房內？紙上尋門卒未通。

其二

逗入窗櫺作網羅，倉忙求脫奈情何，趁時斂翅凝神去，應發天機透露多。

扇語

出入從君秖半年，面皮粧點也徒然，願存他日思今日，不自輕拋鼠糞邊。

示熙凡居士

靜把浮生世景看，有誰能保此身安？尋常閱遍古今事，寵辱憂歡幾萬端。

示永侯居士

拜相封侯身世雄，百年富貴剎那中，何如修省祈真悟，頓使多生業性空。

詠萱花

任他桃李鬥芳菲，且自藏頭靜養機，直待一朝時雨至，滿身披出赭黃衣。

示本源居士

本來自性天真佛，不假修為向別求，但要尋常無愧已，自然處處徹源頭。

贈勇蓮老禪師

握別鹽官二十秋，知公白髮已盈頭，熾然重整參尋念，世上新添一趙州。

示習之顧居士

一點靈機觸處陳，百工技藝習來純，龍官雖具千般寶，采者須求如意珍。

示玄穎朱居士

尋常日用占機先，擬議相違路八千，但得此中親薦取，寒林仍舊百花鮮。

七言八句(計六十二首)

日中食

望煙乞食向前村，出缽平持立近門，但得一餐隨厚薄，便收雙足度黃昏。不徒磨我驕奢習，更要知人榮辱根，人世盡緣謀食苦，眼看湯火競頭奔。

樹下宿

遠承遺範宿林墟，午夜悠悠得自如，細草成茵趺坐軟，野花為帳夢魂舒。微微月出懸枝後，淡淡風來動葉初，為省長安珠履蹟，陶然于此絕躊躇。

糞掃衣

淨洗堆頭搕[打-丁+(天/韭)]塵，絲絲寸寸惜如珍，綴成一片渾無破，衲就千針勝卻新。披出不愁風似箭，擁來偏覺煖于春，任他寒暑忘更換，愈見風流道不貧。

腐爛藥

為道忘軀固有因，幻形扶得道方親，饑來缽有施貧食，病起囊無買藥銀。他棄殘渣仍細拾，我投宿疾可輕身，蘇通不假岐黃手，人我山空效自神。

參金粟本師密老和尚

日腳垂來雨腳收，幾村晴樹引孤舟，問津曾未迷前路，到寺疑如見昔遊。桑鼓遠聞金粟外，海光直射石鼇頭，幸生斯世逢斯老，得入拈花第一流。

隨師入閩，赴黃檗山，次葉臺山太師韻。

一回溪逕一回盤，黃檗山開地勢寬，雲過嶺頭空鳥道，水瑩澗底逼人寒。神珠久隱獅林下，化日新懸塵尾端，負錫不辭千里外，草頭祖意指人看。

其二

客棹南來興不窮，青山兩岸一帆風，衝開巨浪魚方現，劃破洪濤景亦空。竹色溪光相映綠，花明霞燦各成紅，隨師豈浪奔州邑？欲把心宗播海東。

其三

乍入山來天尚陰，雨侵瓢笠度崎嶔，靈淵水瀉腳邊去，佛座峰高杖底尋。紺殿已藏林樹老，疏鐘曾共海濤沉，無緣此地何能到？到此毋勞更覓心。

天童十二景

太白峰

群峰難學此峰靈，未雨先雲信可徵，自有龍潭通海脈，更無鳥道引人登。崔巍削出空中骨，攀陟爭來象外僧，天上長庚今在是，放光如雪蔭千燈。

龍隱潭

聞說神龍隱有年，水深潭靜竟茫然，一漚滅處消空界，點滴興時潤大千。頭角藏來從未露，風雷頻起絕無緣，抱珠默養休光在，贏得山靈世上傳。

萬松關

截斷紅塵松作關，層層夾立遞分班，濤聲亂落高低路，翠色晴連遠近山。萬里鶴歸興有托，五湖僧到動忘還，世人不識從茲叩，匍匐何途入此間？

玲瓏巖

翹首巖前接見新，白雲四出一嶙峋，巃嵸頑偏怪能生竅，穿鑿尤奇不破真。化士湧空身出眼，飛猱伏竇石窺人，松聲竹色相呼映，靈洞寧容虎豹蹲？

活眼泉

石上涓涓一眼通，不知流出自何從？隔林聽去聲疑雨，到澗看來勢若龍。萬畝山田分可救，千村煙火汲能供，曹源一滴真相似，落在吾家用不窮。

獅子柏

庭前老樹忽嚬呻，踞地撐天欲驗人，枝葉枯時看骨力，爪牙露處識根因。風來抖擻生靈籟，雨過鬖髿占好春，狐兔絕蹤纖草盡，龍蓯特出趙州身。

萬工池

一方碧玉印門中，開鑿當年動萬工，頭上有天沉作底，地中生月走如空。深山草木如經雨，古路塵沙不起風，滌膩洗愆曾未吝，幾人於此露心胸？

清關橋

漫延松逕到清關，頂笠腰包好息攀，古柏兩行中截斷，深溪一帶接潺湲。掠虛水燕雙飛去，吠實山猱獨往還，橋內不知橋外事，且遺塵境入青山。

缽盂峰

何人擲缽踏空行？化作孤峰得此名，盡地托來猶尚重，普天裝入豈能盈？有時出霧疑初展，鎮日藏雲似失擎，我欲借來常乞食，好煩飛下一囊盛。

鎖翠亭

未到但知亭鎖翠，到來方識翠含亭，孑然鶴立渾無倚，忽爾雲歸若有扃。清冷石泉堪掬漱，虛徐林籟可憑聽，凄其風雨何人過？獨有叮叮殿角鈴。

祖印崖

不惜懸崖舉似君，祖師心揭萬重雲，鳥章龍篆蒼煙合，漢刻秦鐫碧蘚分。點畫未彰先有印，陰陽已判尚無文，絲毫錯誤終難契，九上三登不厭勤。

問水石

水石從來不共謀，石常鎮靜水常流，石根偏向水邊出，水勢爭歸石處投。決決長年渾未息，頹頹終日獨成幽，相離相合緣何事？突兀臨湍問得不？

即事

滿巖桃李別人間，秖許幽棲道者攀，翠嶠插空無鳥度，蒼松匝地有船灣。昔人居竇消貪暴，此日藏舟息冥頑，禍福信知非外召，

且將末路寄春山。

二

避暑無如傍柳陰，幽居水閣孰相尋？凝然獨坐涼生案，莞爾忘言物會心。荷小易撐一葉艇，林深容宿四來禽，此間莫訝真深邃，更有人家住最深。

三

群峰疊疊勢爭雄，幾所樓臺隱樹中？一帶斷垣閑菊逕，半空飛瀑亂松風。呼童石上尋芝草，問路谿邊見野翁，知有別峰最高處，暫容老衲得相通。

四

閉戶垂簾卻畏寒，爐添榾柮始相安，已知入谷塵囂遠，豈識登山途路難？雪後看雲迷草樹，雨中聽竹雜風湍，逶迤曳履雲根上，聲色迢然耳目寬。

友人過訪

依依楊柳綠成叢，取次桃花爛熳紅，深掩柴門誰剝啄？漸回春夢自矇曨。枝頭好鳥來窗下，天外孤峰落檻中，幾度東風吹獨坐，今朝石上詰諸公。

客舟夜雨

舉棹剛逢夜雨侵，風聲和葉戰溪陰，遠隨漁父尋歸路，歷盡煙波見客心。紅蓼汀邊棲鷺濕，白楊堤畔臥雲深，世間總是荒涼境，好向江天放意吟。

送僧之越

草鞋結束即飄然，踏破前村幾里煙？滿目青山開越地，一林黃葉落吳天。探津自買雲邊棹，得句誰聞月下舷？知爾面前山水別，不將到處作三禪。

送僧入山

雪裡相逢話竹邊，離歌又動柳堤煙，生前再會寧無地？別後添愁自有天。杖撥亂雲知路逕，笠移明月到林泉，素懷未必還山慊，談及人間便不然。

送雲藏住山

南北東西走一場，竟將瓢笠入山藏，芒鞋踏破參方眼，布衲披回濟世腸。英氣卻成寒谷彩，道風偏和野梅香，萬松林裏雲常滿，不必頻頻掩竹房。

送等呆住徑山

行盡雙溪筏不通，杖藜登岸即山中，閒時常識雲興處，忙裡偏聞鶴唳空。頭髮養長成稚子，身心煉得作衰翁，呆師沒點安排力，出語應如谷口風。

寄講師

一局楞嚴事若何？躬慚婬席扣禪那，因無靜默真修力，尚有多聞狂慧魔。愛見不生因克果，心言俱直水同波，欲詢大覺初方便，一喝臨機細揣摩。

荅可參座主

兀坐寥寥想舊容，犬聲忽爾到庭中，去時曾指春堤約，來日當看秋蓼紅。滿徑菊香生客思，一林葉落露家風，直須截舌還能語，撥轉宮商調自同。

過尹山，禮永隆禪師塔，追次皇明太祖韻。

道行高標千仞松，便將烈火顯真功，多生積愛誰能捨？宿世良緣豈偶從？一片栴檀香世界，兩行血字動皇宮，信非般若薰修力，怎得瑩然出色空？

西園赴約

湖水湖山路正繁，不辭跋涉到西園，當年招隱曾相許，此日探幽踐昔言。近水遙山相映帶，長林豐草絕攀援，敢將叢席都拋卻，曳杖從茲隱石門。

偶僧居士以詩章見惠，書此荅之。

佳句咿唔口不離，恍如春酒泛酴醾，不由警枕揩磨力，那得揮毫立就奇？衛玠善譚深自愧，子平絕倒有誰知？從來名下無虛士，往往聞人說項斯。

贈明巖大師

片帆高掛向吳來，湖水瀰瀰眼豁開，風送白雲籠古寺，鳥銜金粟遶香臺。道全不礙魔來擾，禍盡應知福自回，毀譽兩忘堪住世，一輪明月絕塵埃。

示講主

從來不貴說為行，默默還須履踐真，曠劫塵緣應自淨，等閒習氣莫容侵。一條脊骨如金鑄，百折衷腸似銕淋，造到言窮辭絕處，再來喫棒與安心。

次韻荅叔鼎沈居士

寒燈午夜火猶清，炤著令人徹本生，光影門頭休駐足，色聲叢裡好撐睛。不須他處求分曉，但向其中了識情，山埜為公重指月，棒痕突出玉蟾明。

輓夾山林皋和尚

分襟角里廿餘年，遠隔溪山思罔然，將謂同條常接麈，誰知一箭竟離弦？踏翻幻海升兜率，剔起真燈續正傳，顧我寒林孤吊影，何時重見火中蓮？

輓福嚴費和尚

太白峰前別有年，豎幢吳越共南天，正期退老還攜手，豈料翻身蚤息肩？林鳥變聲啼不輟，野花作色落還旋，雖然贏我一籌去，他日綱宗孰定傳？

輓永泰模公法侄

去年留得老僧來，周折殷勤見大才，自謂百年燈有賴，誰知一夕事都灰？青松雨折傷巢鶴，白雪晴飛痛嶺梅，歎息祖庭賢已隱，

雲堂何日鼓重雷？

張公洞

張公昔日居崖穴，愛選峰巒布室中，遺跡有軒丹灶冷，迎賓無路白雲封。高低巧設懸空石，起伏深藏走地龍，始信仙源在人世，到來何事覓無蹤？

玉女潭

青山疊疊樹叢叢，玉女何緣隱此中？潭水一泓澂似鏡，野花無數映如空。只因清冷遺珠翠，長得風流伴竹松，渴鹿趁來隨量足，年年深淺底相同。

仲春大雪

寒衣才減復加身，頭帽仍添一幅巾，窗上乍聞聲颯颯，屋頭已見白鱗鱗。臘中到地方稱瑞，春半飛空秖益顰，惟願蒼天息災眚，忍于斯世苦良民。

荅太平庵同塵禪人

六十餘年混世塵，為尋知己歷艱辛，乘風欲作投林鳥，破浪欣逢出網鱗。獅窟正宜留象跡，雞園且喜絕狐身，門開合轍非容易，唯仗懸崖撒手人。

荅聖月錢居士送入天童之作，即次原韻。

祖庭主法責非輕，投老何堪任大名？自分山樗宜退守，敢煩國士遠相迎。就途正怯三冬冷，駐錫聊安一眾情，太白依然雲外聳，到來最喜是天晴。

過芙蓉莊，訪錢牧齋太師。

柴門流水杏花香，絕勝當年綠野堂，一代經營真事業，片言嬉笑即文章。非因避俗居東海，且為怡神對夕陽，放鶴養魚閒不了，樂遊原上望晨光。

贈劉啟明居士

性天忽爾識雲收，獨露蟾光皎似秋，乍見眉痕懸碧落，還看鏡影墮清流。從教太白拋雙手，一任南泉縱兩眸，午夜和盤都托出，幾人於此悟根由？

贈髻珠嚴公

浮世光陰若水流，霜花不覺上人頭，還丹好向真金煉，優缽須從烈燄求。髻上一珠非易得，掌中滴乳豈能酬？直須吐出如山嶽，亙古凝然事始周。

寄湛淵耆德

道眼精明學有師，自甘長隱掩柴扉，但教一念空情界，須信渾身在寶池。定起倚闌觀菊處，閒來俯檻聽泉時，頭頭盡契天真玅，不用從人覓指歸。

贈醫士

知公久抱活人心，築室多年指杏林，入市懸壺因病發，還山采藥撥雲尋。往來子母無心計，配合君臣用意深，樹德傳家持此術，靈樞註就作規箴。

山居

一從孤跡寄虞山，贏得遮頭屋數間，生死瞥空雙眼淨，是非機息寸心閒。懶拈柏子酬僧話，獨對梅花破老顏，更喜白雲如有意，幾回飛去又飛還？

又

放下烏藤懶出山，山中無事涉塵寰，投巢野鶴穿巖竇，借榻閒雲擁竹關。半卷殘經完月下，一聲清磬落松間，溪光草色全身露，不假黃金鑄面顏。

除夕

一爐松火伴山翁，坐到三更候歲終，短髮數莖強半白，疏牙幾個大多空。年華易見更新令，人面何能駐昔容？不向有無尋活計，

杖頭花發用無窮。

遊善卷洞

五色相宣迥異常，昔賢曾向此中藏，看來突兀疑蓬島，聽到潺湲似石梁。覓路已徵張祐句，尋蹤未裹宿春糧，早知龍壑深無限，著屐探幽抵夕陽。

善權寺志感(有序)

寺以洞得名，後更卷為權，相傳自齊梁間開拂，有雷書偃柏之異，至今猶存。惜乎法席久虛，屋址半為魔民割據，因而賦此。

丹臒樓臺絕比鄰，幾多靈異出崚嶒，山開帝主稱齊武，柱記雷神識謝均。將謂完全歸法化，那知強半屬魔民？令人睹此生惆悵，偃柏埋頭亦動嗔。

題古仙庵

欲訪仙蹤何處尋？一庵隱入白雲深，遙看石虎途中踞，細聽泥龍木裡吟。藥杵有聲迷霧艸，丹爐無火覆煙林，誰知即此人間世？卻望遼天朱頂禽。

贈楊總戎

寓形隨跡泊西東，總在乾坤化育中，秉鉞麾旄能事畢，尋山問水世情融。卜 居避地希高尚，轉位行權鎮亂風，靜裡豁開空界眼，揮金振起梵王宮。

荅南廣和尚遣候，次來韻。

莫春風雨日頻來，新塔眉頭難打開，契闊未能伸寸楮，慚惶秖為乏長才。庭空那許棲凡鳥？心冷常懷入野梅，惟有同門老兄弟，殷殷寤寐幾多回？

壽人六十

天氣晴和晷運長，花開紅樹映華堂，長生煙裊金爐篆，不老漿浮玉罍香。鄉里爭推鳩作杖，兒孫齊列雁成行，衲衣林下無何祝，願採松枝一寄將。

壽人七十

兩頰硃砂色更鮮，誰知杖國是今年？松筠自茂冰霜後，金玉應成天地先。綠水青山移白眼，黃芽紫雪出丹田，漆園椿樹何堪羨？秖說春秋有八千。

題眼鏡

老眼昏花無可商，幸逢一物出西洋，只知去翳無真法，豈料添明有玅方？額上帶看分早白，面前失視亂青黃，拈針不假求穿線，運筆何憂寫隔行？助我臨軒翻細字，好將鈿匣自珍藏。

浮石禪師語錄卷十(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